

---

新加坡 — ALAC 和地区领导层工作会议  
2015 年 2 月 8 日（星期天）— 09:00 至 17:30  
ICANN — 新加坡市，新加坡

艾伦·格林伯格 (ALAN GREENBERG): 在安排会议时，我们已经尽量减少早上会议的数量了。不过仍然有一些会议不得不在早上开。正如我所说，今天的会议是有一定考验性的，感谢大家的参加。首先我要说几点基本的规则。第一，我希望我们的会议能够准时开始。也就是说，你们大家需要在会议开始前就到达这里，当然，我是说早上的第一场会议。

10 分钟很快就过了的。我们来到这里之后，一般都会寒暄、交流一下之类的，但如果我们要紧跟着议程安排走，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准时，当然，不仅会议准时，休息环节也要准时。所以，接下来我可能要采取严厉手段，强制让大家做到这一点了。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倾听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在讲话，我的发言就会变得很困难。因此，如果你确实需要和某人谈话，你们可以去会议室的后面谈。要不然这会使我分心，我知道有人应该和我一样吧。保持发言简短。有时候我们需要发言，有时候不需要，总之每个人有两分钟的发言时间。无论我们是否调了计时器，请尽量保持发言简短。

如果你想支持别人说的话，你可以说，“我支持谁谁谁说的。”不要再重复别人说过的内容。拜托。如果你发现我在东拉西扯，没关系，你可以直接告诉我。我会向你们一样，尽量保持发言简短。这是我们的机制之一。有些人可能会使用稍微暴力一点的方法，但...在本次会议之后，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本周晚些时候我们会召开一场为时一个小时的会议，专门讨论 ALS 的参与，ALS 的规则。

---

*注：下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抄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抄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如果在座每位同事都发言的话，就是一个小时，但我们每个人只有两分钟的发言时间。因此，请保持简短，但同时，我又希望听到大家的声音，了解大家的观点和看法。请大家不要两个人，或者五个人重复同样的内容。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根据我们的流程规则，我们每场会议都有一个出席记录。如果你因为某个原因无法来到现场，请告知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有其他安排与这场会议冲突。这不仅仅是说，你只需要在第一场会议露面，然后，你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

除了第一场会议，后面我们也会公布出席记录，这一点我先在这里提前通知大家。好了，关于基本规则，我想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今天议程的最后一项是，同往常一样，我们会要求各位提交关于你所参加会议的报告。几句话就可以。

我们会有一个自我登记的页面，大家可以从会议页面上进入该页面。这很重要。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登记的。至少，如果你说你要去参加某场会议，并附上一两句话，那人们便知道可以去找谁，以及如何找到你。我们并没有要求大家针对每场会议写一篇短文。或许这挺有趣的，也挺有用的，但我们不太可能这样做。有请凡达。

凡达·斯卡特兹尼 (VANDA SCARTEZINI): 好的。我只是想起了上一次我看到的情形。我觉得，我们对待自己邀请来参加会议的人不是那么友好。大家都一直盯着自己的电脑。我觉得，至少我们应该多注意一下这些受邀请的人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关注他们。因为，不顾别人的感受真的有点[听不清]。

---

如果大家不想去回想，那就不去回想。但这不是...

艾伦·格林伯格： 抱歉，凡达，我能打断一下吗？而且，在别人正在开会的时候不打开视频，或者在有发言人讲话的时候不打开 **Adobe Connect**。

抱歉，我说完了，凡达，你继续。

凡达·斯卡特兹尼： 就是这样，大家知道吗？我们应该改变这种情况，因为让他们感觉自己是被邀请来参加会议的会显得我们更友好。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凡达。不过我要指出一点，实际上，有些同事当时是在用自己的电脑做记录或者类似的事情，所以才会一直盯着电脑。因此，你不能认为他们都是在忙自己的事情。不过你说的没错，在可能的前提下，我们确实应该尽量把注意力放在会议上。但是，不同主题的会议对不同人而言其重要性不同，可能很重要，也有可能不那么重要，因此，我们得灵活地看待这一点。有请里昂。

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 谢谢艾伦。我是里昂·桑切斯。我不知道有没有同事已经提到了这一点，我只是想提醒在座所有人，请大家在发言前先说出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们这场会议还有远程参与者的参加，而且转录也需要记下发言人的姓名。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你的提醒，里昂。我老是会忘记这点。大家好，现在是艾伦·格林伯格在发言。请大家继续提醒我，我也会尽量提醒大家的。然后，吉赛拉会负责提醒我们所有人。

是的，抱歉。刚刚吉赛拉提醒我说，这不仅仅是为了远程参与者，而且也是为了口译员。

好了，还有其他什么事情我们需要现在提出吗？法迪来了吗？好的。

我没有，但我可以。抱歉，刚刚海蒂在我耳边说话。她让我说一下行动项的问题。我们已经将会议上需要由工作人员完成的任务分配给了不同的工作人员。在产生行动项时，我们务必要尽量细致，确保我们在记下行动项时，我们确切地知道自己记下的是什么，这样，稍后我们再来看它时，我们才能记起。

行动项往往都是过去没有做的工作。我们在记录行动项时，应尽可能地分配好负责该行动项的人，或小组。可能的话，我们还应该注明目标期限。因此，在会议过程中，我们可能需要打断自己，稍微停一下，以便把记录行动项的事情做好。希望这比我们在会议结束后再苦思冥想到底有哪些行动项要有效，然后，我们再来花时间去讨论这些行动项。

我们的第一位嘉宾到了。我认得他。法迪，欢迎欢迎。我猜你应该不需要我为大家介绍了吧。稍后我会请你发言。我们议程上没有专门针对你的事项。这样吧，你先和大家打声招呼，然后我们再提问。



你可以向我们提问，或者反过来，我们向你提问。大家都不用那么正式。

法迪·切哈德 (FADI CHEHADÉ): 咳，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见到大家。首先，我要祝贺艾伦。这是你第一次主持 ICANN 会议。

昨天，我曾在一场非公开会议上谈到你们两位，奥利维尔和艾伦，鉴于你们两位今天都在这里，那我就明说了吧，昨天我曾把你们两位比喻成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Pope John Paul II) 和他的后继者教皇本笃十六世 (Pope Benedict)。[笑声]

不，本笃十六世还活着，他可能藏起来了。当有人问我，“你怎么看待艾伦的新角色的？”我说，“我觉得这是对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也就是我们的勒布朗先生，所做的伟大工作和打下的坚实基础的完美接续。”之所以这么比喻，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约翰·保罗二世是天主教的教皇，是他使得天主教的势力得到了大大的扩张，我觉得这种扩张在未来数百年都将影响着天主教。

看看他取得的成就、他旅行过的地方、他遍访的人、他为我们带来的...所有这些都令人惊叹，然后，本笃十六世上台，他并不想离开梵蒂冈。我是说，他只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人。他说，“好了，现在我要把这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加深发展的根基...”，我觉得你俩在这两方面都有功劳，为了区别你们之间的不同，于是我通过这种开玩笑的方式进行了解释。

这可和你的白胡子，或者你的白头发，或者其他什么没有关系。

艾伦·格林伯格:

你很接近了...我是艾伦。你差点就说了我想说的了，不过你没有说到点子上。我之所以被选，是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平衡身高。

法迪·切哈德:

这也是一个原因。不管怎么说，恭喜艾伦。我相信，在座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很高兴看到他们两人同时出席今天的会议。这很好地印证了今天这场活动的宗旨，即，确保领导层持续、充分地参与。

现在是 ICANN 第 52 届会议。考虑到外面的天气状况，说实话，我宁愿这届会议是在马拉喀什召开。这是我真实的想法。不过不管怎么说，我那天已经与阿齐兹 (Aziz) 讨论过。我们会去那儿开会的。事实上，我会尽快去拉巴特，应该就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吧。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会去那里。

但同时，我们还有另一个机会去这个美妙的国家，见那些亲切的人们。你们应该看看在这次会议地点变更时他们是如何对待我们的。我不知道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也会这么做。尽管承受着巨大压力，但阿齐兹对我们还是一样地亲切、友好。我是说巨大的压力。

真的，他真的是遭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但不管怎样，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阿齐兹，谢谢你来到这里，同时谢谢你继续为这个社群服务。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ALAC 对 ICANN 如何继续完成管理权移交的讨论的实质性参与将是最有价值的。



在这个房间里，大家都知道，一直以来，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质疑 ALAC 的价值何在，而且这些人甚至都不是真正的缔约方机构；而在此次管理权移交流程中，你们所做的贡献，你们在处理问题时所表现出的专业性，都会让他们刮目相看。

我是说，我要举出一些你们在移交流程中所做的事，让其他社群明白。我会说，“看，这就是致力于移交流程，全心全意为移交流程服务的社群。”正如我之前在接受采访时所说，让我们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的并不是美国政府终止合同这件事。我知道合同终止了（即使现在没有终止，日后它也会终止），但这不是让我们成为今天的我们的原因所在。

它是到达这里的途径，是我们行为的方式，一旦这一合同完成签署，整个世界都将记住我们。而你们，在确保我们到达正确目的地上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因此，我要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一流程耗费了我们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导致其他许多我们想做的事情没有完成，因此，我...当人们说，“我们慢慢来吧。急什么呢？我们可以再花两年时间。我们可以再花一年时间。”

当然，我一点都不想像赶任务一样来做这件事，因为我不想我们仅仅是为了终止合同而终止合同，和你们所有人一样，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我希望我们为所应为。但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在这件事上花的时间越长，我们待办清单上其他所有事情就会搁置得越久。因此，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将所有事情都考虑周到，同时，尽量不要将接下来的两年都花在这件事上。



真的，我们有...我是说，我给你们举个你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例子吧，那就是保护措施和公众利益承诺。我的意思是，我们什么时候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我们正在为解决这个问题争取时间，同时，合同正在签署，机器正在运行，我们希望可以稍微等一下，我知道你们正在和 GAC 谈论这个问题，这也是你们应该做的，对此我表示非常支持。

我觉得，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事情，同时推动他们向前发展。而且是按照社群决定的步伐发展，不是按照那些认为我们有充裕时间的人的步伐慢慢向前。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没有。而且，从政治的角度而言，一旦进入 2016 年，美国大选全面展开，我们将很难继续获得白宫或任何人的关注。

届时他们的世界将忙成一团，因此我们没有...人们往往说我们拥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利用，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坦白说，艾伦，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抱歉这么急匆匆地告诉你，不过这是在今天早上的会议上发生的。

我在开幕致辞时也会讲到这件事情。每个人都说 ICANN [听不清] 美国政府。没有美国政府的话，ICANN 算什么？在一个背后没有美国政府的 ICANN 内，我们如何拥有信心？对吗？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他们也不了解你们。那些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这些言论的人，他们根本不了解何为 ICANN。

在他们看来，ICANN 就是我，或者 ICANN 就是董事会，他们不知道，这才是 ICANN。我认为，能坚定我们信心的其中一件事便是，确保我们所做的决策在 ICANN 领导层、在 ICANN 董事会层面是协调的，例如，确保这些决策始终植根于公众利益之中。



这就是我们树立信心的方式，对吗？公众最为担心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担心的是 ICANN 受到某个政府的控制，或者 ICANN 受到某几个政府的控制，或受到某企业利益相关方或企业利益相关方群体的控制。这才是公众所担心的。他们还担心，这些政府或利益相关方将如何控制 ICANN？控制点在哪里？ICANN 的咽喉在哪里？

咽喉就是董事会。对吗？因为所有决策最终都必须经过董事会的批准。因此，我们董事会必须清楚认识到，我们的受托责任不仅是对加利福尼亚州。之所以对加利福尼亚州负有受托责任，是因为我们是一家在加利福尼亚州注册的企业。加州的司法部长可能会在某天走进我们企业，撤掉董事会。如果我们腐败或者我们在其位不谋其职，那她是有权利撤销董事会的。

不过我们是 ICANN。我们不仅仅是普通的企业。我们还对我们的社群，对我们社群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负有受托责任，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因此，我们做出的所有决策都必须植根于社群利益之中，植根于全球公众利益之中。鉴于此，我将在明天晚上召集一次会议，地点就在我的房间里，或者其他我可以找到会议室的地方，所有关心保护措施和公众利益问题的社群领导者都可参加，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我将邀请相关董事会成员参加讨论。我希望我们停止相互之间的讨论，停止我说你听这种讨论。我希望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进行一次成人与成人之间的对话。我们不能只顾着不停地签订合同，好像我们...好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一样，抱歉。当你们告诉我们“你必须要小心”时，我们必须思考这意味着什么。

大家知道，注册管理机构说，“这下好了，我们签订合同时，没人告诉我们要小心。现在你来告诉我要小心。你这是在打乱我的商业计划。”没错，他们有自己的利益。你们也有。而作为 ICANN 的领导者，我的职责就是倾听双方的意见，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正确决定。这不仅仅是说说而言，我们会将其落到实处的。

在此，我诚邀在这一问题上拥有很高呼声的 ALAC，我拜托你们，推选一位或两位代表来参加我的会议。我会邀请 GNSO 代表、GAC 代表和其他代表，我还会邀请相关的董事会成员和我的团队，我们所有人坐在一起，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交流，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同往常一样，我要再次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但我不会止步于此。我要恭喜新加入的 ALS，但更重要的是，我要感谢你们不断向我们提建议，在 ATLAS 2 建议中，你们曾表示我们应该多重视一下你们的董事会成员代表。

她在这儿吗？里纳利亚 (Rinalia)？好吧。顺便说一下，你们在董事会的代表，她的工作非常出色。她是了不起的。作为一名 ALAC 代表兼董事会成员，她清楚地知道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在这里再说一次，许多董事会成员经常苦恼于“我是 ALAC 的代表，还是董事会成员？”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不应存在对立的关系。没错，你代表 ALAC，这一点毋庸置疑。这没什么可丢人的。你本来就是 ALAC 推选出的代表，同时，你也是董事会成员，你需要明确作为一名董事会成员应承担的受托责任。除此之外，你、我还有里纳利亚，我们都需要为公众利益服务。这是把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的纽带。

这就是我们要履行的角色义务，而她在平衡这些角色上做得非常好。因此，谢谢你们把她送入董事会。我向你们保证，她将是我在 ATLAS 2 建议问题上的联系人，而且我一定会认真倾听她的意见。我不想批评你们。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好。

因此，艾伦，以及你的团队，当你们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坐下来，我们可以说，“嘿，这些都是工作人员可以开始着手的工作。”我不希望 500 个人都来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同意这些是正确的，那我们就直接动手吧，让我们从现在起，成为一个高效率的团队。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你，法迪。我只是想针对 ATLAS 建议说一点。由于 IANA 和问责制工作的关系，我们在 ATLAS 建议中提到的部分宏伟计划可能有一点推迟，我们没有忘记这些计划，但目前的进展比我们计划的要慢一些。我们会在董事会会议上谈论这一点，后面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这或许有点遗憾，但不管怎样，这不是我们眼下的首要任务。

法迪·切哈德：

没关系。

艾伦·格林伯格： 你刚才带给我们的消息让我很受鼓舞。我知道，在公众利益承诺问题上，我们前方的道路并不容易。坦白说，我们已经将自己逼到了角落，这使得我们根本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不过，得知我们正在寻找此时此刻我们所能想到的所有方案，我真的很受鼓舞。谢谢你。

是的，我们会参加。我的日程上没什么特别的安排。好了，接下来是提问环节。在座各位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我知道我们已经有几位发言人跃跃欲起了，谁要第一个发言？有请凡达。

凡达·斯卡特兹尼： 法迪，你好。最近怎么样？

法迪·切哈德： 我很好。凡达，你呢？

凡达·斯卡特兹尼： 很好，谢谢。是这样的，考虑到我们刚刚谈的问题，我觉得，我真的很难向许多给我打电话的人解释这个问题，因为许多人都知道我参与了新 gTLD 项目，但对于这个项目的具体情况，我真的很难向他们解释。因此，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非常缺乏宣传和市场营销，至少在南美洲是这样的。

而且，即使是刚刚申请新 gTLD 的最大的公司，在他们公司内部，可能也是缺乏这种信息传递的。因为他们仍在不停地打电话问我，比如“我对我的客户负有什么义务？”、“我要做些什么？”等等。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说呢？或者，我该如何解释呢？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第三世界仍然缺乏信息传递的结果。

---

不明发言人： 任何地方，甚至这里也不例外。

凡达·斯卡特兹尼： 或许吧。我不知道。我只是代表我负责的南美地区发言。其他的我不知道。我们需要 ICANN 更多的介入，将这类信息传递到世界各地。即使对于 LACRALO 的同事，我们也没有太多条件去了解许多国家的情况。因此，我们需要 ICANN 的介入，帮助我们向公众解释这类事情。谢谢。

法迪·切哈德： 凡达，我快速地回应一下吧。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正试图找到一个平衡点。什么平衡呢？一方面，ICANN 不能成为 gTLD 的行业协会。这不是我们的职责。如果有人看到我们作为一个组织到处去宣传 gTLD，那他们肯定会说，“等等，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也是做这个的吗？”

但另一方面，你说的没错，在只负责处理申请事宜、收取费用和做一些后台工作，与完全不向消费者解释我们负责哪部分工作、所有这一切有什么好处以及它为什么会发生这两者之间，我们确实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

坦白说，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忙着让这一项目启动和运行起来。现在好了，这一项目总算启动和运行起来了。我们刚刚将第 500 个新 gTLD 授权到根区内，这是好事。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正在与域名协会，也就是 DNA，召开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会议。这是第一次...

我是最初推动协会成立的人之一，然后他们确实如我们所愿成立了。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现在已经拥有了自己稳固的地位，并且还在不断发展中。但现在他们却问我，“嘿，我们能开个会，讨论一下我们双方应该怎么‘合作’吗？”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会议，我会去和他们开会，和阿克里姆 (Akrim) 开会，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但是我要采取一些行动，因此，麻烦你帮我记下来。我们一起来想想 ALS 能否成为我们希望的合作伙伴，即，不出去宣传 gTLD，而是通过积极的方式提高消费者关于为什么这些新 gTLD 可以帮助消费者的认识，但如果这样的话，你们还需要相应的材料。

我是说，你们需要有人给你们提供旨在阐释这一项目以及阐释该项目为什么对公众有益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必须翻译为西班牙语版、葡萄牙语版、法语版和其他各种语言版本。我们先记下这一点。我将请特里莎 (Theresa)，不是特里莎，请莎莉 (Sally) 负责跟进凡达和你，看看我们如何才能合作愉快。

这件事不急，但我会把它加在我们的待办事项列表中。它是...我理解的对吗？

凡达·斯卡特兹尼：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抱歉，我是凡达。简而言之，现在的问题就是，关于新 gTLD，各个企业需要知道些什么？各个用户又需要知道些什么？例如，新 gTLD 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或者，我应该害怕它吗？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我们还剩 8 分半钟。队列里面已经有 5 位发言人。也就是说，加上法迪回答问题的时间，我们还需要 10 分钟。因此，请各位发言人尽量保持发言简短。下一位是埃文。

埃文·雷波维奇 (EVAN LEIBOVITCH)： 谢谢。我叫埃文·雷波维奇，是 NARALO 的代理主席。法迪，你好。有个问题我想要跟进了解一下，那就是，在分离域名协会，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些距离的事情上，你面临了哪些挑战？在最近对你的一次媒体采访上，当你呼吁公众关注重复域名时，你说，最大化域名的数量或许不是最佳方案。

你当即受到了来自众多相关方的反对，他们说，ICANN 这种行为是忘恩负义等等。但在早些时候，你也曾谈到过建立这一距离的问题，当时这一想法曾被视为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因此，我想问，在试图让这一距离走进公众视线的过程中，你面临着哪些挑战？

另外，我还想就公众利益承诺问题说一点，正如你所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是 ALAC 在负责。但似乎只有在我们绝望地要求暂停时，它才引起了其他人的重视。因此，你能不能想一些既能引起你的重视又不这么激进的方法？这件事我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

它和其他任何流程一样。我想问的是，如果某件事对我们而言真的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要如何做才能既完成任务又无需做出这等绝望行为？谢谢。

法迪·切哈德:

谢谢埃文。对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最快的解决途径就是加西亚 (Cassia)。她可以引起我的重视。如果某些事真的让你焦头烂额，当然，你可以使用社群流程，但请一定要让我或者让阿克里姆知道，引起我们对让你沮丧的事情的重视。虽然你不能事事都来找我，但如果这件事让你觉得沮丧，也就是你说的你在做出绝望行为之前的状态，请告诉我们，我们的社群不应受到沮丧这种待遇。

我不知道。确实，很多很多事情都来找我。我每天都要面对着这数以亿计的事情，思考“我们究竟关注哪一件事呢？”但这是我的工作。如果在考虑了所有情况之后，你仍然觉得，作为一个社群，你们感到非常沮丧，那么，请给我发一封措辞强烈的信函，给我一个强烈的信号。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将它发给董事会，但是我会作出反应。我不会有过激反应，但我会有反应。我们不应该...

另外，埃文，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觉得明晚的晚宴不应该由我主持。不应该。

埃文·雷波维奇:

我理解。我想就此快速说两句，其实，我们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况。你已经参加了多次 ALAC-董事会会议，当初我们提出这一想法时，就有人告诉我们不可行，或许我们还需要再讨论看看。



法迪·切哈德:

我明白。实际上，我也有过一些这种经历，当然，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因此我要对你们坦白。现在，你们要求得到重视的愿望我已经收到了，我会关注这件事情。去年，我在互联网治理上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现在，我要将它们分配给需要它们的地方，希望这能给我们所有人都带来好处。

没错，我会关注这件事的。抱歉。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真要我回答，我可以谈到很多，但此时此刻，我只会简单地告诉你：我所承受的压力来自各个相关方。你们并没有看到他们在信里是如何说我的，你们只听到了我在瑞士的 10 秒钟发言。但就因为这几秒钟的发言，使得他们对我非常非常生气，到现在我仍能感觉到在他们的会议上。

不过，坦白说，我觉得我的这个言论还是能反映一些东西的，比如，我的母亲是怎么想的？我的兄弟是怎么想的？你们是怎么想的？其中一些事情也是互联网上众多普通人所担心的。而我的职责就是把它说出来。我会继续这么做的。

艾伦·格林伯格:

好的。谢谢法迪。请问你还有多少时间？从官方上来说，你还剩 4 分钟。5 分钟，好的。我们队列里还有 5 位发言人。

法迪·切哈德:

让他们依次讲吧，我会记下他们提出的问题，然后我再...



艾伦·格林伯格： 好的。那就每个人 30 秒钟发言时间。有请西瓦·格伦 (Glenn)，你们能让他走到麦克风前面吗？我们不能把这 30 秒都浪费在等待上面。

西瓦·苏布拉玛尼安 (SIVA [SUBRAMANIYA]): 我叫西瓦·苏布拉玛尼安，来自 ISOC 印度分会[听不清] ALS。这又是一个个人问题，但它不仅仅是看起来的那样。你已经尝试过做出改变，你已经尝试过带来许多改进，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你必须改变事物的现有秩序，而这往往会伤害某人或者伤害某些人的利益。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你的努力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受到挑战或者...你将遇到一些阻力，甚至有时候你会面临压力。那么，你能否举一些例子说明你一直在顶着压力做一些我们不希望做的事情，或者拒绝做一些我们希望做的事情？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下一位是提贾尼。

提贾尼·本·杰马 (TIJANI BEN JEMAA): 艾伦，我知道你很忙，我的发言会非常短。我同意凡达的意见，法迪，你刚才说这不是我们的工作。如果这事关公众的利益，那么这是你的工作。它是...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提贾尼。阿尔韦托？



阿尔韦托·索托 (ALBERTO SOTO): [西班牙语] 我是阿尔韦托·索托。我希望我能在 30 秒钟内讲完。我接下来要说的是针对刚才凡达的言论。在 LACRALO, 我们一直在与罗德里戈·德·拉·巴拉 (Rodrigo de la Perra)...根据凡达刚才所说, 在 LACRALO, 我们自去年, 自上次会议以来一直在与罗德里戈·德·拉·巴拉合作, 我们将主要通过网络研讨会的形式, 讨论存在于整个地区的非常具体的主题。

我们已经选出了具体的问题, 第一次网络研讨会将在 3 月的第一个星期召开。我希望能与其他 RALO 协同工作, 都这样做, 从而充分发挥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在我们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为此, 我们需要有人来传播这一消息, 至少在我们地区内传播,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告诉大家我们将着手消除这一差距的消息。刚好 30 秒。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下一位是法蒂玛。

法蒂玛·坎布罗内罗 (FATIMA CAMBRONERO): 谢谢艾伦。我是法蒂玛。法迪, 我相信你已经看到过很多关于 NetMundial 倡议各个方面的讨论。我知道, 你没有时间一直待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能稍微介绍一下这项倡议。同时, 我想知道你是否打算阻止 ICANN 社群参与这项倡议。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最后一位, 奥利维尔。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谢谢艾伦。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回到运营规划，战略规划，预算规划，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份规划中，有一个关于公众利益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同时，在这份规划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有关全球域名分部的内容。它的原文是，“支持域名系统的市场朝着健康、稳定和值得信赖的方向发展。”

这个问题可分成两个部分。其一，你所谓的健康、稳定和值得信赖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它是指让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能够维持自身发展的市场吗？什么情况下，你会在业务上给予他们帮助并确保他们经营良好？

或者，那句话的意思是否是指，标识符系统需要健康、稳定和值得信赖最终用户信赖？我觉得，这里有一些东西我不是特别明白。第二部分是有关 PIC 的，也就是公众利益承诺。我们曾被多次告知，我们已经偏离正确路线太远了，我们签订了合同等等，然后我们又让注册管理机构去单方面地更改合同，似乎 ICANN 更羞于去做更改合同这种事，然后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地推动公众利益的发展。

我想知道关于这两部分问题，你有什么想法。谢谢。

法迪·切哈德:        我从后往前回答吧。奥利维尔，关于...做正确的事永远都不迟。如果我们只是想着签订合同，那就大错特错了。关于你的第一部分问题，我觉得，作为领导者，我们应该开始探讨一下我们需要怎么做才能确保这个行业看起来健康，看起来稳定，对吗？这是其一。

如果这个行业没有植根于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原则和公众利益之中，那么它看起来就是一个摇摇晃晃、不稳定的行业。对吗？因此，要让它健康，我们就要让人们在看着这个行业时能够说，“这是一个对自己行为认真负责的行业，是一个让公众能清楚了解这些行为的行业，并且是一个会一直本着这些原则行事的行业。”

所以，关于是否太晚的问题，我觉得，做正确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太晚。我们不要关注流程本身。我不想批评 ALAC 或者批评其他任何人。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好。这是我的承诺，你们知道我致力于此，关于这一点，我不会再多说什么，我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因此，让我们认真地开始吧，不要妄想我能在一夜之间将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的业务颠倒，我想你们应该也不希望这么做吧。

你们只是希望域名市场能依规矩办事。没错，我们要让域名市场朝着健康、稳定和值得信赖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是说，我想要让他们的业务赚多少多少钱，这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确保进入该行业的消费者与该行业之间的互动是值得信赖的互动，是良好的互动。

这就意味着，我需要行业内的众多机构制定一些规章制度。这就意味着，我需要让他们清楚明白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关注公众利益承诺等等这类的问题。如今，这一行业即将发生爆炸式增长，因此，真的有相当相当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虽然它现在还没发生，但是快了，到时，将会有数百万个域名注册。

当爆炸式增长发生时，ICANN 需要调整好自己，做好让该行业为公众所信赖的一切准备。对吗？法蒂玛，NMI 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行业了。ICANN 是其支持者之一。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是，他们刚刚宣布，哥斯达黎加的总统已同意举行其首次理事会会议。因此，NMI（NetMundial 倡议）的第一次创立会议将于 3 月 31 日在哥斯达黎加举行。

如果 ICANN 社群希望参与 NetMundial 的活动，顺便说一下，这件事我已经公开谈过，不过没关系，我认为，如果 ICANN 内真的有群体应该密切关注 NetMundial 问题的话，那一定是你们。你们比其他任何群体都应该，因为 NetMundial 问题不会是现在要着手解决的名称与数字地址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NetMundial 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些隐私问题、安全问题、人权问题、网络恐怖主义问题等等。

因此，你们应该好好关注一下。NetMundial 的大使是沃尔夫冈·科纳沃茨特 (Wolfgang Kleinwächter)，他今天也来到了这里。你们都认识沃尔夫冈。我一直在邀请他抽点时间与我们社群开个会。当然，我不会与你们开会。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需要专注于我自己的工作。我完成了我的部分，我为你们争取到了这样一个机会，我希望你们好好利用。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好了，关于 NMI，我就说这么多。谢谢你，法蒂玛。索托先生，很高兴在这里再次见到你。你和我们在一起，我非常高兴，我希望你能一直和我们一起。记得第一次见你时，你当时说的话让我非常感动，现在，我很高兴看到你与德·拉·巴拉合作，一起探讨我们可以如何为社群服务以及通过社群更好地沟通。

对于你做的贡献，我和我的许多同事都深表感激。谢谢。谢谢你的发言。

提贾尼，我们会找到平衡的。但它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它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致力于此的所有人的问题。你们深知这并非易事。但是我不得不去做。最后一个问题，西瓦，我只是想告诉你，你看到有人曾要求我...？

我可曾有过退缩？这里我想向大家讲个小故事，你们可能以前也听我讲过。我 18 岁的时候，我父亲为了让我躲避战争，曾把我放在了一辆 [Laurie] 上，自此我便很多年再也没见过他，因为那辆 [Laurie] 把我载到了大马士革，然后我从大马士革搭上了一辆飞机，移民了。

当我父亲把我放在那辆 [Laurie] 上的时候，他根本不认识 [Laurie] 的司机，他是硬在马路中间把车拦下的，当时四处都有炸弹落下，我父亲对那个司机说，“带我的孩子离开这里吧。”然后给了司机一些钱，让司机把我载到大马士革。当时我 17 岁半，我父亲对我说，“坚持你的原则。”

离开时，我问他，“父亲，什么原则？”他回答说，“你应该知道的。不要问我你的原则是什么。它们会伴随着你长大，你要坚持它们。”没错，现在这份工作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这些原则真正受到挑战的工作。

一直以来，我都是 CEO，我带领了许多公司，但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候，我的天啊。我真的必须这么做吗？因为这涉及到原则问题，我必须说不。我的原则是我个人对自己的承诺，对整个社群的承诺，我决不妥协。坦白说，在其他任何事情上，我都可以妥协。

一些人还为此指责过我，但我是变通的，我愿意去改变，如果我犯了错误，我会承认并改正。但若涉及到我的原则，我决不妥协。我在 ICANN 内学到的原则，实际上，我的这些原则已经变得更大更强，因为它们不仅仅关于我和我对我父亲以及对我家人的承诺，它们是我对你们所有人的承诺，但此时此刻，由于 ICANN 正面临着各方施加的压力，因此，每天，我都面临着一些困难，面临着做出艰难抉择的挑战，我对这些原则的坚持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不过，虽然不易，但我会尽我所能。我也希望你们能随时点醒我。一旦你们看到我违反这些原则，请立即阻止我。希望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周。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法迪。[掌声]

好了，接下来是与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团队的讨论。刚才法迪在发言的时候，海蒂不停地递给我记录，告诉我谁是下一个发言人，因此我不是很清楚你们发言的顺序，这一顺序在过去 10 分钟只改变了三次而已，确实不多。好了，欢迎你们加入，现在我把时间交给你们。

郭又铨 (YU-CHUANG KUEK)：

我是郭又铨。碰到我真的是你们的运气，本来在这里发言的可以是莎莉，或者塔瑞克 (Tarek) 这些富有魅力的人，但现在只有我和 GSE 团队的其余同事了。[掌声]





首先，在我进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对你们再次来到新加坡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因为我们的宗旨是走过所有地区，确保所有地区都有主办 ICANN 会议的机会。而现在，既然大家又来到了这里，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再次举办 APRALO 展示会，向世人展示我们地区的多样性。

我知道，此次会议上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讨论。鉴于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我们有必要对即将展开的讨论多加重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需要我们新加坡团队为你做的，为这个群体做的，请随时联系我或联系团队里的其他任何人。

好了，以上就是我的开场白。我知道我们议程安排得很紧，我也知道你们之前事先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安排时间。我们先着手解决其中一些问题，好让我们有动力去继续讨论。我相信这两个问题不是唯一的，你们肯定还有其他很多问题要问我和我的同事，但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先开始解决第一个问题。

我相信塔瑞克和莎莉正从另一场会议赶过来。塔瑞克应该会很适合回答第二个问题。因此，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内容是：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团队目前面临着哪些机遇？噢，塔瑞克来了。我会回答第一个问题，然后我会把第二个问题交给塔瑞克来回答。

现阶段，社群，尤其是一般会员社群，之间的合作其实可以更紧密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贴近我的心。在座的各位亚太地区社群成员中，很多人应该都和[听不清]、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事黄慈保 (Kelvin Wong) 共事过。黄慈保现在正在参加新成员会议，把每个人分散到各个地方，这是 ICANN 会议的一贯作风。不过我认为，自早些时候的 ICANN 第 50 届伦敦会议以来，APRALO 和我们自己一直在试图找出可以让我们集中的最佳方法，以便我们能集中资源，最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社群。

所以，当我们在伦敦会议期间开始着手这一问题时，我们的着眼点是寻找可以集中的地区。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实现 ALAC 目标与亚太地区新加坡运营办事处（及其在该地区的资源网）之间的协同作用？当时我们曾就这一问题展开过讨论。后来，在召开洛杉矶会议时，我们终于确定了我们希望负责、希望实现的优先重点事项和交付项，这一点我非常高兴。

现在，为确保我们不是以一种专门的方式开展工作，同时确保我们将所需的资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理出了一些具体的行动项，并将其分为了三个具体的方面。第一方面是，地区的语言本地化需求。如果大家看看亚太地区社群就会发现，我们真的是一个语言非常多样化的社群。

单就印度而言，我是指官方语言，据我的了解就有 22 种官方语言，这还仅仅是官方语言。还有一些除官方语言以外的其他语言。这是我们确定的第一个首要问题，如果我们要深入这一地区的不同社群，那么，仅仅说六种联合国语言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件我们想做的事是，继续开展能力建设工作，我这是专门从 ALAC 的角度而言的。在亚太地区，我们很幸运我们有[听不清]，他经常前往这个地区的各个地方开展培训，大家知道，关于 DDOS 的培训，比如，如何预防 DDOS 攻击，如何设置 DNSSEC 等等。他也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果，在印度尼西亚开展了一堂关于 DNSSEC 的培训之后，[听不清]两家 ccTLD 都准备部署 DNSSEC。

因此我觉得，付出就有回报，我们投入了培训资源，现在我们正在收获具体的成果。但从 ALAC 的角度而言，我们整体需要怎么做呢？这是第二项行动项。第三项行动项是，当然，我们会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外展工作和提高公众的意识，这无疑是我们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团队的核心任务之一。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可以很好地发挥协同作用。好了，现在回到语言本地化的问题上来，我想要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当然，我们不会妄想自己能在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通过语言本地化工具包，我们的新朋友，应该是 ISOC 德里分会吧，我不确定我说对了没有，好的。

我们已经将 ICANN 的众多基本材料翻译成了印地文。[听不清]还一直在利用语言本地化工具包将这些材料翻译成孟加拉文。如果你们去孟加拉国，我相信你们应该会想起，孟加拉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排名第七，但另一方，坦白说，我们从没有提供过孟加拉文材料。

这些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我认为也很值得高兴，那就是，我们正在试图发挥 ALAC 和 APRALO 与外部参与者之间的协同作用。我们的语言本地化工具包就是在韩国资讯安全署 (Korea Internet and Security Agency, KISA) 和 APAC 运营中心办事处的共同努力下诞生的。对 ALAC 而言，目前这一工具包会先作为试点项目在 APRALO 内使用。

但除 APRALO 以外，我们的 IDIGF（大部分位于印尼雅加达）也已经将部分材料翻译成了印尼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我认为，在语言本地化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很多的内容要添加。

突然之间，我们的语言多样性有了更大的发展。我认为，虽然这一举措始于亚太地区，但它绝不应该只局限于该地区。我们希望，当我们收获到一些成果后，我们能将所有这一切，将我们的宝贵经验分享给所有其他地区。第二件事是能力建设，关于这一方面，目前我们正与 APRALO 展开非常紧密的合作。星期三我们还有一场会议。

这件事也是在我们地区的一系列网络研讨会上提出的。我意识到我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我今天讲的内容比我原计划的要更详细一些。最后一件事是外展和意识提升，我们有 CROPP 计划，我相信它能确保我们就如何更好地协调以实现众多目标展开进一步讨论，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

两个星期后，我们地区的 APRICOT 会议将在日本福冈举行，届时萨蒂什 (Satish) 和莫琳 (Maureen) 将代表我们出席会议，我真的很高兴。这可是我们亚太地区难得的盛事。好了，我说完了，让我看看来自其他地区的同事中有没有谁要表达一下他们的观点，然后我会请塔瑞克谈谈政府合作相关的事项。罗德里戈？

罗德里戈·德·拉·巴拉： 大家好。考虑到我们有口译员，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接下来我将用西班牙语发言。请大家带上耳机。

大家上午好。我是罗德里戈·德·拉·巴拉。很高兴来到这里，与大家共度这段美好的时光，看到一般会员社群与地区领导层之间热烈的交流和互动。

多年来，在这种会议上，我们往往无法让大家了解人们出席会议的具体情况，尤其是 LACRALO，我所在地区的出席情况。过去，我们一直谈论的是，在法蒂玛和戴夫 (Dev) 的带领下，我们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我们会于星期一召开一次非常有益、也很有趣的会议，向 ICANN 及 ICANN 社群展示我们地区的网页。如果你们有时间，希望你们能出席那场会议。会议时间是星期一，地点就在我们现在这个会议室里，我之所以希望你们都能参加，是因为我们真的对这项工作很自豪。而且你们确实也应该参加，因为这是由我们 LACRALO 成员组织召开的。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有很多共享项目，或者说是协同工作。我们正设法实现 LACRALO 提出的许多举措，比如已经实施的、聚焦不同主题不同知识水平的网络研讨会等等。在凡达的带领下（她是 LAC 空间战略的带头人），现在我们已经成为 LAC 空间内的第四个组织。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非常成功。

谢谢凡达。接下来是 CROPP 计划。现在我们仍在为这一举措而努力。我们有 ICANN 提出的这一全球举措，我们为了它与众多 LACRALO 成员共同努力，然后我们还有战略规划举措。在对待 CROPP 计划时，我们采取协同工作方式，不是复制，而是共同努力。

我们充分利用这一平台，此外，我们还有另外一项活动，或者说是另外一段旅程，可能会得到战略规划的支持。当然，我们会考虑到 CROPP 计划的指导原则和规则，因为我们是在共同的平台上工作。

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些战略中来。我们有网络研讨会。我们邀请人们参加 LACRALO 的电话会议。我们还会召开特定的会议，可以说，这些都是很好的机会。当然，我们会随时向社群报告我们的进展。

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会议，我们正通过它们不断前进。我们不仅有好的想法，也有具体的行动，我们还会不断地问自己我们如何才能通过 GSE 扩大参与。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继续向前推进？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正在解决的问题。

我要说的就这么多。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塔瑞克，接下来交给你了。我们的问题是，关于你如何与地方政府互动，你如何加强我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关系，你能不能简单地给我们介绍一下？很显然，这里我说的简单介绍是指大致概括一下，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谢谢。

塔瑞克·卡梅尔 (TAREK KAMEL):

好的。大家上午好。谢谢艾伦的邀请。我很高兴今天上午来到这里，能在各位杰出人士面前发言是我的荣幸。实际上，政府在 ICANN 内扮演的角色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我们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众所周知，各国政府主要是通过 GAC 这个组织来参与 ICANN 事务的。这里我要用一组数据加以说明，10 年前，我们 GAC 仅有 40 位成员，而现在我们有 148 位成员，外加 32 位观察员。即使不是所有的成员都那么活跃，会经常出席会议，这也能够说明，各国政府对参与 ICANN 事务颇有兴趣，较之于以往，他们在 ICANN 公共政策制定流程中正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通过向董事会提供建议来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 gTLD 项目的实施。在过去四五年内，这一项目确实提高了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 ICANN 的认识，并促使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参与到 ICANN 的决策流程中来，成为 ICANN 决策流程的一部分。在那之前，ICANN 只是一家单纯的技术运营机构，不会触及这些政府的利益，而目前，我觉得他们的参与已经[听不清]。

在具体谈论我们的参与计划之前，该计划与我们的 GSE 计划协调运行，作为 GSE 团队的一员，我想先说一下我们观察到的目前正在改变全球互联网治理格局，同时对 ICANN 产生非常大影响的几个情况。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 GAC 参与扩大和全球利益[听不清]以外。我们发现，网络安全问题已经跃升为一个国家级的课题。

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现在，网络安全问题正成为各国政府首要解决的问题。现在问题就来了，对我们所有社群而言，包括政府合作团队和 GSE 团队，我们可以如何帮助这些政府？毫无疑问，ICANN 有其自己的职权范围，我们不想把这一范围扩大到我们通过各种计划、项目、地区研讨会和 GTD 实施的 DNS 安全、DNS 系统安全和 DNSSEC 以外，但这绝对没法让众多政府满意，因为对这些政府而言，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而言，他们希望看到我们作为 ICANN 能有所作为，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实际上，他们不是针对董事会，不是针对 ICANN 的领导层，而是希望 ICANN 的董事会和领导层带领我们朝这个方向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他们想要找到的是一个能解决他们问题的简单答案。

即，一站式服务。或许在发达国家，情况会稍微有点不同。不过，虽然在发达国家人们的认识更高，但仍然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观察到的第二件事是，决策力正从各个政府更多的向区域论坛和区域[听不清]转移。这是为什么？



如今，互联网治理工作组、一般会员社群，甚至是 ICANN，其要处理的事项都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由于人力资源的匮乏，许多政府开始依赖于邻国政府。他们的想法是：“我们来听听邻国们怎么说的吧”。或许他们正好有解决方案，或许他们能帮得上忙。但如果他们帮不上忙，那这些政府就会去向邻国的邻国求助。

无论最终是否会到达区域理事会和区域论坛，无论是不是技术问题，无论是不是外交事务，无论[听不清]。这已经在欧盟发生了，已经在阿拉伯部长理事会发生了。这已经在非洲联盟、在[听不清]、在[听不清]和[听不清]发生了。简而言之就是，决策力正明显地向区域论坛转移。

这虽然是一种机遇，但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威胁，因为这种决策流程是建立在 GAC 以外的决策流程，而且还是建立在不同水平之上的。我们观察到的第三件事是，在政府自己内部，决策力正从技术机构、技术监管机构和技术部门向外交部门、安全部门和其他一些部门转移。

许多时候，IG 的文件（包括 ICANN 问题）都开始由总理/首相办公室等等负责处理。这进一步给我们政府合作团队带来了压力，如果我们要继续扩大政府的参与和合作，我们便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但它并不总是给我们带来责任和压力。它也充满着机遇。我们看到了互联网增长和互联网使用率急剧增大的积极转变，未来四五年，我们将增加 20 亿互联网用户，从[听不清]。互联网的使用明显在向南方和东方转移。它不再像以前那么以西方为中心，这给世界其他地方带来了机遇，不仅是各国政府，其他利益相关方（包括 ICANN）也开始在未来互联网治理流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这是我们所期望的，是我们积极考虑的，而且在这方面，ALAC 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

我们还看到并且深知互联网核心管理问题是如何多样化的。10 年前，在 WSAS 期间，现场的很多同事当时都在那里，包括艾伦、[本杰明 • (Benjamin)] 和奥利维尔等等，当时负责运营根服务器和核心管理职能的仅仅是来自西方世界的一群学术精英，而现在，来自欧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优秀人士都可参与进来。

如果结合财政能力和政治意愿来看，你们会发现，随着我们不断向前推进，这一多样化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现在，我们在政府合作方面的重心[听不清]两件事。一是为 IANA 管理权移交流程提供支持，包括为 ICG、跨社群工作组、ICG 下面的小组、域名社群工作组以及其他已经完成提案的两个工作组提供支持。

以及作为 ICANN 工作人员，为 GAC 提供以及通过 GAC 提供必要的支持，在提案编制完成后对其进行宣传，在那之前，对整个流程进行宣传，为其提供合理性和透明度，从而确保该流程是一个全球性、包容性的流程。

这无疑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因为这需要将公众的意识提高到这样高的一个水平，而这并非易事。另一件事是今年年底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很不凑巧的是，这一会议正好与我们 IANA 流程的后期阶段冲突。这定会给 IANA 流程带来影响，积极的影响也好，消极的影响也罢，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作为一个社群，我们不仅仅要为政府合作做准备。

尽管决策流程将采用[听不清]的政府间流程。这使得我们可以和 GSE 团队，和地区副总裁（无论是在亚洲或非洲，还是在东欧、欧洲和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一起开展外展，而且，我们还可以去到日内瓦和纽约，宣传我们的使命。

你们现在已经设立了日内瓦办事处，我们将去那里与各 IGO 互动，宣传我们的使命，因为到最后，能够关起门来，通过政府间流程决定 WSA 未来和 IGF 未来的就是这些人（具体而言是纽约的人）。

他们广纳意见，他们会通过相应的流程尽可能多地纳入相关利益方，他们会尽量与其他组织、其他同事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尽量让政府间流程成为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流程，但事实是，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政府间流程，这一点我们需要铭记在心，参与它的都是纽约的一些大使，它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政治化。

他们不会使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他们讨论问题使用的是他们在和平流程和安理会上讨论非技术问题所使用的那一套。这就是事实。我们面对的 IGO 与日内瓦和日内瓦的团队不同，但我们应该清楚，ICANN 的管理层也应该清楚，我们需要加强外展，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我们与他们交谈，他们给我们反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站式服务”，日内瓦和纽约两个大本营，成为我们从其他省会获得反馈的重要补充，使我们能在继续加强政府合作和集体立场的同时，为 ICANN 拟定一份总体战略。

我们自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需要社群的支持；我们需要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尤其是在我们与各国政府交流的时候；我们需要民间组织的支持；我们需要私营部门的支持；我们还需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DNS 行业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得越好，政府对 ICANN 事务的参与就会越实际和越有意义，而且这种参与是基于商业的参与。它不带任何情感，不出于任何政治立场和文化立场，而是基于商业条款，旨在维护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商业问题。

我们负责政府合作的团队真的不大，我们只有五个人，但我们与莎莉的团队和各位地区副总裁紧密合作，充分利用他们的时间和能力，我们还与众多互补的区域团队密切合作。出于外展目的，我们与 GAC 制定了一份参与计划，同时我们期待我们能与 ALAC 一起做些什么，以加强我们的外展和扩大参与，从而实现董事会和管理层今年为我们定下的两大战略目标，因为这些战略目标均与政府参与 ICANN 有关。

好了，我说完了，非常感谢，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见或问题，请尽管提出来。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塔瑞克。在开始提问前，现场还有其他地区副总裁希望简单说几句吗？此时此刻，我们还有 11 分钟，发言队列里已经有一位同事在等着了，但如果其他人希望简单、快速地补充一下，请便。

让-雅克·萨赫尔 (JEAN-JACQUES SAHEL)： 大家上午好。我叫让-雅克·萨赫尔，是 ICANN 欧洲地区的副总裁。你们中的很多人我都认识。很多人我见过很多次。比如奥利维尔，我就见过很多次，他有时候负责为我们共同举办的活动照相。然后还有茱莉亚 (Julia)、沃尔夫 (Wolf)、桑德拉 (Sandra)，我们经常合作。很高兴见到大家。

实际上，关于欧洲地区的事情，我不想讲太多，我只是简单说几句。我知道我有 11 分钟时间，但我不会全部用完的，我保证。我想要谈论的是民间组织的参与问题，他们的参与和我们参与 ALAC 及各 ALS 组织有着直接的关系。我的角色是，除欧洲地区副总裁以外，还要负责全球民间组织的参与。就是在这上面，在制作民间组织需要的材料时，我们发现，我们往往会忘记利用这个机会联合 ALAC 和 ALS 组织一起做更多事情。

正如[听不清]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我们已有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扩大民间组织的参与，不仅仅是在 IANA 管理权移交流程中，而是要真正深入这些社群。因此，我们希望，能和各 ALS 组织一起，开展一些联合活动，更有效地促进民间组织参与。

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前几天，我曾联系过桑德拉、沃尔夫冈 (Wolfgang) 和其他几位同事，一起讨论是否有可能在接下来几周的某个时间，在柏林举行一次这样的活动，或许会安排在 3 月底或 4 月份，那时，我们会召开一次有关 IANA 管理权移交流程的面向所有利益相关方开放的研讨会，但除了这个研讨会之外，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还要举行一次内容和主题都要广泛得多的会议。

我们非常希望 ALS 能参与这次会议。吉米·舒尔茨 (Jimmy Schultz) 也会参加。我希望这项活动能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我们的想法是，我们试着让所有说德语的 ALS 聚在一起，不仅仅是德国，还包括瑞士和奥地利等等，然后让他们围绕一系列 ICANN 互联网治理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这项工作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周着手处理，和我刚才提到的各位同事一起。如果其进展顺利，当然这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我们会尝试对其形式进行完善，然后沿用下来。我已经想好了做这件事的[大本营]，就在欧洲，因为我刚好负责这个地区，像荷兰、伦敦、哥本哈根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但基于我们前面几次的经验，我想我们应该都会希望按地区展开。

对于世界其他地方...还有一点我应该提到的是，现在，在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团队里，我们专门安排了一个工作组负责民间组织的参与，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这个工作组还可以分为几个小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希望并且会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理解民间组织，如果各位愿意的话，我们会把 ALS 组织也纳入民间组织的范畴。



现在，我们每个地区团队中都有一名成员在拉丁美洲，在亚太地区，罗德里戈就是代表拉丁美洲的，我们所有人都会开始加强我们活动的开展，以促进民间组织和 ALS 组织的参与。我期待能看到更多同事，同时，我非常希望你们能主动来找我，把你们好的想法、好的点子分享给我，以及开始思考你们所在的 ALS 组织，想想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与他们保持联系。

我现在的想法是，给他们提供一些猎物，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目标，激励他们。然后，我们希望他们能自己找到目标，自己给自己找事做。也就是说，我只是想给你们开个头，鼓励你们主动与我联系，向我分享你们想到的任何想法和主意。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莎莉·科斯特顿 (Sally Costerton) 已经成功从上一场会议中抽身来到了这里。我们很高兴你做到了。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请讲。

莎莉·科斯特顿：

我们本次会议剩下的时间不多，因此我本来想直接开始提问，不过...抱歉我来得有点晚。没错，似乎我们到处都是待议事项，这真的有点让人烦恼，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正式宣布会议开始，但现在也没关系了。

我只想让大家知道，让-雅克刚才讲的事对我们参与团队而言其实是一项相对较新的举措，除了这件事以外，现在我们还要在全球各地建立一个完整的地区框架。这是第二阶段，我们要继续深入，使参与团队将精力集中在具体的利益相关方团体上。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为我们提供类似于双接入点的机会以及为具体的专业领域提供更多专业人才，现在我们已经配备了相当大的一个团队。

我希望你们不仅与你们的地区副总裁合作，还要参与到你们特别感兴趣的领域中来，无论你们来自技术社群，还是来自民间组织社群，抑或是来自企业社群，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当中的某些人可以和克里斯托弗·蒙蒂尼 (Christopher Mondini) 展开非常广泛的合作。

另外，我希望大家了解，实际上，在洛杉矶会议期间，我们曾与 ICANN 全球领导人员和社群的部分领导组召开了一系列圆桌会议，当时艾伦也参与了这一流程。此时此刻，我们又这么做了，这是我们第二次召开这样的会议，我觉得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变成 ICANN 公共会议的一部分，虽然这会让 ICANN 会议的议程变得更满，但没办法，这是扩大参与的必然结果。

当我们向法迪和全球领导团队反映我们所听所闻的时候，法迪和领导团队意识到，当时正是我们在各部分工作人员职能之间建立更紧密联系的时候，因此，我们执行了一些内部管理，做了一些轻微的调整，将我们之间的协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将首次为我们引入政策团队，当然，你们都很熟悉政策团队的同事。实际上，我们现场的海蒂就在那个团队里。



这样的话，你们的声​​音，你们的想法和意见都将得到比以前更有效的传达，相信这是你们大家都喜闻乐见的。当然，你也可以依赖海蒂，让她代表你们的利益进行发言。会议团队、参与团队、沟通团队、数字参与团队，还有克里斯·吉夫特 (Chris Gift)，我想就这些了。总的来说，现在，我们的协调工作已经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我想要确保你们都了解这一点，因为我深知，有时候我们的协调可能会卡壳，或许还不足以称之为问题，我知道你们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很好，我希望其他群体也如此，但目前 ICANN 内确实还存在一些独来独往、各自为政的群体。

我们试图打破这种屏障，但他们...现在，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建立联合点，让其不再成为问题...我们现在看问题的角度更为全面。这包括，例如，监督会议策略工作组计划的实施，我们在座很多同事都深入参与了这项工作。

因此，我们不会孤立地处理这件事。我们会与其他众多群体相互协调。我只是想让大家了解到这一点。谢谢，和往常一样，谢谢你在星期天早上把我们聚在一起。和大家一起交流总是很愉快。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你刚才用了“联合点”这个词。我要告诉你的是，大约在一天前的一场会议上，法迪曾用了这个词，现在，莎莉和戴维·奥利弗 (David Olive) 已经成为同盟了。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特别有吸引力，不过我确定这是他用过的。

好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事情都很激励人心，我们也期待能充分利用全球各地我们可以利用的一切人力资源，共同改变这个世界。谢谢你。接下来发言的是萨蒂什和提贾尼，然后是奥利维尔。

萨蒂什·巴布 (SATISH BABU): 我是萨蒂什·巴布，来自 APRALO。我想快速说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国际化和语言本地化。我想谢谢郭又铨和他的团队在这两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从 ALAC IDN 工作组的角度而言，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完成这些工作，同时我也希望他们能开展更多工作，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不仅仅是南亚，还包括非常具有多样性的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听不清]

在语言本地化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另外一点我想要指出的是，IDN 工作组曾要求在此次会议上专门为其留出一段讨论时间，但由于[听不清]，我想现在可能我们无论利用这段时间了。因此，我希望你们能好好利用，大家知道，讨论一下会议之类的事情啊，等等。不管怎样，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希望能继续保持。

关于能力建设，同样地，我觉得大家都做得很好，我想[听不清]。尤其让印度总督喜闻乐见的一件事是，[Nuremberg]（一家 ALS）开始运营 L 根服务器的副本，出于某种原因，印度政府居然站出来表示支持。

事实上，他们在 Tweet 上发了推文，这对印度政府而言确属罕事。因此我想，如果在能力建设上我们能做到允许 LAS 运营根服务器副本等这类事情的程度，如果这能够帮助在我们与政府之间建立纽带，我觉得这样做也未尝不可，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这样做。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莎莉，你想来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吗？或者，你决定吧。

莎莉·科斯特顿：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专门为郭又铨而设的，不是吗？噢，他在这儿。

郭又铨： 谢谢萨蒂什提出这个问题。大家好，我是郭又铨。在 L 根服务器系统的问题上，我想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我觉得上个季度最令人振奋的一件事是，我们与 ISOC 加尔各答分会合作，在印度安装了印度首个 L 根实例。目前我们正在努力解决一些相关的带宽问题和技术瓶颈问题。

我觉得，在资源方面和聚会方面，这件事我们可以和 [NIC C] 一起处理。目前我们正在考虑这一点。另外，我想借此机会再说一点，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现在，我们有一位 GSE 团队成员已经进驻新德里。他的名字是[听不清]。他也是在到底参加这场会议还是参加新成员会议之间左右为难。现在他正在参加新成员会议。

不过在 APRALO 展示会以及在星期三的 APRALO 会议上，我很乐意为大家介绍他。谢谢萨蒂什。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下一位是提贾尼。

提贾尼·本·杰马:

谢谢艾伦。我是提贾尼。让-雅克，真的很高兴听到你关于民间组织的计划。同时我希望你了解，我们一般会员社群中大多数都是民间组织。因此，在你提出这个计划后，我的想法是，我们其实不仅可以参与这些活动，而且在将来，我们还可以参与这类活动的规划。或许我们可以期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和你们的工作人员之间能进行一些协调，并在此基础上找到其他的合作机会。谢谢。

让-雅克·萨赫尔:

谢谢提贾尼。我完全同意，如果柏林试点还不明确的话，正如我刚才所说，吉米、桑德拉以及沃尔夫冈和珍妮特·霍夫曼 (Janet Hoffman) 正非常积极地参与相关的规划工作，[听不清]。还有一点我应该提到的是，海蒂也是我们负责民间组织参与事务的内部小组中的一员。

我们可以通过她建立直接联系。因此，现在我们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了。非常感谢你。我希望，在座所有人都能开始思考一下你们想做什么，并主动来找我们，我们定会让我们所想的变成现实。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奥利维尔？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艾伦。大家好，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我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塔瑞克。你刚才曾提到政府合作，我知道你和你的团队经常在各个论坛与众多政府一起交流。我的问题是，这与 GAC 中的政府合作有什么关系？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还是说你也包括了 GAC 中的政府或者其他什么情况吗？第二个问题，为了节省时间，团队中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回答。一般会员峰会上曾提出了一条建议，也就是第 21 条建议，它是这么说的，“鼓励通过互联网进行教育、传递信息、创造和授权等公共活动。”

我的问题是，这属于 ICANN 的职权范围吗？如果属于，那么它是否属于 GSC 的职权范围？

塔瑞克·卡梅尔：

谢谢奥利维尔提出这个问题。事实上，你观察得很到位。ATRT 2 的第 6.8 和 6.9 条建议中清楚地概述了应该如何加强 GSE 团队、GE 团队以及 GAC 中的政府合作关系。这是我们与以黎巴嫩[听不清]为首的工作组，与 [Rochelle]、尼戈尔 (Nigel) 和曼迪 (Mandy) 以及整个团队努力的结果，我们已经就这些建议达成一致意见，并将其提交给 GAC，获得了 GAC 的批准。

从那时起，[托马斯 (Tomas)] 及其副手便一直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我们每个月都会向 GAC 提供一份关于政府合作的非常全面的报告。我们尽了一切努力，确保 GAC 成员参与到政府合作相关事务中来，即使这不属于它自己的职权范围。

实际上，我们也并不总是能让 GAC 参与，因为我们不能让 X 官员或 Y 官员强行将 GAC 成员拉入。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最终不邀请 GAC 成员，那我们也不能强行让其参与。不过至少我们确保他们能了解最新情况，而且我们在尽一切努力让他们参与。

不仅如此，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还在于招募新的 GAC 成员。由于各种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努力，GAC 成员的数量已经从 2012 年布拉格的 60 或 70 个增长到现在的 148 个。这同样适用于 IGO。现在，我们希望招募越来越多的 IGO 成为 GAC 的观察员，因为这可以让我们意识到 ICANN 的职责所在，他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

而且，他们可以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为我们提供帮助。现在，我们正在与[托马斯]和他的诸位副手进行非常密切的协调。我们每个月召开电话会议。这在过去完全不可能，但现在，我们正建立起非常有条理、有组织的协调关系，而这也是 IANA 管理权移交流程所不可或缺的。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塔瑞克。我是奥利维尔。我想补充一点，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在看到你们所做的事情之后，我觉得，我们或许可以在潜在的一般会员组织内也这样做，我觉得这或许是个好主意。

我知道，在已经举行的众多论坛中，有些论坛我们是通过一般会员组织参与的，有些则不是，而现在，外面大约有成千上万个一般会员组织，或者说可能成为一般会员组织的组织。我不知道，你的团队能否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帮助。

塔瑞克·卡梅尔： 或许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共同考虑的问题，不过我们需要先协调一下，在 IANA 移交计划期间[听不清]，在移交提案编制好之后，需要有人对其进行宣传，当然，这不可能是工作人员自己宣传。工作人员只是帮助宣传。然后我们需要所谓的社群资深大使代表社群与政府的各位官员进行会晤，寻求官员们的共识。

但这些大使无论如何也走不完 150 个首都，见不完在地区有影响力的众多主要政府。因此我想，ALAC 或许可以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支持和帮助，不过，正如我所说，这需要与[托马斯]密切沟通和协调，但鉴于目前的种种迹象，我觉得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塔瑞克·卡梅尔： 我会与他们协商的，不过如果艾伦能劝说一下的话，我觉得是再好不过了。依我看来，他应该会很乐意接受这个提议，因为他正在寻找能帮他在政府级别上进行宣传和外展的人，因为这项任务涉及的范围真的很广，而时间却非常有限。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塔瑞克。我知道...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抱歉打断一下，我是奥利维尔。我的第二个问题。

---

艾伦·格林伯格： 请讲。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我想莎莉应该记得吧。

莎莉·科斯特顿： 我是莎莉。是的，奥利维尔刚才问及 ATALS 2 建议，即有关通过互联网提高...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鼓励通过互联网进行教育、传递信息、创造和授权等公共活动。

莎莉·科斯特顿： 没错。他问这是否属于 ICANN 的职权范围，如果属于，那它是否[听不清]？这个目标涉及的面很广。但说它超出 ICANN 的职权范围，超出这个团队的职权范围，我觉得可能正好相反。

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ICANN 合作战略的一个关键目标就在于扩大对 ICANN 的参与。我是说，这才是我们最初做这件事的真正目的，是我们在全球合作之前来 ICANN 的真正目的。就这点而言，我们确实需要提高认识，需要找到相关点，但如果只是告诉人们有些东西要...大家知道，我们必须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参与进来。





因此，我们要明确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明确可以让更多新利益相关方参与 ICANN 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现在，这不仅仅是这个团队的事情。我想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现在这个团队与沟通团队之间已经建立起了非常紧密的协调关系。因为提高认识也是沟通团队职权范围中尤其重要的一点。

最后我要说的是，塔瑞克已经多次谈到我们现在针对促进移交相关工作所做的工作。很明显，由于移交讨论的原因，如今，我们在 ICANN 用于监督我们工作以及互联网用于监督其工作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已经获得了比以往多得多的宣传。

但是，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知道，目前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不了解我们在做什么，也不了解我们如何做，因为这对许多人而言非常陌生。

同样地，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此时此刻人们对 ICANN 的关注，让他们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和如何做，以及了解所有互联网用户都应该关注 ICANN 职权范围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机制应该非常有用。现在，我们要把握这一机会，使我们更接近目标。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莎莉。奥利维尔另外要求了 10 秒钟的发言时间。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艾伦。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好吧，这已经花了 5 秒钟了。我要问的是，你有没有联系彭博社，祝贺他们写出了如此精彩的 IANA 管理权移交文章？

莎莉·科斯特顿:

关于 IANA 管理权移交的沟通计划，目前正在着手的一件事是，我们需要争取华盛顿两党的支持，这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对于你们中对这些事情，对所谓的环城路内感兴趣的人，我想说的是，这并不是我专门负责的问题，不过我应该赶紧补充进来，但这是我的团队负责的事情，不是这个团队。

克里斯·蒙蒂尼 (Chris Mondini) 曾说过，这是一个挑战。我知道这跟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很不一样，但要确保支持移交的声音不仅来自于左派，或者甚至，假设所有左派人士都支持移交，假设所有右派人士都不支持，这真的是很大的挑战。

但到目前为止，那些一直以来觉得自己对这类事情...我如何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我仍然看不出我们为什么需要改变”，这样说的人往往更倾向于美国政治的右派，而支持这些政党的出版物更有影响力。因此，现在我们在华盛顿的游说战略与我们的媒体战略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如果任何人觉得自己愿意帮忙，无论是在他们自己的地区，还是参与华盛顿的游说工作，请一定让我知道，如果他们有很特殊的关系或专长，我们一定会，正如塔瑞克所说，随着我们进入下一阶段，我们一定会确保找到他们。

一旦提案编制完成，情况就会变得像塔瑞克说的那样。我们会进入提案宣传阶段，因为我们有自己希望支持的提案。现在我们要制定一个好的流程，虽然现在还没到这个阶段，但我希望我们能尽快为此做好充分准备。

艾伦，我发现我们已经严重超时了。我们正渐渐侵占你的会议，非常感谢你抽出自己宝贵的时间。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莎莉。幸运的是，接下来是休息时间，我们侵占的是休息的时间。只是有些同事可能无法享用休息时间而已。还有一点，奥利维尔，彭博社的记者曾联系过我，说要来采访我，或许他们希望对我们更公平一些。谢谢大家的参加。

我相信还有很多没有机会提出的问题，或许部分同事...或许你们中的一些人可以稍微停留几分钟，喝点咖啡休息一下，不管怎么说，非常感谢你们。休息时间结束后，下一场会议我们将讨论一般会员审查。这与另一场会议有点冲突，请大家听我说好吗？

算了。这与问责制 CCWG 和董事会之间的会议有点冲突。里昂和我都要去参加另一场会议，我猜提贾尼应该也要去吧。奥利维尔会负责主持这里的会议。

不明发言人:

谢谢。另外，提醒大家一下，咖啡和点心在休息区域，请大家准时回到这里。我们将在上午 11 点继续开会，讨论关于一般会员审查的内容。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女士们、先生们，会议将在一分钟后开始。

演示文稿准备好了吗？

请打开录音。大家上午好。这是 ALAC 与地区领导层工作会议上午会议的第二部分。请大家坐下好吗？或者，如果你们有事情要讨论，请到房间外面去讨论。谢谢。

好了，欢迎大家在非常短的茶歇时间后又回到这里。参加我们这场会议的有战略规划经理拉理莎·戈尔尼克 (Larisa Gurnick)，董事会成员兼结构改进委员会主席雷·普拉扎 (Ray Plzak) 本来也应该参加的。遗憾的是，雷现在正忙于其他董事会事务，因此拉理莎将挑起这个大梁。好了，闲话少说，接下来我们就请拉理莎·戈尔尼克发言。欢迎。

拉理莎·戈尔尼克：

非常感谢。再次就雷的缺席向大家致歉。很遗憾，他有一场董事会会议必须要参加，因此脱不了身，其实他非常想过来的，不过，我会尽我所能做好这场演示的。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接下来，我将向大家高度概括地介绍即将进行的一般会员审查。由于我的战略规划团队负责为结构改进委员会提供支持，因此，一直以来，我们都非常尽责地支持 GNSO 审查工作，目前这一工作仍在进行中。

现在，很高兴我们有了之前的这些基本经验，使得我们可以在这里向大家介绍关于一般会员审查的流程步骤。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总的来说，包括一般会员审查在内的组织审查的目的在于，确保 ICANN 所有结构、所有组织符合 ICANN 章程的要求，这种审查会每五年开展一次。现在是五年周期的开始，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

但 GNSO 组织目前已经完成了首次审查的第二阶段，这有什么意义吗？当然有意义，我们会总结经验教训并加以应用，我们还在昨天召开了一次我认为非常富有成效的会议。感谢霍莉 (Holly)、谢丽尔 (Cheryl) 和艾伦。谢谢你们让我们能与 GNSO 工作组主席[贾恩 (Jan Wolf)] 展开非正式的讨论，一起分享相关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使这一流程尽可能的尽善尽美。

审查会由通过竞标流程选择的独立审查员执行。我们会编制招标书、定义审查范围以及提前制定审查标准。我会与霍莉以及其他同事一起，确保所有事情按计划进行。

独立审查员最终将由结构改进委员会确认和敲定，负责审查的可以是单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GNSO 审查曾引入了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概念，那就是采用工作组的方式进行审查。

我很高兴此次审查我们也将应用这一概念。同时，我很期待与霍莉合作，霍莉将负责组织 GNSO，不好意思，应该是组织一般会员，抱歉，我顺口就说出来了，组成一般会员审查工作组。

这一工作组背后的整体思路是，在结构改进委员会、独立审查员、一般会员社群以及将参与和帮助引导审查程序的所有其他 ICANN 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联络机制，工作组就是联络人。

当然，具体的审查工作将独立执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审查过程中有许多关键的方面需要联系，届时，作为审查对象的组织的见解、知识和经验将显得尤为重要。

至于工作方式，目前我们想到了几种，无非就是文件审查和记录审查相结合。如果一般会员与 GNSO 类似，那么，独立审查员将会有大量的记录、文件和程序需要审查。我们希望独立审查员先作为观察员参与其中一些会议，以及作为与会人员参与一些会议，从这类直接活动中总结经验。

360 是 GNSO 审查过程中引入的另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的思路是，从大量、多样化的人群那里收集信息。360 本身便暗示着，最终的反馈将来自一般会员社群，来自其他 SO 和 AC、董事会、工作人员以及愿意提供反馈的任何相关方。

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在线调查之类的工具，审查工作组将有很多机会提出意见和帮助制定问题，以确保获得定量和定性的数据，从而获得审查所需的可靠结果。

工作方式的另一方面是面谈。尽管我们在这里说，由于受到规模庞大和与如此大量人群深入交流的复杂性所限制，面谈将变得较为困难，但 GNSO 审查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在线调查工具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与拥有丰富知识的重要人物之间的面对面或一对一交流仍然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会继续执行面谈。然后是审查标准的问题，我们会在一开始便直接根据章程制定好审查标准，这种标准必须是客观的和量化的。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我觉得这会有助于大家理解审查周期，这是一个目前正应用于所有审查的通用审查周期。可以看出，审查周期的第一阶段是规划，我想说的是，目前我们正处于规划阶段的初期，通常来说，规划阶段大约需要 6 个月，这期间我们要做的事情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样，即，宣传、设立工作组、制定标准、确定竞标流程以及准备选出独立审查员。

然后，下一阶段是实实在在的审查阶段，即独立审查的执行，这一阶段通常需要 9 到 12 个月。之后是改进措施实施的规划阶段，我会在下一张幻灯片上更详细地向大家介绍这一流程。

每一次审查最终都会带来评估。审查结束后，相关人员会总结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还有待改进。对于评估提出的改进措施，我们有一个旨在实施这些改进措施的规划阶段。然后执行和落实这些改进措施。

这一周期大约需要 9 到 12 个月，可能更短，也可能更长，具体取决于待实施的改进措施的性质。某些情况下，在这一周期结束后，所有那些改进措施会变成标准作业流程的一部分，包括定期报告、追踪、表现衡量以及有效性监控。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是我们提出的时间表，我们在昨天的讨论中发现，这是一个我们在大方向上需要遵守的通用时间表，但对于不同的组织，你们需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另外一件事是，我们希望利用 ICANN 面对面会议作为契机，鼓励人们参加面对面对话，或一对一交流。虽然他们无需面对面，但很显然，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而且实践证明，ICANN 会议还非常有益于鼓励人们参与 360 评估。

鉴于我们已经知晓新的 ICANN 会议（16 年）时间表，同时鉴于我们正计划采用新的 ICANN 会议模式，而且 AMB 类型会议是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的对象，我们将密切关注这一流程，确保整个流程、各个步骤以及时间安排都便于我们召集人们进行面谈。

有关所有这些内容的详细信息将在具体的时间表中反映出来。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这是从另一角度看审查流程的样子，正如我之前所说，审查流程的开始是，审查各种文件、记录和观察意见；通过 360 方式收集数据；以及面谈等等，然后下一阶段是报告阶段。

通常，在审查阶段开始时，独立审查员会收集一大堆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编制成一份有意义、可为他们在演讲时提供逻辑流程的分析报告，比如，上一次审查过程中提出的建议措施实施的如何？该建议措施是否和预计的一样有效？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

报告阶段的第一步是我们所谓的工作文本，此时还不能称其为草案。在这一步中，工作组可以和独立审查员进行沟通和交流，确保审查员了解被审查组织内部的专业知识和一些需要了解的其他东西，这之间是不应该存在差距的，如果存在任何差距、谅解或需要澄清的东西，此时可对工作文本作出必要的修改以及提供补充数据等等。

然后，我们进入报告草案步骤，按照标准的 ICANN 流程起草报告草案，接着发布草案以征询公众意见，至于公共评议期的持续时间，我们会按照惯例进行安排。然后是最终报告步骤，在那以后，我们将进入实施阶段，我会在下一张幻灯片上介绍各相关方在这整个流程中的角色和职责。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可以看出，参与这一审查流程的总共有几方。首先是结构改进委员会，这是董事会下面负责监督所有组织审查的委员会。其职责是根据章程要求定义审查范围。随着流程的推进，独立审查员会发布一份报告，委员会需负责接受这份报告或向董事会提供建议，由董事会来接受这份报告。

然后，通常情况下，这会引起董事会指示工作人员和被审查组织拟定一份实施规划，并将该实施规划提交给结构改进委员会，同样地，委员会需负责向董事会提供建议，由董事会批准实施规划。你们之中的部分同事可能对之前的流程比较熟悉，在那份流程中，董事会工作组需要就独立审查员的报告编制一份报告，但这是我们过去所采用的方法，

现在已经不采用了。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董事会工作组才没有参与审查流程，可以说，我们如今的流程比以往要精简和高效得多。工作人员的职责是为整个流程提供支持并管理整个流程项目。我们需要根据 ICANN 采购政策组织招标并监督整个竞标过程。

我们需要协助结构改进委员会选择独立审查员、监督选择流程以及真正参与工作组和独立审查员的每一步，确保及时提供相关信息、如期完成报告的编制等等，总而言之就是确保所有步骤按时间表的计划进行。

在审查结束后会有一份实施规划，这也是工作人员的职责，但不是我的团队负责，而是政策工作人员，他们将负责为一般会员组织提供支持，负责实施规划的编制工作，届时你们有事可以找他们。然后是独立审查员的职责，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论过，我想大家应该都相当清楚了。他们就是执行评估和得出最终结论的人。



然后是审查工作组的职责，我曾在开始时提到过，他们是由你们组织组建的旨在在各个方面提供协助的一群人。表中列出的他们的第一项职责是协助外展与参与事宜，从 GNSO 审查的经验来看，这项工作对确保审查结果富有成效和有益而言至关重要。

因为社群在这一流程中提出的意见和反馈至关重要。我们有一种很好的沟通模式。我们已经整理了一些 FAQ，建立了许多其他工具，现在我们要继续完善它们，使它们适用于并且有益于我们这里的审查流程，工作组需要确保在独立审查员开始分析所有收集到的数据时，这些数据能广泛、充分地代表社群意见，这是工作组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一项职责。

工作组的另一项职责是协调 360 评估，确保所有提出的问题均是相关的、明确的、适用的，同时确保 360 评估的整体组织方式对社群而言是合理的。

至于协调面谈，工作组通常需要提供一些建议，他们一般是面谈的对象，或者至少是有见解、有知识、有理解力、能让独立审查员深入了解他们希望了解的东西的一群人，当相互之间的理解存在差距时，工作组还需提供一些澄清说明和作出必要的修改。

报告阶段结束后便是实施阶段，由于在整个流程中，工作组一直在参与，而且完全了解改进建议预计要达到的效果，因此，工作组将是帮助制定实施规划的理想人选。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里我收集了一些可能有用的信息。大家可以看到，这不是某种监督机制，这是有关 GNSO 审查的一些信息，尽管我们现在才开始整理有关一般会员审查的所有这些文件，但看看之前为 GNSO 审查整理的所有这些，我相信这定能给你们一些启示，让你们明白我们到目前为止的组织方式。

这里有一个社群维客页面，里面收集了所有与审查流程相关的内容，包括所有文件、所有会议记录、所有更新等等。另外，这些 FAQ 也可能有用，因为它们真的旨在成为帮助人们了解整个审查流程的参与和外展机制之一。比如，我为什么要花时间来提意见？为什么这如此重要？诸如此类。

你们还可以从迄今为止我们为追踪 GNSO 审查而收集的各种统计数据中得到启示，正如我昨天所说，这些统计数据真的非常有用，因为当我们为追踪 GNSO 审查而建立并实施这些新机制时，我们真的没有一个可参考的基准线。对于多少人应该回应 360 评估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目标才算是好的目标，还有许多其他事情，我们都没有可以参考的标准。

我们目前还在完善，并且将来我们还会继续完善，但现在，你们至少可以从这里看出我们要追踪的是哪些数据。当然，作为工作人员联系人，我很乐意回答任何问题，我会继续与各方密切联系，确保审查流程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

大家如有任何问题，请尽管提出来。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非常感谢拉理莎。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现场确实有一些空缺，这是因为，我们社群的部分同事，实际上是我们领导团队的大部分同事都被叫去参加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的会议了，那场会议与我们现在的会议在时间上有些冲突。

尽管如此，我们现场的出席率还是挺高的，而且我们的同事已经组成一个发言队列了。我不知道，霍莉，鉴于你是一般会员审查流程的指导人，你要不要说几句？等你说完后，我再让发言队列里的同事发言。到目前为止，发言队列里的同事有埃文，巴伦，我看到你举手了，还有埃杜尔多。是的，我看见你了。没关系。有请霍莉·雷谢。

霍莉·雷谢：

首先，非常感谢拉理莎。昨天我们召开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会议，并[听不清]一些有趣的事情。虽然只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不过...首先，每个人都要举手参加审查工作组，这点你们已经做了，谢谢你们。但大家也都知道，或许你们中的部分人已经没有那么浓厚的兴趣了，或许最后只有一部分人留下。

我们现在的任务与 GNSO 审查不太一样，这点我们昨天已经开始讨论过。GNSO 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而现在，我们可以分为三个级别，ALAC 算一个级别，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但同时，我们也要开始考虑接下来的两个级别，即 APRALO，然后是 ALS。

这就引发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比如，我们如何衡量自己？我们有具体的衡量方式吗？或许这是个问题。另外，我们衡量的标准是什么？所有这类问题都是我们目前需要梳理的内容，而且很显然，我们希望听到大家关于这些问题的想法。

还有一些细节我发现很有意思，那就是，对 GNSO 而言，审查包括一段长的调查和一段短的调查，因为，如果你喜欢我，如果你不感兴趣，那么你就会希望尽快做完。如果你很有兴趣，那么你就会调查较长时间。独立审查员知道具体哪些人回复了，但回复的人可能希望保密，因此实际上，回复人的名字根本不会出现在任何报告上。

就这方面而言，我们可以保证向大家提供这种程度的保密。另外，我们还谈到需要尽可能广泛地去收集我们所需的数据，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有人的大脑都应该运转起来，好好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应该提出哪些问题。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鉴于独立审查员的专业知识限制，我们或许希望能够利用那些知道如何获取我们所需信息并将其转化成能实际引出回答的问题的人的专业知识。

这是真正的调查，需要能提出可产生有用回答的问题的真正技能。因此，实际上，我们昨天的会议真的是很有意思，为我们开了一个有意思的头。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将是漫长的。我们真心希望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好了，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要提问的同事可以提问了。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霍莉·雷谢。下一位是埃文·雷波维奇。

埃文·雷波维奇:

谢谢奥利维尔。我有 3 个问题。第一，鉴于你们要采用竞标的方式来选择审查员，那么，你们是否会就上次审查征询一般会员社群成员的意见？我们假设现任审查员可能会再次要求这么做，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 GNSO 审查。

是否会考虑征询 ALAC 成员对上次审查流程的意见和想法？考虑到上次负责审查的公司可能会再次要求这么做。第二，要对上次 ALAC 审查进行什么程度的评估？因为上次 ALAC 审查得出的建议并没有全部落实。

我希望评估也能成为审查流程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你执行了审查，如果审查的结果并没有完全落实，那么，这会对整个审查流程产生什么影响呢？上次 ALAC 审查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另外，考虑到这次审查并非 ALAC 审查，而是一般会员审查，这两者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一般会员社群可能是 ICANN 社群内文化和语言最多样化的组成群体了，因此我想问的是，你们是否要使用多种语言进行面谈？

你们的面谈是否会反映这种在 ICANN 之前所有审查中可能都不存在的多样性？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霍莉说她可以回答一部分问题。那我们接下来有请霍莉发言，然后是拉理莎。

霍莉·雷谢:

关于独立审查员的选择问题，我会留给拉理莎来回答。其实，在昨天的会议上，我们已经讨论过其中的部分问题，事实是，第一，确实有部分建议未得到落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

我的意思是，在评估上次审查时，我们有很多文件要查看。我们发现了什么问题？哪些问题是我们没有发现的？事实上，由于对 ALS 和 APRALO 的审查才刚刚开始，因此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考虑到。过去我们并未对其进行过审查。因此，这一点是肯定要提出来供大家讨论的。

没错，我们昨天确实说过我们要开始整理文件了。我们要开始整理我们自己的文件。我们要查阅各种 GNSO 文件，看看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如何做的，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我想，以上就是我想说的内容。关于审查员的选择问题，我想最好还是由拉理莎来回答吧。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有请拉理莎·戈尔尼克。

拉理莎·戈尔尼克:

谢谢。谢谢埃文的问题。关于独立审查员的评估，有几点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整个流程中，一旦独立审查员完成审查，都会有一个评估环节。也就是提出一些适用的一般性意见。作为密切配合独立审查员和工作人员（可能还包括结构改进委员会）工作的群体，审查工作组将有机会对独立审查员是否按流程开始时所设定的要求进行审查进行评估。

此时此刻，在我们说话的同时，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还专门讨论了你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希望就响应招标书的个人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事实。关于这个问题，为了确保审查员的独立性，审查员的选择将由结构改进委员会负责，不过你们会有机会向这一流程提出建议、顾虑和意见的。

另外，出于同样的原因，在独立审查员被挑选出执行一般会员审查之后，审查工作组将有机会反过来评估独立审查员工作的有效性。

埃文·雷波维奇：

好的，接下来还剩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多样性问题，这个问题还没人回答。抱歉，又是我埃文。我还想问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很怀疑你刚刚提出的方法是否完全适用于一般会员。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阐述一下。

在 ICANN 内，大多数相关方都有其自己的利益。你之所以来这里开展业务，是因为这里有经济利益。你之所以来这里争取其他利益，是因为它们是经济利益，或者是你的事业，或者因为这里的其他任何原因。而一般会员社群，顾名思义，我们不属于这种情况。

一般会员社群是刚好在这里有周边利益的剩余社群部分。这个社群内的大部分群体，大部分 ALS，都不是 ICANN 主要关注的对象。它不是。通常，ICANN 都是发布一个公众意见征询页面，然后说“这是一个调查”或者“这是一项公众意见征询”，而我们，一般都会很被动地说，“好吧，我们来照做就是了”。



考虑到这个社群的特性，我很怀疑这样做是否足够，我觉得，ICANN 或许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主动去关注众多 ALS 以及众多通常不会参与的团体的想法。

或者 ICANN 可以就单独的一个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等等。不过，我有点怀疑适用于 ICANN 内大多数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方法对一般会员而言是否足够。

霍莉·雷谢:

这两个问题我来回答吧。首先，我们确实谈到了多样性。我们确实谈到了使用多种语言的必要性。这一点我们已经确定为待处理的问题，并且已经记下来了。关于多样性，没错，我们会做一个调查。而且它肯定不是唯一的工具。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让不同的人参与。我们必须明白哪些人是重要人物。

实际上，我们需要这样问自己，“我们要寻找的是什么？”除了调查，我们还会开发其他工具，现在我们正在探讨还有其他什么事是我们需要做的。因此，接下来的 6 个月或者更短的时间里，我们将非常忙碌，我们要决定我们必须怎么做才能让此次审查有意义。而且，当我说我实际上是希望安排意见征询的时候，我是很认真的。

埃文·雷波维奇:

抱歉。我的意思是，即使只算上我已经参加会议的数量，你们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会议存在不同的参与方式。会议上，有些人比较外向，他们会站出来发言。而另一些人则比较害羞，你需要在会议室以外的地方，用撬棍才能撬出他们的想法和观点。

因此我的想法是，不同的参与方式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外向，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害羞诸如此类的原因。这个房间里肯定还有其他声音没有说出来，尤其是在开会的时候，因此，我们可以适时地住口，让其他人发言。即使他们的言论没有经常发言的那些同事的言论那么有价值，但我觉得他们的言论仍然非常宝贵。

霍莉·雷谢：

说得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思考，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们在寻找什么？我觉得我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三个级别的审查，不是一个。现在不仅仅是 GNSO 审查。现在是 ALAC 审查，同时也是 RALO 审查和 ALS 审查。实际上这个任务现在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看到，它真的很艰巨。

那么，我们要如何整理把握呢？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作为审查流程的一部分，我们要获取哪些真正有用而又不会使得整个流程不堪重负的信息？这些问题都很复杂。我们有几个月的问题来提问，然后找出相应的答案。

我先做个深呼吸，因为接下来我们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流程，我看到所有人都已经跃跃欲试了，非常感谢你们。后面我们将需要大家踊跃提出意见，不仅仅是你埃文，我们需要其他到目前为止尚未发言的所有同事的意见。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霍莉和埃文。我要提醒你们一下，请在发言前先说出自己的名字。有请拉理莎·戈尔尼克。

拉理莎·戈尔尼克:

大家好。我是拉理莎·戈尔尼克。我想专门针对多样性问题说几句，我可以告诉大家，在 GNSO 审查流程中，用于 360 评估的问题都是经过翻译了的，同样地，本次审查中的 360 评估问题也将被翻译成六种联合国语言。现在，差别已经出来了，我是说，我们的目的不在于将这次审查和其他审查进行比较，我们只是用其他审查作为参考，因为 GNSO 审查目前仍在进行中。

在 GNSO 审查中，即使有人用其他语言回答 360 评估的问题，那也非常之少，不过，我们仍要确保大家有机会使用其他语言回答。我们知道，与一般会员社群的成员进行一对一面谈时，我们需要提供翻译版本的问题，我们需要为成员们提供使用其他语言回答问题的机会，这一点我们已经记下了。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拉理莎。我是奥利维尔。我们的发言队列里有[巴伦·吉列安 (Gillian)]、埃杜尔多·迪亚兹 (Eduardo Diaz) 和凡达·斯卡特兹尼。我们就从巴伦·[吉列安]开始。

巴伦·[吉列安]:

大家好，我是巴伦·[吉列安]。我想说的问题被埃文抢先了。不过我还有第二个问题。是针对霍莉的。我想知道，你在组建审查工作组时是否会考虑地域平衡？

霍莉·雷谢:

这个嘛，鉴于在座所有同事都希望可以加入这个工作组，因此，不管你们喜不喜欢，我会考虑地域平衡的。如果之后你不想加入，那你需要申请退出。关于地域平衡的问题，是的，我们要确保这一点。

---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霍莉。下面有请埃杜尔多·迪亚兹。

埃杜尔多·迪亚兹： 谢谢主席。我是埃杜尔多。我有一个关于 360 评估的问题。我听说我们要搞一个这种活动，但是我以前从未参与过这类活动。因此我想问，360 评估会怎么开展？是不是像一对一的问卷调查那样？还是某人通过电话形式找另一人谈话？或者是让人们填写在线调查之类的？

我的理解是，360 评估是针对整个 ALAC 的，对吗？我问完了。谢谢。谢谢拉理莎。

拉理莎·戈尔尼克： 我是拉理莎。好的。关于 360 评估，其实对于 360 评估这个词，我们真的很纠结这是不是一个恰当的词，或者我们是否有更好的词可以用，但我们最终还是决定暂用 360 评估，将来可能还需要澄清和说明一下。之所以称其为 360 评估是因为，我们真的打算从各个方面、360 度地收集反馈，包括一般会员组织的各个方面，以及其他组织和一般会员组织以外的任何人。

因此，这是一次真正从 360 度看问题的活动。然后，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没错，它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种在线工具。它是一种非常简单且人性化的调查方式，具体是采用 SurveyMonkey 问卷调查还是采用类似 SurveyMonkey 的其他方式，目前我们尚未确定，但它肯定会非常简单和人性化，并且是在线进行的，独立审查员会在后台收集数据进行参考和分析。

调查的响应和接收完全由独立审查员负责。他们将负责收集回答，他们知道填写调查的具体是谁。这一流程与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它开展的方式。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拉理莎。我是奥利维尔。埃杜尔多还有一个问题要问。

埃杜尔多·迪亚兹： 你的意思是，审查过程中不会进行一对一面谈，还是说一对一面谈也是 360 评估的一部分？这是我的另一个问题。我是埃杜尔多。

拉理莎·戈尔尼克： 我是拉理莎。对于你的问题，我的回答是，360 评估是一种在线调查工具，更具体地说是一种交互式数据收集工具。通过这种方式收集的数据是定量和定性的。面谈是单独的一个环节，是的，在可行的前提下，我们会进行面谈，具体方式是在 ICANN 会议上或其他一些合适的会议上进行面对面谈话，或者通过电话、Skype、或其他一些途径进行谈话。

我们的谈话机制是一对面谈，或者如果不是面谈的话，可以由两个人代表独立审查员，与单独一个人进行谈话等等。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拉理莎。我是奥利维尔。360 确实是一个被过度使用的词，而且我们通常说的 360 审查往往与人力资源相关。因此，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考虑过，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经常会问 360 到底是什么。此次审查流程中将执行的 360 评估与人力资源没有任何关系，对吗？

拉理莎·戈尔尼克： 奥利维尔，你说得对，确实没有关系。我们不涉及任何人力资源因素。这个词是我们从人力资源经常使用的工具中舶来的，大家知道，人力资源领域经常用这种工具来评估一个人的表现，但在我们这里，它的目的是从众多多样化群体处收集反馈，而不是从单个群体那里收集。

当然，如果有更好的词语，我们很乐意使用任何更合理、更能引起共鸣的词语。我们绝不是非 360 不用。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拉理莎。下一位是凡达·斯卡特兹尼。

凡达·斯卡特兹尼： 好的。在审查流程中，我已经是一个老手了。作为一个老手，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事是确定我们首先解决哪些问题，而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名称。这里我有一个建议。大家知道，各 RALO 每个月都会召开一次电话会议。我觉得，可以让最终选出的独立审查员去参加 RALO 下个月或者这个月的电话会议，因为他们需要至少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明白该 RALO 群体的文化行为是什么等等。



---

我们可以在电话会议上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解释一下自己的任务是什么。这应该能帮助加速整个流程。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霍莉·雷谢：

海蒂，或者西尔维亚 (Silvia)，或者其他某位同事，请记住这个行动项...我觉得这个建议太好了。如果在下一次 RALO 电话会议上，我能有 5 分钟或者 10 分钟的时间来概述一下我们目前正在做什么，这将...或许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将你发给我的材料分发给各个 RALO，然后我就能概述了。谢谢凡达。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霍莉。拉理莎，你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

拉理莎·戈尔尼克：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的意思是...？我是说，很显然，审查工作组已经开始参与 RALO 了，但你的意思是，这对独立审查员也有用吗，或者你觉得审查工作组和独立审查员都应该参加 RALO 的会议？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接下来是凡达发言。

凡达·斯卡特兹尼：

我的建议是，独立审查员和我们一样，都应该参加，因为他们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他们在这方面属于新手。



---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有请霍莉·雷谢。

霍莉·雷谢： 我的想法是，我们现在至少应该向 RALO 解释一下这个流程是干什么的，激起他们的兴趣。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做。我们正在寻找委员会成员等等这类事情。”然后，在选定独立审查员时，RALO 便会知道独立审查员是谁，以及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

因此，我们应该在一开始就激起 RALO 的兴趣。

凡达·斯卡特兹尼： 没错。我是凡达。我也认为应该让独立审查员参加。然后，由霍莉或者其他同事进行解释，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更容易地与这个社群打交道。不过，独立审查员在参加会议时只能旁听，他们只需要了解现在是什么情况，以及了解可以对相关群体采取什么措施等等，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开始思考我们要如何向他们解释。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凡达。接下来是阿尔韦托·索托用西班牙语发言。

阿尔韦托·索托： 抱歉用西班牙语发言。非常感谢。我是阿尔韦托·索托。谢谢大家。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尤其是埃文和凡达的意见。在 LACRALO，我们的月度电话会议分为两个周期，有 20 分钟时间专门分配用于处理这类情况。





在每一次月度电话会议中，我们下一次会议将在 2 月 23 日召开，我们都会留 20 分钟来处理这类情况，如果你们觉得时间不够，请告诉我，我们可以将这一时间延长。我的观点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是互联网最终用户，但我们中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关于 ICANN 的事情。

抱歉这么说。那么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个人互联网用户完全不知道他所处的环境，也不知道互联网运行的怎么样，好还是不好，这是我们已经确认的最大的问题，曾经，当我们在与记者谈论这个问题时，我们问他们：ICANN 是什么？

ICANN 可以如何帮助我们？结果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关于 ICANN 的任何事。这就是我们最终用户，是拥有丰富知识、能参与政策制定流程的我们。而 ALAC，尤其是 ALS 和 RALO，我们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之一。为什么？

举个例子，在乌拉圭，我们只有一家 ALS 和 7,000 名会员。在墨西哥，我们有超过 407 [听不清]，有超过 450 名会员。根据这个信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总共有多少人。

在这些人之中，有专业人士，有大学教授，还有肩负各种使命的人。不过这种方式可以让你的工作变得更简单，甚至相关的服务也可能变得更简单，因为我的意思是...今天我有 30 发言时间，但我仍然解释不清楚我们究竟在做什么。根据 ICANN 的战略规划，我们正与两位罗德里戈先生合作。他们分别是罗德里戈·萨尔塞多 (Rodrigo [Salcedo]) 和罗德里戈·德·拉·巴拉。



我们正计划召开聚焦不同主题的网络研讨会。第一个主题将是互联网用户、GAC 的使用以及各实体名单，LACRALO 内各 ALS 拥有的名单。不幸的是，虽然我们不知道 Adobe Connect 可以提供很多可能，但我觉得这些功能对我们而言可能还不够。

目前，我们正在确定 GAC 和最终用户的这些主题的优先性，因为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参与网络研讨会的剩余部分。因此，我诚挚邀请大家参加我们在 4 月份召开的第二次网络研讨会，即视频专题网络研讨会。届时或许你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做演示，我是说，网络研讨会将持续一个半小时。

你们可以确定讨论的主题，然后安排一个问答环节。这样就有非常多的受众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的所有网络研讨会都是开放式的，不仅仅针对技术人员，非技术人员也可以参加。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阿尔韦托·索托。有人回应吗？拉理莎·戈尔尼克。

拉理莎·戈尔尼克： 我是拉理莎。非常感谢。你的信息非常有用，因为在整个流程中，我们都非常渴望能有机会深入尽可能多的普通公众，向他们解释我们目前正在做什么，引起他们的关注和兴趣，从而使得我们的审查富有成效。

如果在审查流程中，我们没有从拥有足够知识和信息的人们那里获取尽可能广泛和多样化的反馈，那么，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次审查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我真的很感激你提出网络研讨会，我们会将准备演示文稿作为一项行动项，借网络研讨会的机会与广大受众互动，并在整个流程中不断地这样做。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拉理莎。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我想针对刚才所说的补充一点。LACRALO 看待这件事的方式，以及 LACRALO 在你的带领下所采取的积极态度真的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你们的秘书处...霍莉，虽然你是一般会员审查流程的指导人，但事实是，RALO 在这一流程中确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想问，

我们是否有可能在不同 RALO 之间共享最佳实践经验，以便让所有 RALO 都获得相同水平的参与？

霍莉·雷谢： 我希望如此，而且我也打算这么做。我是说，我们即将与各地区 RALO 展开第一轮讨论，这是我们将要做的。我们希望你们参与。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们的期许。我们希望你们思考一下我们正面临 ALAC 审查这个事实，至少想想 RALO 审查。

然后，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讨论了。在选定独立审查员之后，我、你或者其他同事可以向他们做一次详细的演示，告诉他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并借此机会去...不仅仅是向他们介绍，还要寻求他们的反馈。

我希望提供不止一次的参与机会。从前面的一些幻灯片中，你们应该也看到了，这是一项非常漫长的流程。接下来的六个月是流程的制定阶段。想想我们要提的问题，想想我们希望哪些人参与，想想我们希望如何让他们参与。

事实上，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最好的方式来倾听人们的意见，来获取我们所需的信息，从而了解 ALAC 是如何运转的、RALO 是如何运转的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加以改进。可以说，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将是一场漫长的讨论。不是吗？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霍莉。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接下来，阿尔韦托·索托要简单地跟进说明一下。

阿尔韦托·索托： 我是阿尔韦托·索托。我们已经开始在我们地区内着手调查的事情了。我相信我们能使用相同的调查。因此，我提议，你可以把你们的调查发给我们，然后我可以把我们的调查发给你们，我们的调查有英语和西班牙语两个版本。

现在我们打算就 ICANN 风险展开一次调查，由于部分风险尚未分类，我们对其进行了划分，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已经将风险分了类，并且对其进行了划分，现在，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将相关信息提供给 ALAC。

这份调查之前已经在 LACRALO 内执行过。因此，我觉得我们可以快速地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霍莉·雷谢？

霍莉·雷谢： 非常感谢。麦克风上有两个声音。你能不能...？

抱歉。

我听到了怪声。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霍莉听到了怪声。

霍莉·雷谢： 我听到了怪声。我以前经常梦见自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我觉得，这些调查中肯定会有很多非常有用的信息，拉理莎，或许我们可以利用其中的一些信息...

昨天，当我们开始讨论这方面事情的时候，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开始设计问题之前，你得到的数据越多越好。实际上，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有很多不必要的东西，有些你知道，有些你不知道，你需要找出我们究竟需要哪些东西。此时，也就是初步阶段时，这些信息会变得非常有用，它可以给予我们启示，让我们明白什么样的信息可用。

我是说，正如埃文刚才指出的，我们已经得到了 2009 年 ALAC 审查时收集到的所有信息。现在我们需要关注一下 GNSO 审查，因为其中的很多信息可以告诉我们流程中的哪些地方可行，哪些地方不可行。我们不仅可以收获经验，还可以总结教训。



因此，我们事先得到的信息越多，我们便越有可能设计出可帮助我们明白如何让 ALAC 审查和 RALO 审查更有意义的问题。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霍莉。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关于这方面的行动项是，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当然如果我理解错了，请纠正我，海蒂，请记下来，拉理莎和霍莉将就这些调查进行协调，尤其是阿尔韦托·索托和 LACRALO 将提供的调查。

从 2015 年 1 月到 2019 年 12 月，我们现在的阶段需要 6 个月，好的。有请霍莉。

霍莉·雷谢： 第一阶段将持续到 6 月底。我们希望规划一下哪些问题...我们希望让独立审查员参与进来，这样，在我们设计问题的时候，独立审查员才能够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框定这些问题。

因此，我们希望他们的参与，我们希望完成所有信息的分析，这样，在 6 月底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审查，我们才能进入流程的下一阶段，下一阶段将持续 12 个月左右，准确地说是 9 到 12 个月。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鉴于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而且我看到发言队列里已经没有同事要发言了，我想请问一个关于时间表的问题。可以看到，审查的真正执行时间是 2015 年 7 月到 2016 年 3 月。在下一张幻灯片上，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我们安排了审查、报告还有实施规划阶段。



---

我想问的是，上面的审查执行日期是否包括审查和报告阶段？

霍莉·雷谢： 是的。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好的，很好。不，我只是需要明确一下。假设的做法固然不错，但明白真相极其重要，谢谢。好了，各位还有其他问题或意见吗？

既然没有同事举手，那么，谢谢各位前来参加有关此次重要审查的讨论。我想，马上就要进入另一场审查了，各位社群成员应该非常激动吧。我记得上次的审查工作尤其繁重，这里我只能说：让我们全力以赴吧。

不过，它确实很重要，它是确保 ICANN 负责，确保 ICANN 内各组织负责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我们真的非常期待参与这项审查，由于霍莉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因此她将担任此次审查的指导人。非常感谢拉理莎。好了，本场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掌声]

或许还有一项公告。录音结束了吗？

不明发言人： 好的。谢谢各位，接下来是 90 分钟的午餐休息时间，13:30 我们再回来继续开会，楼下很多地方都可以用餐。你们可以先去吃午饭。财务和预算相关成员...

艾伦·格林伯格： 欢迎哈维尔·卡尔维兹 (Xavier Calvez) 和卡罗尔·康奈尔 (Carole Cornell)，接下来将由他们为我们介绍 2016 财年 AC/SO 特殊预算申请流程以及 2016 财年预算和运营规划。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哈维尔·卡尔维兹： 另外，我团队里的泰伦·普瑞斯利 ([Tarren] Presley) 也和我们一样，对这两个项目都有贡献。现在他也在这里。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我们等卡罗尔弄好屏幕吧。

卡罗尔·康奈尔： 大家下午好。我是卡罗尔·康奈尔，接下来将由我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五年运营规划草案收到的公众意见。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公众意见的分析，并发布了分析报告，下面我会向大家概述一下我们的分析结果。

大家可以先浏览一下。你们可能还记得，ICANN 所遵循的规划流程是，先由他们编制五年运营规划，然后在去年 10 月份，这份文件已经获得了董事会的批准。然后由我们对战略规划，对五年运营规划进行补充，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补充了一些关键内容，包括关键绩效指标、依赖关系、阶段划分等等。

在那之后，我们又对年度运营规划和预算进行了补充。随着流程的进一步推进，我们会持续向大家报告流程取得的成果和进展，通常会通过利益相关方的季度电话会议、公告板、ICANN 会议报告等等这类途径进行。



到此，我们就算完成了一个规划流程周期。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今天，我们将仅从规划的角度，和大家谈论一下五年运营规划。哈维尔会向大家转发一些关于运营财务的信息。下一张幻灯片。

总的来说，我们收到的反馈意见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我会向大家展示其中的 100 条意见，让你们了解一下这些意见都是如何分布的，不过，从流程和格式的角度而言，这三个主要部分对最初五年运营规划的编制的反映都是非常积极的。

实际上，其中一些意见表示，我们应该尽量确保战略规划、五年运营规划以及年度运营规划的格式保持一致，以便使用和方便人们了解它是如何逐步发展的。他们还希望我们把这一点纳入我们的规划流程，它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确保所有这些规划之间能平稳过渡的要素。

这个意见非常好，也非常积极。至少说明很多人对这样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第二点是，在这 100 条意见中，有 38 条意见是关于关键绩效指标的。简单地说，他们希望我们能更详细地阐述这部分内容。

没错，我们已经在规划中提出了 20 项高度概括的、目标级别的关键绩效指标，但它们需要更具体、更清晰一些，或许是关于具体目标的具体指标。更清晰明确的指标，这就是这些意见所要求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和社群合作，制定能同时让众多利益相关方满意的指标。

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有些内容非常具体，这很好；而有些内容则过于笼统，需要进一步细化。不过，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也意识到了，要找到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合适指标真的不容易。这需要我们收集大量相关的数据。这是一个过程。

第三部分意见是，认为引入五年财务模型有助于人们理解 ICANN 的运作方式。因此，他们希望我们在一些关键原则的指导下，建立并实施五年财务模型，关于这一点，哈维尔将在他的部分再稍微详细地谈到。

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在此次意见征询中，共有 8 个不同的群体提交了意见，这一点我认为非常好。它说明人们对这一特定领域还是很感兴趣的。在这 8 个群体中，约有 100 个独立的部门。对于这些部门，我的做法是，将他们拉进来并询问他们，是否对规划流程有任何意见？是否对 KPI 有什么意见？是否对依赖关系、阶段划分或财务模型有什么意见？

另一类积极的反馈是针对这些规划中的拼写错误。请放下一张幻灯片。能再次回到上一张吗？抱歉。

好了，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依次讲一下这些栏。关于规划流程，我会讲一点我们对所有这些意见的分析结果，以及我们接下来要采取哪些步骤来减轻分析负担或者来回答这些问题。



请继续。谢谢。关于规划流程的第一个问题是，虽然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改进，但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但人们对这一流程的整体意见是积极的。他们曾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遵循五年运营规划的年度规划，那么我们要如何更新这份年度规划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们会每年进行更新，关于具体的更新步骤，这里我要多说一点，我们已经将具体的步骤整理到这张图表中了，虽然太小了，有点看不到，但我要说的是，每年的更新都是基于前一年的结果，也就是，在一年结束时，我们达成了哪些可交付项？各项 KPI 如何发挥作用的？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些结果对下一阶段进行调整和改进。

这种分阶段的方式让我们可以，比如我们在 2016 财年达成了哪些目标，我们希望在 2017 财年取得哪些成果等等，或者我们还可以将这些调整为绩效指标和数据显示等等。请放下一张幻灯片。

关于 KPI，虽然我已经分享过一些相关内容，不过接下来我要更具体地说一下。一些公众意见表示希望我们能澄清一下 KPI 的定义及其措辞。因此，我们会根据所学到的经验教训和提出的改进措施，不断地对其进行完善，然后与社群共享，争取获得社群的理解、沟通和认同。

第二点是希望了解我们如何制定审核流程。虽然我们会共享 KPI，但关于我们如何行动、我们如何向公众展示以及流程本身的许多机制都是多方协同完成的。

比如说，我们提出建议，然后由社群进行评估：这个目标好吗？这个指标的期望情况是什么样的？第三点是关于指标的质量。现在，我们正处于制定 KPI 的早期阶段，我们可能只有一部分指标可以告诉大家，或者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已收集材料的这方面数据。

在进行实际的衡量之间，我们无法告诉你们我们是否已经完成了 5% 等等。当你不知道自己现在处于什么情况时，设定目标会比较具有挑战性。因此，我们要先了解现在是什么情况。另外，关于措辞的问题，我们确实还需要做一些改进，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版本的五年运营规划中体现出来。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关于依赖关系，实际上我们只收到了两三条意见，由此看来，公众对依赖关系的理解与我们的理解以及我们在五年运营规划中呈现出来的内容相当一致。第 4.3 节阐述了有关公众利益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澄清一下，因为相关的定义在社群和所有利益相关方看来并不是特别清楚。公众利益方面的工作虽然已经开始了，但远没有结束，因为它里面还存在一些依赖关系，而且相关的措辞还需要我们来完成。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完善更新版五年运营规划中的措辞，大家应该会开始看到一些措辞上的变化。下面一个问题仍然是关于依赖关系的，可以看出，社群的带宽问题取决于 2.3，这类情况在整个运营规划中都很常见，因此，我们需要改变一些措辞，将这一点纳入其他依赖关系中，或者让其成为其他所有依赖关系的接续，不管怎么样，我们会进行一些调整的。



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关于阶段划分，在规划时，为了大家着想，我们划分了几个阶段，比如，我们希望在 2016 财年做些什么和取得什么成果？我们希望在 2017 财年取得什么成果？正如大家看到的，为了保持相同的格式，我们只用了一两句话来阐述每一年。这种阐述是高度概括的，是全局性的。它们不涉及具体的细节。

在运营规划中，你们会找到详细说明，你们会发现，我们的资产组合管理体系中有 300 个项目，你们会发现我们希望完成哪些关键成功因素等等。这些内容相比而言更加笼统。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完善和澄清，以便公众能更清楚地了解，当我们说我们要在某一年完成什么任务时，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公众意见和反馈所要求的。即，我们能否给出更明确的定义？我们在那一阶段具体要完成的是什么？第二点是取消 SO 和 AC 流程。实际上，关于这一点，我们既收到了积极的反馈，也收到了负面的反馈。我们的回应是，在制定出更好的、涵盖 SO 和 AC 申请方式的规划流程和预算编制流程之前，我们是不会取消 SO 和 AC 流程的，稍后哈维尔会更详细地谈到这一点。

只有在我们建立起人们能充分理解并觉得满意的另一种机制后，我们才会取消它，不过，鉴于其目前还是一个单独的流程，我们希望对此进行改进，使其成为整个流程的一部分。第三点是关于战略规划。

如果大家去看一下所有这些意见就会发现，我们有 20 条左右的意见都是针对战略规划而提出的，具体而言，是针对每份战略规划中的定义而提出的。比如，4.1 和 4.2 之间是否有重叠或重复的内容？另一种解释是，有人希望改写战略规划中现有的宗旨与目标。

对此，我们的回答是：不是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我们会继续使用已经完成的五年战略规划，除非这份规划中有严重的不良内容，否则我们会继续坚持这份战略规划。可以吗？目前，这份规划基本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去年 10 月份，董事会已经批准了它，而且现在，众多社群成员也已经了解了它的内容。实际上，如果你希望留一份作参考，我们可以为你提供一份副本。

但我们不会每年去修改战略规划，我们会用五年运营规划去代替它，对于后者，我们会根据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按阶段去更新。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接下来，哈维尔，鉴于你也参与了财务模型的提出并想出了这些点子，你要不要稍微谈谈财务模型？

关于财务模型，我们共提出了三个主要方面。

哈维尔·卡尔维兹：

谢谢卡罗尔。关于文件中建议征询公众意见的财务模型描述，主要的意见是前两个。首先，提出财务模型是很平常的事。这是我们收到的第一种类型的意见，我们一直打算这样做，那是多年来信息的主要需求之一，提出五年或更长时间的预算而非年度预算，提供以五年期为视角的财务信息。

有一些要求和问题阐明了详细层面的模型将包含什么，这也是第二项意见的基本内容，该意见指出，要将五年计划中包含的活动、如何将它们转化为资源以及如何将这些资源要求整合到财务模型中这三个方面联系起来，目前看来仍然具有挑战性。

主要是计划中描述的活动与财务模型的高层次观点之间的联系，这两方面是如何透明地联系在一起的。那是第二个意见。该意见主要由 ccNSO 提出，但我认为少数其他人也提出了该意见。

第三个意见非常简单，文件中缺少一个段落来明确阐述如何建议披露新通用顶级域开支的方式，但我们在此期间已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卡罗尔·康奈尔：

非常感谢哈维尔。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我前面提到，如果要考虑模型，其他类别下有大约 38 个意见，其中很多都涉及排印错误、澄清项目或词语更改，这些意见将在下一版草案中进行更新。

实际上，在我们公布分析后还公布了运营规划的修订版本和干净版本，这些版本现已发布，欢迎大家查看，了解刚刚进行的更改。我想，在我们从新加坡会议上获得来自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时，将持续进行更新。

我们将再次回顾和更新草案、五年运营规划，目的是，如果很多问题和担忧都得到缓解，我们将在三月份向董事会提出。下一项是征询有关规划的更多信息。我们所采用的公众意见征询流程是我们将持续使用的、之前已展示的更新流程。

因此我们差不多已经阐明。最后一项与再次提出的战略规划相关意见有关，涉及要求的几项更改。我说过，目前我们将不实施这些更改。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完成第一个最初的五年运营规划需要采取什么步骤？如上所述，我们将在此进行协商。继续采纳反馈。我们将更新草案然后提交。这是当前结束这项工作我们所使用的流程。

你们是否能看到这里的链接，它与公众意见报告有关。如果你们点进去，是可以或我知道 ALAC 在这里提交意见。我来看一下，在该流程中，在不同的行中提交了大约 15 项意见。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是我们一直在遵守的时间表。目前一切顺利，预期在三月份完成。它将取决于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地点、何时提交该文件。因此，根据董事会会议的召开时间，我们将在三月份完成，并到四月份实际上才会提交给董事会。这要看该会议的时间而定。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是我们每年都会实施的流程，我们将采纳经过批准的运营规划。我们将对照规划中显示的性能或指标进行监控和报告。我们将提供说明和变动，并将审核和更新规划。接下来，我们将咨询意见并将规划提交给董事会。与社群和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然后提交给董事会。

那就是预计将开始实施年度运营规划的时间。所以刚好是日历年（我应该说日历财政年度）交替之前的阶段。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现在，我将非常乐意回答有关五年运营规划的问题，除非大家没有任何问题。我只概述关键要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详细信息，我很乐意在随后坐下来与大家讨论，或如果现在有任何问题，我将乐意立刻回答。



很好。非常感谢大家。如果你们花点时间浏览一下分析，就会发现它是一对一的。我们会在意见的右侧给出实际的分析和解释。如果有需要阐明的问题，我们会在该分析中进行阐释。所以，实际上你们可以直接回过头来查看反馈。谢谢大家。哈维尔。

哈维尔·卡尔维兹：

我试图躲过摄像机，但它一直跟着我。是的，它跟着我。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它是 360 度旋转的吗？看起来不像，但我设法躲过它，你们知道吗？我们继续。我知道现在到哪儿了。

大家好。是的，我突然发现可能是那样来的。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参加会议，我很高兴。由于我还在跟法语较劲，我将不讲法语，虽然有这个机会，只是因为有一些技术数据我无法用法语来表达。

我想花几分钟时间向大家快速介绍一下所发生的最新情况，我现在记不起来了，但我想好像是在一两周前。关于季度利益相关方电话会议。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机会出席该会议或知道这次会议，但这是我们现在连续两个季度都在进行的电话会议。

第一次是在 11 月 20 日。它涵盖的期限是 2014 年 7 月至 9 月，即我们财政年度的第一个季度。因为我们的财政年度从每年的 7 月 1 日开始，并于每年的 6 月 30 日结束。第二季度从 10 月 1 日到 12 月底，我们有 1 月 29 日的季度演示文稿。

我摘录了完整报告（大约一小时）中的财务部分，只是财务部分中的几张幻灯片，我想花几分钟讨论一下。下一张。

这是整个电话会议的议程。以便大家可以了解提出的议项，我将只快速地介绍在这次电话会议期间的财务部分我展示的其中几张幻灯片。最开始由法迪进行概述，之后是戴维提供的政策动态，然后由莎莉介绍整个组织内的管理最新进展，该部分的发言人每个季度都在变，上一季度由[阿克拉姆 (Akrim)] 介绍，[阿克拉姆][听不清]。

这次由莎莉介绍管理最新进展。出于某些原因，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都不想介绍财务方面的最新情况。所以由我来做。下一张幻灯片。

在财务部分提供的其中一则消息是，此幻灯片中显示了 ICANN 收入的概览。我将快速地带大家看一下，关键在于这些收入主要来自或通过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获得。收入由左侧的域名注册数量驱动，也受到右侧的缔约方数量的推动。

由域名注册数量驱动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 75% 或四分之三。说到域名注册，大家知道，注册管理机构向 ICANN 报告给定时期内的交易数或进行的注册数。这方面的信息由注册服务机构提供，我们在使用该信息时对其进行汇总，乘以交易数，注册管理机构是 25 分，注册服务机构是 18 分。

这就是我们向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开具账单并获取收入的方式。这占总收入的 75%。其余 25% 或由缔约方数量驱动的收入基于新注册管理机构的固定费、年费。对由新通用顶级域项目产生的每个新注册管理机构开具了 25,000 美元的固定费发票。

注册服务机构也有一些固定费，我指注册服务机构申请由 ICANN 进行认证，须缴纳申请费。一旦注册服务机构获得认证，须缴纳每年 4,000 美元的年度认证费用，该费用为固定费用。因此，收入的大约 25% 由这些固定费用驱动，而这些固定费用来自经 ICANN 认证的注册管理机构或注册服务机构数量。

对收入有问题吗？下一张。谢谢。这张幻灯片的内容有点繁杂，我想从较高的层面上看可能有用，我只想让大家了解我们在季度会议上分享的信息。这只是将上一张幻灯片上的内容细分到四个方框中，并将每个收入驱动因素与预算中预期的数字进行比较。

即与预算进行对比。预算实际上是这里的那条垂直的红线，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积累的注册管理机构交易收入，稍高于根据预算确定的数目。注册管理机构固定费略低于预算。

总体而言，六个月后我们的收入略高于预算。所以在收入方面是有点超前的。下一张。ICANN 的开支。同样，这里显示的是总的运营开支、资本支出、主要用于购置资产的开支，资产可以是设备、应用程序开发或软件。这些是资本资产。

这里的整个长方形代表的是全年的预算。例如，2015 财政年度我们的运营开支预算为 1.01 亿。今年过了差不多一半，预算有点少，因为我们的花费具有季节性，但根据预算，在六个月的活动之后，到 12 月底时我们将总共花费大约 4600 万。我们的花费大约为 4500 万。

所以非常接近，略低于预算。我们的收入略高于预算。开支略低于预算，对于像我们一样的新组织来说最好不过了。资本支出也略低于预算。底部显示的是具体的行动成本，在这个例子中，涉及 USG 移交项目。大家可能记得，根据预算整个项目将有七百万的开支。

该估计水平相对较高，也不十分详细，只是因为在那时还在制定预算。实际上很难确定在 USG 移交项目的各种轨道下将开展什么活动、将包含什么活动以及因此将花费多少费用。

因此，七百万只是一个相对粗略的总体估计，我想我们在最新的预算中进行了校正，但在十二月底时我们花费了预算中的大约两百万美元，假定为三百美元，也才是该年预计花费的差不多一半。

所以，实际上我们预计由社群驱动的 USG 移交项目相关活动和计划将会增加，因为所有增加的活动目前都取得了进展。我们预期下半年的开支实际上高于上半年的实际开支。

下一张。这是关于财务方面的。新通用顶级域项目的演示文稿中有更多信息，以及有关成本的更多详细信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完整演示文稿的链接，以及包括前面我提到的多位发言人的电话会议记录。如果输入季度利益相关方，将直接找到链接和完整演示文稿。有人提问。

埃杜尔多·迪亚兹：

是的，大家好，我是埃杜尔多·迪亚兹。你提到大多数预算来自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比如他们购买域名时。对吗？

哈维尔·卡尔维兹： 对。那也是我说通过而不是来自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的原因。

埃杜尔多·迪亚兹： 我的问题是，相关的流程是什么，你如何知道他们提供的信息就是他们所发送的信息？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审计流程？还是自动发送？

哈维尔·卡尔维兹： 我们每个月收集的信息由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自行宣布。我们有一些机制来证实他们提供的信息的有效性。要确保 100% 准确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没有其他数据来源可以考虑。但是，相同的信息会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报告，因此我们可以证实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出于账单目的报告的信息至少与通过其他来源报告的相同信息是一致的。

这样我们就有把握相信那是相同的信息。其次，你指出了审计的问题。大家可能知道，我知道玛格 (Maguy) 已向审计工作组和其他人介绍了过去三年中合规部门一直在对所有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进行的三年审计的最新情况。目前是该审计流程的第三年。

每月报告交易数和注册数的流程也在该审计的范围内。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证实注册管理机构有适当的机制来报告有关交易的正确信息。继续提问。

埃杜尔多·迪亚兹： 我还有另一个问题，但与此无关。由于你是管理财务的人，我想知道为什么洛杉矶等会议上没有举行庆祝活动。

哈维尔·卡尔维兹： 针对这次特定的会议？

埃杜尔多·迪亚兹： 从这次会议开始，因为他们停止举行庆祝活动了。

哈维尔·卡尔维兹： 洛杉矶会议是近期召开的没有举行庆祝活动的会议。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庆祝活动一直是由主办国赞助或由召开会议所在的国家/地区主办。因此，相关开支通常由主办方承担，ICANN 不承担庆祝活动的成本。

以前也有一些例外情况。仅就洛杉矶会议而言，由于没有主办方，要能够获得资金以便补偿没有主办方的情况，我们无法找到有足够兴趣的相关方来获得举行庆祝活动所需的资金。这就是洛杉矶会议的情况。

对于新加坡，主要是到新加坡召开会议的决策与能够组织的实际会议之间的时间问题。

还有几个问题。抱歉埃文，你的同事在你之前举手。

霍莉·雷谢:

往后退大约三张幻灯片，可以看到新通用顶级域注册的影响，其中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数字，但似乎比我所想的要少。如何处理实际数目少于 185,000 的情况，但另一方面，不管是什么，在应用方面与来自注册管理机构的持续成本截然相反？

在我看来...如何使新成本和持续成本之间保持平衡？谢谢。

哈维尔·卡尔维兹:

可以切换到有关收入的幻灯片吗？就是这一张。谢谢。在回答你的问题时我想澄清一件事，如果我理解错了，请你指正。你提到了 185,000。这是三年前（2012 年）在开放窗口期间收取的新通用顶级域申请人的申请费用。这压根儿不是现在的数目。

不过，我想我完全明白你的问题，我认为考虑这个问题是完全相关的。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方框代表注册管理机构的交易费。它包括注册管理机构报告的交易，无论是旧交易还是新交易。根据预算，假定整个财政年度有 1500 万的交易来自新顶级域。

来自原有注册管理机构的交易要比 1500 万多一点。所以你是对的，新顶级域交易少于预算中原先计划的数目，但同时，来自原有注册管理机构的交易要多一点，这就对低于计划数目的较少新注册管理机构交易进行了过多补偿。

从总体上看，二者的实际数目仍然可观。这是否解决了你的...？好的，谢谢。你提到了一些完全合理而且有趣的内容。组织能够管理那么多新缔约方的租赁成本实际上是由组织承担的。你说对了。



根据时期，产生这些成本以提升我们支持这些缔约方的能力的时间与产生收入的时间之间是存在差别的。所以，二者之间有时存在时间方面的差异，你是对的。谢谢。

还有其他问题吗？埃文。

埃文·雷波维奇：

谢谢。我有一个问题和一个意见。意见关于该主题。从 ICANN 的角度来看，庆祝活动的开支是不需要批准的。它一直都是靠赞助举行的。我已听取了来自我所在 ALS 和其他地方选区的意见，加上法迪在洛杉矶会议上的发言，似乎 ICANN 内部存在一种新的紧缩文化。

好像是说，好的，我们在进行通用顶级域授权，他们获得所需的东西，现在再也没有人赞助了，因为没有必须要出售的东西。我就想讨论一下这个话题。由于我们有两次会议没有举行庆祝活动，我只是想说这个话题不好。然而，他们建议，好吧，ICANN 已经做了出售新通用顶级域项目的工作，该出售工作已结束，现在是执行的问题。

因此，现在不再需要赞助商，因为现在没有人需要像过去一样在这里促销东西。我只是想提出，这是一个可能需要考虑的话题。

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否会在将来的幻灯片中提及，是一个多次突然出现的问题，与拍卖的收入有关。关于拍卖的金额和拟定的分配方式。我想知道是否能够在这方面花一点时间，因为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哈维尔·卡尔维兹:

好的。第一个主题，我了解你进行描述的方式，话题可能是错的。我理解的是，我们需要纠正你刚刚描述的哪些话题下错误假设的错误基础，对吗？因为 ICANN 还未尝试将项目出售给任何人，对吗？这是社群驱动的项目。

因此，ICANN 管理层说让我们把项目出售给任何人，并从中获利。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庆祝活动一直都是由主办方赞助的。这些主办方从来都不是新通用顶级域的新申请人。他们通常是 CC 或国家/地区、政府，他们组织庆祝活动是为了促进其所在国家/地区的加入。

所以不是申请人，对吗？在该话题中，你提出了另一个...

埃文·雷波维奇:

也是关于这个话题。说到庆祝活动，我认为是向设法来到这儿的社群中的志愿者表达感谢之类的活动。我不认为这是 ICANN 会议的一部分，因为这是由赞助商举办的。而你对财务部分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关于会议包括哪些组成部分，就像是一种认可和机会，好吧，至少在这一周紧锣密鼓的会议中有一个晚上可以表达一点感谢。而且...

哈维尔·卡尔维兹:

必须承认，不是 ICANN 组织庆祝活动。对吗？也不是 ICANN 试图通过庆祝活动来感谢志愿者，因为不是 ICANN 组织庆祝活动。

埃文·雷波维奇： 另一方面，回到新加坡会议上来，也许第一次该国想要举办庆祝活动和表达感谢，第二次不太感兴趣了，第三次，好吧我们已经表达了足够的感谢。

哈维尔·卡尔维兹： 你可以与新加坡旅游局讨论这个问题，看他们是否想要在将来或多或少地对 ICANN 表达感谢。因为这涉及到这次特定的会议，我唯一了解的是新加坡旅游局是否想要组织庆祝活动，从时间安排上看有难度。

关于拍卖收入。我想提供一些事实。我没有将这些幻灯片放入演示文稿，但季度演示文稿中有谈论相关内容的幻灯片。大家可能记得，过去八个月内进行了六个或七个轮次的拍卖。凭记忆，到一月底时累积获得了 3340 万的净收入。

说到净收入，我们向拍卖提供商支付了一些拍卖成本，该成本从这些收入中扣除了。因此，获得的收入为 3400 万美元。附注：这与你的问题无关，这些收入储存在单独的银行账户中，我们已获得了 BSC 的批准，可以建议董事会仅为这些收入开立投资管理账户，这些收入也将单独储备，以便在持有期间资金可产生利息。

因此，董事会已经开始讨论，当然，有了大家提供的意见以及很多其他社群成员提供的意见，差不多是时候开始讨论如何处理收入和分配这些收入了，如果还不晚的话。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收入呢？我们的主席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反复指出，这是一个由社群组织起来的组织，如果产生收入的话，我们现在知道已经有收入了，我想该流程将要开始了。是的。

霍莉·雷谢： 作为后续问题，我想根据你们所说，我们有预算、附加收入等等。收入是完全分开的，假设我们将开支控制在金额范围内，而在我们决定如何处理收入才会有益于社群的时候会将该金额储存起来，所以幻灯片中的内容并不代表...

哈维尔·卡尔维兹： 实际上没有拍卖收入。这是 ICANN 的持续运营收入。没有拍卖收入。新通用顶级域项目也没有申请费。

霍莉·雷谢： 关于话题，那很有趣，因为它想表达的是 ICANN 不依赖、不需要其获得的资金。我想那实际上是普通预算幻灯片的一部分。换种方式说，这是我们继续存在的方式，不管该汇总中的 X 金额。

哈维尔·卡尔维兹： 我同意。这只是过去几年中制作的几千个幻灯片中的一个，它与新通用顶级域项目的设计仍然一致，而且申请人指导手册中提到的拍卖收入即储备资金。这是项目产生的资金，是项目所特定的，从法律角度来说，这是同一个组织内部产生的，因为只有一个法律实体，但从原则上看，是完全分开的。

运营和新通用顶级域项目有不同的银行账户、不同的会计账簿，那儿有一条长城，简单来说。可以吗？对这一部分还有其他问题吗？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我们还有多少张幻灯片？因为我们开始的有点晚，实际上我们只剩下大约三分钟了。

哈维尔·卡尔维兹： 还有点多，我建议先暂停讨论由于 AC 和 SO 的额外预算申请流程你们可能想要提出的任何问题或担忧。我知道各位一直都在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在这次会议上，因此如果有任何想要讨论的主题和需要大家的帮助，那就让我们着手解决吧，暂停讨论这个问题。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好的，谢谢。霍莉·雷谢。

霍莉·雷谢： 我想再说一次，我们可能只有三分钟时间了，但如果我们有自己的运营原则的话，可能会很有用。在 CROPP 过程中，如果在评估特殊申请时 ICANN 有相关的指南会很有帮助，在你们心里，怎样才能促成有效和自愿的申请。有效和成功的申请，与你们不愿意提供资金的申请截然相反？

哈维尔·卡尔维兹： 在 12 月 19 日发送的支持相关流程的文件中，有一个申请表格，其中列出了申请的条件。这些条件可帮助大家理解战略计划的主观范围。明白了吗？就是要正确表达结果。如果每个条件都 100% 满足，申请将得到明确表达，从而提高获得批准的几率。

那就是我建议遵循的指南。我很乐意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重新分发该文件，以便每个人都拥有一份。这不是保密文件，它已经被发送给了 SO 和 AC 的主席和联合主席，以及过去在预算流程中对此有兴趣并提供了电子邮件地址的所有其他社群成员。



顺便说一下，我很乐意收集各位的电子邮件地址以便添加到我们的预算分配名单中。那是件好事。我们已尽量将财务分委会的所有成员都添加到该电子邮件列表中。当然，我也十分乐意将感兴趣的其他人添加到该列表中。刚刚所说的文件是一个 Word 文件，我想大概有两三页。

它应该会有所帮助。这就是对你提出的问题的直接回答。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哈维尔。最后一个问题有请阿尔韦托·索托，接下来也许我们必须进入下一部分。我也有一些问题要问大家，但我不知道能否挤出时间来。阿尔韦托？他将用西班牙语进行发言。

阿尔韦托·索托： 我是阿尔韦托·索托。30 秒。如果可能，我希望提交在 RALO 中收到的项目相关信息。如果我们能尽快获得信息，因为很显然，必须详细分析要求才能部署项目。但我们无法遵守时间表来创建满足所有要求的工作组项目。非常感谢。

哈维尔·卡尔维兹： 我的西班牙语水平有限，所以我就用它来回答了，虽然我的名字和姓氏听起来可能像西班牙语，但实际上不是。我想我可能要查看一下后勤工作了，因为我们已经在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前发送了我提到的信息，我们需要确保每个人都收到了该信息。

而且[听不清]可能，我们将与支持该工作组的员工一起重新分发，确保我在 12 月 19 日发送的所有文件，我将把电子邮件转发给你，西尔维亚。如果能确保分发给每个人。

抱歉，我只能用英语回答。如果需要翻译，我们可以提供。这应该不会太难，如果需要我很乐意。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非常感谢你，哈维尔。我想快速说一下，我有一个关于收入图表、预计收入等的问题。大家知道，我想我们会在随后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我听说新通用顶级域项目未按预期的速度开展，实际收入超出预期收入似乎有点奇怪。

哈维尔·卡尔维兹： 我们可以...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我们将在随后讨论。最后，考虑公众意见分析，那是针对卡罗尔提出的，我想说有几点。首先，页面没有页码，要指出有点困难。其次，指定一列说明什么社群提出了什么意见可能会有用，因为 ALAC 对其提出的意见的回答特别感兴趣，但很难找到。而且文件很长，我记得有 36 页。我突然想到两件事。第一，为什么目标是显示域名行业稳定、健康的年度同比增长？回答有点奇怪。我说过，目标是显示域名行业稳定、健康的年度同比增长，因为其他方式可能不稳定和不健康。



显然，如果你们想要证明，那就不是不健康了。答案很有趣。另一件是 ICANN 的另一个部门提出的，我不知道是谁，但不是我们所在的委员会。我很关心 2017 财政年度分阶段实施 SG 1.3。

SO 和 AC 特殊申请流程将停止。就在这之前财务和预算分委会刚刚召开了会议，以最终确定其特殊申请。这些申请将停止。

哈维尔·卡尔维兹： 这是卡罗尔先前提出的意见。并不是我想回避这个问题，但大家是否希望我多花些时间在这上面，我们需要再多花一点时间吗？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我们将对其跟进。我想我们很多人明天还会见面，所以我们可以跟进这个问题，留待之后解决吧。

哈维尔·卡尔维兹： 但是，我就占用 10 秒钟，这不是要停止的流程，除非我们都认为我们可以找到适当的替代流程。暂时就到此为止吧，如果可以的话。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哈维尔·卡尔维兹、卡罗尔·康奈尔，非常感谢。[掌声]

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女士们先生们，我不是艾伦·格林伯格。不过，我已接受了主持本部分会议的职务，直到会议结束时，因为艾伦被邀请参加另一项会议去了。现在将由我们的 SSAC 联络员朱莉·翰墨 (Julie Hammer) 接替我，她将介绍...好的。吉姆·加尔文 (Jim Galvin) 和谁？我想帕特里克 (Patrik) 也不能来。

抱歉会议有所延迟，我想大家已经非常习惯在星期天下午稍微晚一点开始了。

欢迎吉姆。感谢大家来参加会议。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副主席。有请朱莉·翰墨发言。朱莉，有请。

朱莉·翰墨：

非常感谢奥利维尔。我是朱莉。除了欢迎吉姆·加尔文之外，我还想欢迎在座的其他 SSAC 成员，以及朱莉·赫德伦 (Julie [Helmund])，为工作人员提供支持。所以，请让他们感受到欢迎，我保证他们将支持吉姆回答你们可能提出的任何尖锐问题。有请吉姆。

吉姆·加尔文：

好的。谢谢。是的，很遗憾，帕特里克表示了他的歉意。他不能来，但我想他可能与艾伦在同一个地方。就是那么回事儿，对吗？

好的。幻灯片已经提前分发给你们。我想问一下大家，或许朱莉，是否需要过一遍。或许我将过一遍介绍性幻灯片，然后停下来决定大家是否想进行单独发言，然后我们再继续。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实际上是两张幻灯片。所以，我们快速的看一下，提醒大家，SSAC 于 2001 年建立，并从 2002 年开始运营。从那以后，我们一直都在发挥着作用。我们的章程是向 ICANN 和 ICANN 社群（实际上是一般会员社群）提供有关互联网名称和地址分配系统安全相关问题的建议。



今年帕特里克和我再次当选，任期为三年，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的董事会联络员也将在今年年底提名。截止本月，我们目前有 34 名成员。我想提醒大家，SSAC 的所有成员都是由 ICANN 董事会正式任命的。

下一张幻灯片。洛杉矶会议后，我们公布了一个文件，那是我们的咨询报告。是 SSAC 对 IANA 管理权移交的意见。稍后我们会展示一组关于该活动的幻灯片。在这之前，关于 IANA 管理权移交，我们有两个文件：SSAC 67 和 68，这两个文件都旨在如实地陈述事实，在第一个文件中，陈述了 IANA 职能的历史、包括哪些职能、在合同中如何定义及其代表情况。

而实际上就是目前的情况。他们如何参与。当然，在 SAC 68 中，我们实际上仔细地考虑了合同并描述了这些关系，以及合同中实际记录的内容。这两个文件都旨在为社群中持续进行的所有讨论提供信息。

SAC 69 是 SSAC 对安全性和稳定性问题的看法，我们鼓励社群在评估变更和后续流程时关注、问问自己这些问题，并从中提出建议。

下一张幻灯片。我们快速地浏览一下下一张幻灯片，看看我们当前的工作进度。我们有一个公共服务列表工作组，目前还在工作中，理论上很快就会结束。我们期望在下个季度完成并公布该文件。五年来，SSAC 一直在参与互联网治理论坛。在上一次 IGF 期间，我们进行了发言并组织了专家组会议，我们已将相关内容合并到最终的咨询报告中，概述在那次会议上进行的讨论和活动，我们期望该文件也能很快完成。

我们刚刚成立了一个与新通用顶级域相关的工作组。我们仔细考虑多年来 SSAC 提出的与新通用顶级域相关的所有建议以及大体上与该项目有关的一些问题，我相信，其他工作组甚至是 ALAC，都有自己的新通用顶级域工作组。

所以 ICANN 内部有多个类似的工作组。我们试着将所有问题汇总，以概述仍未解决的问题和可能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我们也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工作组。而且，我相信这个工作组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结束，对吗？

我期望[听不清]点头答应，这是注册人保护和凭证管理工作组。关于该问题幻灯片中有相关演示文稿，所以我们可以详细了解该工作组目前的最新进展。当然，我们还有自己的成员资格委员会、DNSSEC 会议和董事会建议跟踪。

我就称之为董事会建议跟踪工作组。这是一个新成立的工作组，它将持续发挥作用。它是在大约一周前我们与 ALAC 一起举行的网络研讨会期间提出的。SSAC 的工作是，大家可能记得董事会在网站上提供了一个董事会跟踪工具。

我们已决定采纳正式跟踪多年来我们自己的建议的行动。我想，从我们自身的目的来看，该环节已结束。实际上我们的建议在起作用，而不是完全依赖董事会使用该工具向前推进。

我们只想确保...我们并不试图获得任何一种持续活动，让我想想，董事会的持续反应。我的意思是，他们可以采取的行动当然是拒绝我们的建议和不理我们，这并没有什么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想看到结束该环节并采取明确的行动，因为近期提出了一些问题，尤其与新通用顶级域项目有关，关于已经提出的所有行动是否已经完成或实施。

下一张幻灯片。让我们快速地浏览一下这些未来工作组的时间表。我之前提到过，是公共服务列表。我们，以及 IGF 论坛中的咨询报告，我们希望在 2015 年第一季度完成。注册人保护应在之后不久的第二季度完成。我们的目标是在第三季度结束新通用顶级域问题。

我们将竭尽所能。那些是目前将编制或可能编制文件的活跃工作组。必须记住的是，只是因为我们在处理某些工作，而不是我们承诺必定会发布文件。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确实有有效的文件，因此发布的可能性很高，但大家知道，我们一直将权利保留到最后一刻，才会决定文件无需发布，或不适合发布，无论具体的情况可能是怎样。

这种情况确有发生。下一张幻灯片。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两个演示文稿。我们可以稍稍谈一下 IANA 管理权移交，还有注册人保护、潜在的管理工作组以及与其活动相关的一些幻灯片。我想再说一次，由于幻灯片已经分发，我们可以跳至讨论部分，或如果大家愿意，我可以过一遍这些演示文稿，不管怎样，看大家想如何进行。

我将决定权交给朱莉，由她来问问大家要如何进行。

朱莉·翰墨： 谢谢。我是朱莉·翰墨。我能问一下，有对讨论 SAC 69 特别感兴趣的吗，即 IANA 管理权移交？大家可以举手示意吗？好的。

霍莉，说出你的问题。

霍莉·雷谢： 公共服务列表，可以向非技术人员解释一下这个词吗？

吉姆·加尔文： 我看一下，罗德 (Rod) 在会议室吗？不在？该工作组的亚普 (Jaap) 在吗？我们让亚普来回答。我想让其他 SSAC 成员来回答这些问题。[亚普]是该工作组的成员之一，有请他向大家介绍该工作组。

亚普·阿克休伊斯 (JAAP AKKERHUIS)： 大家有特别想要问的吗？公共服务列表。是的，这一方面可能还没有定义，但人人都会用到。这也是我们成立该工作组的原因。公共服务列表，在很多浏览器中都可以找到。通常在 Mozilla 等浏览器中。

我们将讨论哪些部分属于特定域名或一系列域名。例如，.CO、.UK 都是公共域名。除此之外只有 .ML。所以有一个列表列出属于一个权限的这些域名。它用于大量浏览器中，用于弄清楚网络跟踪器是否记录域名，并拥有某些权限。

我想 Google 也以相似的方式使用该列表，无论是否为顶级域，如果不知道域名，则不允许人们接触在线工作工具诸如此类的东西。例如，CW [听不清]出现了。它还不为人所知，[听不清]所以没有人[听不清]能够使用 Google 工具。



它被隐藏了。对于其他使用情况，实际上它们想要确定 IDN 的问题（字符看起来很像），所以我们阻止了这一个但没有阻止另一个。所以有很多...[听不清]的问题是没有[听不清]，它们是由志愿者维护的，没有适当的推动力来确定要做什么和范围是什么。

实际上[听不清]，应该做点什么。[听不清]或许 ITF 应加紧工作以取消边界，即域边界工作组，我们尝试更好地描述什么是公共服务列表。

吉姆·加尔文：

是的，编制报告的原因是为了提供定义。[笑声] 既然亚普已经解释清楚了，我们就不再需要报告了对吗？[笑声]

好的。现在说到 IANA 管理权移交。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我前面说过，简单来说 SAC 69 是对我们已经完成的其他两个报告（SAC 67 和 68）的补充，它如实地陈述了 IANA 管理权职能，包括合同和他们的实际职能以及相关描述。

好的。既然这样，SAC 69 的目的是，是 SSAC 对我们认为社群需要问问自己的一些问题的看法，以便确保维持 IANA 职能的安全、稳定与弹性。当然包括移交期间和移交后。我们针对提出的每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建议。

但像往常那样，这些建议旨在为社群提供意见。我的意思是，肯定是由社群在当前所发生的所有事情的背景下评估并决定建议是否合理并可继续实施。下一张幻灯片。

显然，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了，但我们认为清晰地表达维护稳定与弹性意味着什么很重要。因此，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取代 NTIA 的最终权限的角色当然至少应与 NTIA 当前扮演的角色不相上下。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重要建议。在考虑有关 IANA 管理权、IANA 职能是什么样的总体模型时我们注意到的其中一件事是，以政策提供者和政策实施者的身份创建一个术语以及确定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然后注意需要确定性能特征的地方，这在整体架构的每个点上都必不可少。

我们设想了整个系统中存在的角色。确保这些性能值得到维护、管理、公开可见、对社群透明很重要。我们也向 NTIA 提出了一个问题，尤其是关于阐明移交后与根区维护者有关的流程和法律框架。

显然，根区维护者现在是一个角色，该角色由 VeriSign 承担，该公司自存续以来在维护根区方面一直都做得非常出色。但重要的是，在我们进行下一步工作和考虑新结构时，要考虑该结构将如何融入整个系统。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当然，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与 ICANN 签订的 IANA 职能合同，该合同目前由 NTIA 持有，根据该合同，可能必须进行任何外部控制。该合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合同中规定的哪些要求和交付项需要在创建新结构的任何时候继续推进？

当然，除合同之外还有一些现有的机制，它们是否足够可靠以使相关机构 — 存在的角色负有责任？因为那是维护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最重要的方面。我们只需要确保社群能够以透明的方式了解所发生的事、由谁执行以及是否以适当的方式达到要求和目标。

下一张幻灯片。提出的另一个有意思的意见是，由于系统目前在美国有一定的基础，不管我们有多不愿意承认，但必须要注意的是，不管新的结构可能存在于哪里，都可能会存在政府批准和限制的问题。

无论提出什么样的建议，重要的是思索和考虑问题，以及如何能够获得通过。显然，每个人...顶级域需要能够管理其自己的顶级域，不管可能存在的任何其他批准或任何政府的要求。

接下来是最后两个建议。透明度和避免不当影响的重要性。大家知道，这些只是在任何新结构中需要推进和维护的原则。我们只是想把这些原则提出和大声地说出来，这样社群就能够看到，而且在评估流程中不会被忽略。

当然，由于我们提出了政策提供者与政策执行者的建议，需要确保有适当的机制来评估向政策执行者下达的这些指示实际上是否可以执行、管理，并且清晰和可实施。因此必须定义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确保其存在。

如果采纳我们提议的角色结构，需要确保管理和维持这些角色之间的关系。下一张幻灯片。我想这是关于 IANA 文件的。对这一点有问题吗？大家想停下来提问，还是要问问大家是否需要看一下该演示文稿？

朱莉·翰墨：

非常感谢大家！现在有一些人提问，我们将快速回答两个问题，然后我们将由[听不清]发言，她是注册人保护工作组的联合主席。她将介绍下一张幻灯片。好的，有请凡达·斯卡特兹尼。

凡达·斯卡特兹尼： 我很快就说完。必须承认 [gills] 很重要。我使用这个观点回复了来自该区域新通用顶级域注册管理机构的很多电话，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并不是那么了解。这提出了很多问题，甚至是对政府的影响等等。所以，移交问题对周围的人来说很重要，尤其对于正在进行该新的注册管理机构活动的人来说。

只需要注意到，该建议很清晰，我可以很容易地翻译并传递给你们。谢谢。

朱莉·翰墨： 谢谢凡达。当然，这些报告已翻译成五种语言，希望能有所帮助。奥利维尔。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朱莉。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在没有全面讨论 IANA 管理权移交的情况下，我知道这个主题已经在本次会议的大部分以及之前其他会议中占据了上风。在需要创建新结构时，SSAC 采取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你们多次提到了结构，取代 NTIA 的结构。

吉姆·加尔文： 让我来澄清一下，以避免产生混淆。不是这样的，SSAC 没有建议任何特定的结构或需要建立新结构。我指的是...我们的文件旨在反映在该移交过程中当社群决定需要做任何事情时需要遵循的原则和指南。无论那是新结构还是替代结构，或者是对已存在结构的调整...



---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但你仍然谈到了结构，同时可能有一个流程...

吉姆·加尔文： 可能有一个流程，的确是这样。不管新的东西是什么。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我想我们可以继续。

朱莉·翰墨： 埃文·雷波维奇，你有问题吗？

埃文·雷波维奇： 谢谢朱莉。吉姆，在此前的会议上，你，更确切的说是帕特里克，临时想要获得 ALAC 对已被置若罔闻或忽视的个别 SSAC 意见的支持，并可能已经获得了 ALAC 的一些帮助。在你的工作时间表上目前是否有任何安排？是很久之前完成但未考虑的事，还是近期希望 ALAC 考虑的事？

或许不是最近的事，但可能有一段时间了本应该考虑而未考虑的事，或许我们可以推进。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我只想知道是否当前的工作列表中还有一些仍需要注意的事情没有列出。



吉姆·加尔文:

实际上我并没有准备谈论历史背景。我没有办法立刻讲出来。我当然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行动事项来回顾和考虑该问题，但我确实想要发表点意见。我想你的问题可以作为下一个演示文稿的延续，因为一旦 SSAC 完成其凭证管理文件，我认为对用户社群来说，寻求 ALAC 支持是使 ALAC 更直接参与的一个备选方式。

显然这对用户社群即一般会员来说很重要。我想这只回答了一半。我想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项行动，回过头来考虑过去的任何工作中是否有想要提出的问题。我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们首肯，那很好，或许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 SSAC 中该工作组的联合主席梅里克 (Merike) 带着大家浏览一下这些有关注册人保护和凭证管理工作组的幻灯片。

梅里克·科欧:

谢谢吉姆。我是梅里克·科欧，我觉得有点好笑，上面写着本·巴特勒 (Ben Butler) 和我，但[笑声]，但我是梅里克·科欧。我们都是该工作组的联合主席...真没想到。幻灯片上只提到我。

不管怎样，是我们俩。下一张幻灯片。[笑声] 是的，我们在 SSAC 内部进行了一些讨论并决定需要这类工作，具体而言，需要加大先前为实现 SAC 040 和 044 中定义的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的最佳安全性实践所做的工作。关于过去几年中发生的所有影响，我们发现其中很多都涉及凭证影响。我们真的想知道是否可以提出适合域名的整个凭证生命周期管理的最佳实践指南。

因此，目标受众是与域名有关的几乎所有人。所以基本上包括广大 ICANN 社群、注册服务机构、注册管理机构、应用程序和工具的软件开发商，因为我们在想或许我们需要创建一些可使事情变得简单的工具，

还有 DNS 服务提供商以及网络托管和电子邮件服务提供商，因为人们使用的凭证是如此多，并真正着眼于整个域名生命周期。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该工作将解决几件事。其中一件是凭证生命周期最佳实践，实际上就是如何创建、如何分配、如何储存、如何更新、转移，如何撤销以及如何找回域名凭证。

实际上包括很多步骤。不仅仅是创建密码，这步你们已经完成了。对吗？我的意思是，关于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哪些部分，大家必须考虑很多步骤。在我们考虑凭证时，要考虑着眼于哪些方面、在什么情况下用于提供实体（注册人、授权管理员、注册服务机构或者注册管理机构）的验证信息。接下来，我们要考虑可能支持或阻碍凭证管理的任何相关政策问题。

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我们有一份草案文件，目前主要完成了大纲和一些内容。我们正在尝试详细描述实际的问题和近期的攻击问题，并解决以下问题：在整个域名生命周期中使用的所有凭证类型有哪些、凭证被用来做什么、目前人们如何处理凭证管理生命周期；然后提出实用的最佳实践和建议清单。

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我们的时间表很紧张。我们希望完成工作，可能在六月底之前。那要看具体情况。我们利用这次特定会议从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处获得某些具体的信息，我想这也是吉姆就凭证生命周期管理的当前实践特别是受到影响的方面所提出的建议，我们期望基本上能够获得广大 ICANN 社群的意见。

好的，请放下一张幻灯片。好的。这些是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我们将在很多不同的论坛中提出。我们想知道，大家目前是如何管理其凭证的？遇到了哪些问题或难题？最佳实践规定应使用双重验证。对于较小的注册管理机构或注册服务机构，具体的难题是什么？

还有注册服务机构参与和密码强度方面的任何成功和挑战。另一个问题是，大家是否愿意与 SSAC 工作组分享一些可以为文件提供信息但将不会引用的具体例子？具体来说，我们在寻找有关凭证如何受到影响的信息。

这非常非常敏感。我们愿意一对一地进行交谈并进行记录，显然该信息是保密和匿名的，但我们需要知道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以便我们可以改进最佳实践。其次，是否有任何工具或软件开发可能促进凭证的安全性和管理？

较小的参与者面临着哪些挑战？演示文稿到这里就结束了。好了，现在欢迎大家提问。

吉姆·加尔文：

埃文，你有问题？

埃文·雷波维奇:

我不知道这是否在范围内，但当提到面临着哪些障碍时，涉及很多群体，从最终用户到运营着自己的网站的小博主等等，比如运行 SSL，比如获得证书，我不知道有多少在范围内。

但是，从小型网络服务提供商到最终用户，在能够实施安全性的一般范围内，要进入用户界面层面，存在着巨大的障碍。我们仍在讨论类似的事情，最终用户如何完成 GPG 等等？在那里，存在着真正不完善的工具。我无意中发现人们在进入这个世界、获得证书时有困难，要么你必须进入丰富的思想世界和类似的公司，要么你完全受到收取极多费用的服务提供商的支配。

技术应允许进行轻松地访问，但在这堵极客墙背后，实际上阻挡了很多想要集中精力提供服务、提供信息的临时用户，这里存在着一个真正的技术层面，一个真正的很大的技术障碍，对于技术人员来说这很容易管理和理解，但对于内容相关的人来说，对于被技术阻挡的、想要集中精力通过网络提供服务的人来说，情况截然相反。

这里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它不存在于技术中，而存在于技术的可能受益者可使用的方式中。谢谢。

梅里克·科欧:

谢谢你。那也是该工作组将工具和工具的开发者包含在内的具体原因，因为我们非常关注有一些实体并不像小型企业那样精通技术。谢谢你的发言。

朱莉·翰墨:

还有其他问题要问梅里克吗？好的。既然那样，我将发言权交给... 哦，奥利维尔。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非常感谢朱莉。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我们有一个注册人问题工作组，具体处理与注册人、域名注册人等有关的问题。霍莉，作为该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之一，你是否认为这是该工作组可以着手处理的事情？

霍莉·雷谢： 我想可以。我可以想象得到它的重要性，将信息发布到 ALAC 之外、RALO 之外到达其他每个人的手术，正如埃文所说，这是对所有人公开的信息。这并不完全是我们在发布信息时要处理的事，而是发布的方式。

朱莉·翰墨： 我只想...我是朱莉·翰墨。我只想总结一下霍莉所说的内容。当报告完成后，我们有一个良好的机制将消息发布出去，而不是在编制报告中作为信息输入。好的。谢谢。下面将发言权交回给吉姆。

吉姆·加尔文： 在梅里克离开之前，我只想补充一下这些问题。大家现在知道谁是梅里克了吧，如果之前不知道的话。[笑声] 是的，就是我。请务必就 SSAC 所做的工作，尤其是针对这一特定主题，随意与 SSAC 成员交谈以提供你对此的意见。

特别是，如果 ALAC 想要设计更正式或甚至不正式的流程，大家希望为该流程提供一些意见，随后提出问题并进行回答，我们欢迎大家所希望的任何形式提供意见。



---

我相信，梅里克将十分乐意随时与任何人讨论该列表上的任何事情。

梅里克·科欧：

是的，最后一个意见。我的意思是，在星期五早上之前我都会在这儿，我会见了一些注册服务机构，我适应这项工作，大家都很好...他们在进行一对一地对话。或许他们不会谈论社群范围内的事，但可以肯定的是...

特别是如果大家可以采取折中的办法的话。这极其敏感。所以，SSAC 的所有成员，当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如果你要提供任何信息请与我们联系一对一地进行交谈，这是我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所在。我们专门为此留出了会议时间，谢谢大家。

吉姆·加尔文：

好的，请放下一张幻灯片。在我们开始讨论一组标准的幻灯片之前，我们将以几张标准幻灯片结束这里的讨论。下一张幻灯片。我们快速看一下，我们经常会收到社群就我们如何开展工作提出的问题，我会快速地回答说，SSAC 将参与回答任何工作组想要提出的任何特定问题。

在此提醒大家，我想在座的大多数人，除了新成员外，大家知道ALAC 可通过半正式的方式将电子邮件消息发送给帕特里克主席，并具体地询问你是否有希望 SSAC 回答的任何问题。请务必这样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解决正式工作组甚至是个人提出的任何问题，如果你想和我们进行讨论，那就来吧。

请随时来访并与我们交谈。接下来是下一张幻灯片，我们一直有问题要问一般会员社群，我们一直都很有兴趣了解你们对我们的咨询报告和建议的看法，它们对你们是否有用。这些咨询报告和建议是否清楚易懂？对我们来说是否有适当的方式...？对于改善我们与社群的沟通方面的工作，你有什么建议？

关于如何以相同的方式行事，有何建议？我们一直在找寻能改善我们所做工作的方式。我想所有工作组都希望以某种方式产生影响，虽然有时有点难以判断，但当获得人们的意见和建议时，总是有益的。

即使你没有正式的问题想要提出，但可以提出你认为我们未考虑而且应该考虑的一些主题，无论代表个人还是 ALAC 这个组织，请一定到这里来向我们提出。我们非常乐意采纳该建议和意见。我认为就是这样。因此，如果你们有任何其他，下一张幻灯片，任何其他关于任何主题的问题，这间会议室中有很多 SSAC 成员，他们非常乐意与大家剩下的四分六秒时间内进行交谈。

朱莉·翰墨：

奥利维尔，我看到你举手了。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好的，谢谢朱莉。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由于只剩下六秒钟了，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ALAC 在推进 SSAC 所提出的意见时的情况。那是域名冲突，我想 SSAC 在两年前编制了相关报告。董事会对此并不十分感兴趣，在内罗毕时，SSAC 和 ALAC 汇聚一堂，ALAC 推进了域名冲突这一政治问题，求助于 GAC，接着该流程突然就成为前线新闻了。

但那是我们合作的一种方式，这真的很棒。针对大家提供的五花八门的信息，当然还有咨询委员会中的所有消息，ALAC 有能力在 ICANN 的各个流程中推进。

朱莉·翰墨： 当然，海蒂，说说你的意见。

海蒂·乌尔里奇 (Heidi Ullrich)： 谢谢。作为 SSAC 参与的洛杉矶会议的跟进，大家可能记得有一个 DNSSEC 新手指南，这是由一些员工提出的。我只想告诉大家该指南现已准备好进行第二次修订了。这在维基页面上提供。稍后我会在 AC 聊天室中提供。审核期一直持续到月底，任何人都可以提供意见。

我已经看过了。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的话，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指南。非常欢迎大家发表意见。谢谢。

朱莉·翰墨:

我是朱莉·翰墨。海蒂，我只想澄清一下，以便产生任何混淆。这是由 ICANN 安全性工作人员制作的指南，而不是 SSAC，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实体，我知道要弄清楚是谁制作的有一些门路。但它是由 ICANN 安全性工作人员制作的。

我知道海蒂为什么在笑，我们就不再说了。谢谢。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想感谢吉姆和梅里克，以及今天能够到这里来的所有 SSAC 成员，我们真的很感激 ALAC 一如既往地关注 SSAC 所做的任何事，还有 ALAC 提供的协助。

感谢在座的所有 SSAC 成员。谢谢。

吉姆·加尔文:

是的，请允许我也说声谢谢。感谢能有机会到这儿来与大家畅谈。很高兴能与 ALAC 合作。这是一件好事。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非常感谢吉姆，谢谢朱莉能准时结束这部分会议。非常好。你真是太好了。噢，该死，大家都很好。好的。下面有请吉赛拉说几句，好的。

吉赛拉·格鲁伯 (GISELLA GRUBER):

抱歉，我是吉塞拉。我只想说外面提供了咖啡。我们中场休息，如果想来杯咖啡，你们有 15 分钟时间。请在 15 分钟内回到这儿来，三点半，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15 分钟后，我们将讨论热门话题一：ICANN 问责制和透明度。  
谢谢。

好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又要开始了。抱歉有所推迟了。我们在找我们尊敬的主持。今天早上，法迪称其为教皇陛下。我确实核实了一下大家如何称呼教皇。教宗本笃、教皇陛下或最高贵的神父，诸如此类。

开始录音吧。

各位下午好。这是今天这个非常漫长的一天的下一部分，讨论热门话题一：ICANN 问责制和透明度。实际上我们有两个热门话题。第一个是 ICANN 问责制和透明度，另一个是 NTIA，IANA 管理权移交，讨论这两个话题的最新情况。

之后，我们将与会议工作人员讨论 ICANN 会议策略的最新情况。最后，我们是 NARALO 和 ARIN 签署 MOU。言归正传，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我一开始忘记说了。但我将有请里昂·桑切斯发言，他是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之一。有请里昂。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奥利维尔。我是里昂·桑切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问责制工作组中召开的会议卓有成效。一月份，我们在法兰克福召开了面对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确定了一两项工作的范围。我们也开始进一步划分工作领域。

我们成立了工作组一和工作组二，工作组一考虑可加强社群能力的机制的问题，当然是关于问责制，比如召集董事会成员、促使董事会就还未采取行动的事项采取行动。

接着公布事件，并由工作组在会议上提出。工作组二将考虑审核和调整机制。我们就如何定义审核和调整进行了广泛讨论，实际上我们进行了讨论，还未确定最终定义，主题与我们在工作组中讨论的很多其他主题一样，但我认为，至少我们在就定义达成一定共识方面是成功的。

我们也就法律建议开始与 CWG 展开合作。我们在跨社群工作组内成立了一个法律建议小组，该小组的工作是提出需要由独立法律顾问回答的集中问题。

我们不会等着该独立法律顾问参与，在获得法律建议方面，我们还有平行轨道。我们所做的是回来求助 ICANN 法律团队，请他们帮助我们回答一些范围问题，这并不是跨社群工作组寻求的法律建议，但它可能也会有所帮助并为该工作小组（法律工作组）的讨论和工作提供信息。

今天我们与董事会召开了会议。我们在时间表上进行了更新。设定时间表是为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另一项会议上至少提交第一个工作方向的提案。为此，我们将继续在新加坡举行工作会议。除了合作会议外，我们将召开两次工作会议。

我们也将召开面对面会议，暂定于三月底举行。之后我们可能在五月中旬召开另一次面对面会议，希望我们能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中向董事会提交第一个工作方向的提案。

所以，正如我刚刚所说，我们不会等着独立法律顾问参与，在法律建议方面我们一直在采取措施向前推进。我相信，法律建议是跨社群工作组正在进行的问责制相关工作的基础。需要考虑很多问题，当然是在非常特定的以及了解相关知识背景（例如，关于加州非盈利法等等）的基础上进行考虑。

所以我们希望外部法律顾问能够很快参与，并尝试使我们的工作与 CWG 法律客户端同步。当然，我希望大家踊跃提问，如果对跨社群工作组一直在做的工作有何问题的话。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非常感谢里昂。下面请大家提问。我不知道，艾伦你希望主持会议，还是稍作休息？

艾伦·格林伯格： 我很高兴暂时由你主持。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好的。谢谢。我要双倍工资。有请霍莉·雷谢。

艾伦·格林伯格：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现在有请霍莉发言。

霍莉·雷谢： 你谈到了流程。我想我们都知道主要的问题。你们是否会同时考虑外部和内部问责制？还是只考虑内部问责制？我的意思是，我们有四种选择。你们会考虑所有四种选择吗？请你回答一下。

里昂·桑切斯： 谢谢，霍莉。对于没有坐在会议室的人来说，我想在你提到选择时，你指的是 RFP 选择，确切的说，是到目前为止一直在讨论的 CWG 选择。确实如此，非常忙碌。

是的，我们根据章程来考虑所有可能的情况。当然，我们还没有具体考虑到从哪些方面来考虑特定的提案。到目前为止，我们尽量使工作保持广泛开放，以包括移交的所有可能情况。所以，我的回答是，我们会考虑所有可能的提案，因为我们不仅需要讨论 ICANN 的内部问责制，而且可能也需要讨论外部问责制。

当然，我们需要记住我们的工作集中于两个工作方向。第一个工作方向，即在 IANA 移交之前需要实施或坚定不移地贯彻的措施。第二个工作方向，涉及从我们为 IANA 移交设定的最后期限开始可以进一步实施的措施。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霍莉·雷谢，请继续。

霍莉·雷谢： 还有一个问题。有时在我们讨论问责制时，我们实际上讨论的是 ICANN 的问责制，那不仅仅是万一一天塌下来就糟糕了的情况了。而是从核心改善问责制。

过去我常常认为问责制有所加强，但我不知道报告问责制等等。另一个问题，如果事情完全被曲解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仍然要考虑两种类型的问责制吗？还是只需要集中于考虑如果事情真的变糟糕了会怎么样？

里昂·桑切斯：

谢谢霍莉。还是我，里昂·桑切斯。我们会集中于两种情况。我们会考虑现有的问责机制，我们也会考虑当前的问责机制中缺失的、可能需要实施的机制。

所以，我们从两个方向来考虑，进一步将我们的章程划分为第一个工作方向、第二个工作方向。我们也根据四个工作领域来划分工作，然后采取进一步措施，将第四个领域划分为两个工作组。

大家可以看到，就与问责制有关的不同主题而言，我们的考虑越来越深入。所以我们会考虑两种情况：你提到的已经在我们的章程中做出了规定的现有问责制措施；以及可能需要特别针对我们所考虑的此类情况提出的措施。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你，里昂。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还有其他问题吗？  
塞温·欧耶迪吉 (Seun Ojedeji)。

塞温·欧耶迪吉：

谢谢。我是塞温。我在考虑时间表，最好是在 1 月 29 号。我在考虑到什么时候将会发布 US 提案草案，与将发布 CWG 提案草案的时间相比较。似乎是在同一时期。

考虑到该 CWG 提案的一些变体[听不清]在第一个工作方向的成果方面有一些[听不清]，实际上是否打算尽早发布第一个工作方向草案，以便通报 CWG 的一些工作？

因为目前，根据我考虑的时间表来看，[听不清]实际上将在三月底发布。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你，塞温。还是我，里昂·桑切斯。是的，在三月底召开面对面会议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对文件征询公众意见，大家可以在时间表上看到。接下来我们可以在五月中旬的面对面会议上调整该文件。

我们可以提交该文件，以便章程组织，[听不清]允许我们建立工作组。当然，在经过双重批准后，文件将提交给董事会。这就是目前的时间表，我们知道，在是否可能延长时间表方面已经收到了很多意见和假设。我们不考虑延长时间。

我们倾向于在目前的情况下实现我们的目标。如果到时候我们需要延长最后期限，我们将在那时考虑。但这不是现在的选择。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你，里昂。塞温，你还有补充吗？

塞温·欧耶迪吉：

抱歉，我有补充。我想我需要澄清一下。我想问的是，根据目前的情况，似乎一些提案的 CWG 变体，即互联网提案，实际上是否没有足够的信息可以提供给提案。因为似乎你们是同时工作的。



所以我想问的是，是否会...是否打算加快第一个工作方向提案的发布，以便在 CWG 发布其第一个提案草案之前完成？因为第一个工作方向的成果实际上将会促进 CWG 所做的工作。这就是我的问题。

里昂·桑切斯：

好的。我想我明白你的问题。我们并未打算提前发布第一个工作方向文件。我们有时间表。我们知道，CWG 已经完成的很多工作与我们的工作紧密相连的，而且那也是我们与 CWG 的主席召开协调电话会议的原因所在。

而且我们也在尝试使我们的法律建议相关工作与 CWG 法律客户端保持同步，实际上今晚我们会召开小组会议，只有律师参加，才是非常讨厌的。[笑声]

是的。我们会使我们的工作尽量紧密地配合 CWG，但我不认为可能会在设定的时间之前发布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方向文件。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非常感谢里昂。我是奥利维尔。我没有看到有人举手。我有两个问题，或许之后，我会将发言权交给艾伦。第一个，你是说将选择还是已经选择了法律咨询公司，我不知道选择了没有。是否会由同一家公司同时为问责制工作组和 IANA 管理权移交工作组提供建议？



里昂·桑切斯： 很可能...我是里昂·桑切斯。很可能是同一家公司，因为我们不想在聘请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提供相同建议的公司上浪费时间。是的，我们一直在努力使我们的时间表与 CWG 法律客户端保持同步，所以我们可以将我们在着手处理的核心问题发送给同一家公司。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你，里昂。我是奥利维尔。第二个问题与今天有关，我想大约是在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的多位工作组成员必须离开去开会。有没有对此进行更新？因为我们很多人无法去那儿。

好的。今天早上，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的很多成员离开了会议室，他们是去享用丰盛的午餐了吗？或者是否...他们必须要做什么工作？到今天为止，进度报告怎么样了，因为它一直都在变？

里昂·桑切斯： 好的。抱歉。我们出去逛了，是的。[笑声] 因为会议室无法容纳所有人，所以我们出去逛了。我之前说过，我们与董事会召开了会议。我们与董事会召开了会议，议程是向董事会汇报我们所做工作的最新进展以及我们在跨社群工作组中采取了哪些推进措施。

我们也更新了时间表.我们也听取了董事会的一些反馈，跨社群工作组和董事会之间的董事会联络人布鲁斯·托金 (Bruce Tonkin) 发表了非常有趣的评论。我们也讨论一些后续措施以及我们的总体愿景。

我们还要求董事会就跨社群工作组成果的哪些方面可能没有虚报给予指导。这就是议程，但我们没有更进一步的讨论。

---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里昂。艾伦·格伦伯格。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我有一个问题和一个意见。在今天的董事会会议上，我承认，我不在电子邮件上，但有一个工作组考虑的一般类型问责制列表。其中几个人说，在特定情况下，抱歉，社群将要求董事会重审。

英文重审一词的首字母 R 为小写。我认为其具有该术语的英语定义中的含义，而不是当前的含义，章程中规定的重审只与是否遵循了政策有关。我说得对吗？

里昂·桑切斯： 你说得对。

艾伦·格林伯格： 在将来的版本中，大家可能希望进行更清晰地表达，因为目前重审在 ICANN 中的名声并不好。我要提出的意见与塞温保持二者之间的协调的问题有关。我并不代表主席提出意见，我代表的是问责制 CCWG 的成员，显然还有 CWG 的相关人员，我的观点是，在没有...

或许缺少一两个细节，根据各种提案，问责制 CCWG 要考虑的差不多是最糟糕的情况。即，如果 CWG 提出的提案需要最多的问责制，在问责制方面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所以，CCWG 要考虑的内容将为其中一些提案提供剩余的问责制。以及为所有提案提供足够的问责制。协调实际上并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是 CWG 成员是否相信 CCWG 将会提交报告。那是很困难的。

---

提交该报告并不足够，另外还需要董事会接受。就是这样。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你的意见，艾伦。最后我想说，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ébastien Bachollet) 做出了贡献，他是我们问责制 IANA 跨社群工作组的成员之一。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大家好。我们有一些口译人员，所以我将用法语来发言。我是塞巴斯蒂安·巴肖莱，我在跨社群工作组中代表的是 EURALO。我想知道大家希望我们提供什么信息。我们是大家的代表，就是那样。

我们何时可以进行讨论？我们何时可以讨论话题，不仅仅是流程，还有时间表。作为一般会员，你们需要什么信息？我们应该为工作组带来什么？那很重要，我们都有自己的意见。我的意见与其他人不同。我是在会议期间知道的。

在德国，我是唯一一个持有此意见的人，我不同意在德国提出的提案。我应该一直反对该工作组吗？我想我们的方向不正确。大家同意提案内容吗？我是不是该闭嘴？

我应该要同意大家的意见吗？这非常重要。我认为我们在电话会议 — EURALO 电话会议 — 期间讨论的话题，我感觉大家是同意我的观点的。我想知道，我们何时可以进行讨论。大家代表的是用户、一般会员，我们必须进行讨论。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有请艾伦·格伦伯格。还有尤利娅 (Yuliya)。好的，艾伦先来...

艾伦·格林伯格： 抱歉。你是说我们做还是不做？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我想我们没有讨论过。

艾伦·格林伯格： 对。我们没有讨论过。我们在洛杉矶最后一次 ICANN 会议期间做出了决定，我们期望对问责制感兴趣的任何人都来签名参加 CCWG。有很多人都来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积极的贡献者，而是他们借此机会了解信息，我们将定期召开特别小组会议，与会人员包括 CCWG 的 ALAC 一般会员，尝试提出意见，并努力确保正式成员...

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所以并不限于成员，但尽管如此，我们想要确保至少成员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或者如果我们事先决定存在多个立场，那就保持多个立场。由于会议简单仓促，我们没有召开该小组会议。

我们将在新加坡会议之后迅速召集该小组，并将定期举行会议。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召开会议是我的过错。我们确实做出了决定，只是实际上从未四处公开实际上在安排会议。我们将进行纠正。

---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艾伦。那是一个行动项，显然需要执行，并建立工作组等。它有助于协调我们的不同成员，该小组本身的实际成员。

艾伦·格林伯格： 这次我可以请求工作人员，确保它是一个行动事项吗？因为它可能被忽略，而且没有...我们的常规事务还未完成，它不会突然冒出来，我请求，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那是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 是由我牵头的一个行动事项，在一周内完成。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我是奥利维尔。我们已经...我们的时间不够了，但我们还有尤利娅、提贾尼和埃文在等着发言。我想我们可以缩减一下，将与 IANA 管理权移交密切相关的两个主题移到这儿来。对此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了，大家对最新进展已经有点厌倦了。但我们可以只讨论我们对此的策略。尤利娅·莫雷耐兹 (Yuliya Morenets)，接下来由你发言。

尤利娅·莫雷耐兹： 谢谢奥利维尔。我是尤利娅·莫雷耐兹，来自 EURALO 秘书处。我只想对刚刚的讨论发表点意见。我将换用法语发言，抱歉。



我想回答塞巴斯蒂安的问题，所以我用法语表达。为了能够有建设性并告知欧洲 RALO，我想我们应该总结一下不同的情况，塞巴斯蒂安，你的观点与其他人不同，我想多了解一些详情。

我认为更多地了解不同的情况才会富有建设性。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非常感谢尤利娅。我们可以进行总结，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够进行安排，但或许那将是该工作组、该特别工作组的第一次电话会议，可以作为获取不同成员的观点的会议来启动，看看我们是否有显著差别。下一位是提贾尼·本·杰马。

提贾尼·本·杰马： 我是提贾尼。我想奥利维尔和尤利娅，或许你们想要说点别的。我想大家应该了解 EURALO 的立场。我们必须符合，我们必须协调我们的立场，但你问的是要了解 EURALO 的立场。

谢谢提贾尼。接下来我将继续用法语发言。所以我们要注意，RALO 应该是这第一次电话会议的一份子，以便了解立场，并且 RALO 可以在其自己的领域中进行讨论。

埃文·雷波维奇： 你们不会想听到我说法语。是的。抱歉。实际上我想要对此进行跟进，因为在 RALO 层面、ALS 层面，信息量太大了，绝对是供大于求。我是艾伦早先提到的人之一，作为订阅了电子邮件清单的人之一，我只想安静地聆听最新情况，很快我便发现由于这些信息我的邮箱和脑袋都要爆炸了。

在工作组之间、不同的讨论之间、文件和观点之间，很多都是相互矛盾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完全没有可能跟进最新情况。大家知道，我在这儿已经好几年了，我渡过了非常艰难的时刻，不仅要了解每个人的建议，而且还要听取一般会员的意见。

有没有可能跟上到目前为止在这里进行的有关 RALO 需要什么、ALS 需要什么的谈话呢？有没有机会提供，甚至是博客或类似的东西，不管是不是博客...实际上网络研讨会太长了，只需要提供在座的人说了什么、有哪些人在这儿，完全用于对此进行跟进。

我可以听取在座各位的意见吗？就当是对当前所推进事项的持续对话？哪些事情值得我们考虑？哪些是废话？ALS 和 RALO 是如何促进理解的，只是尝试搞清楚意思？大家都在那儿，都在参与。

我也在那儿我只是聆听，我发现信息量真的很大，对于甚至不懂术语的人来说，要进一步理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使这些信息更容易理解一点儿？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埃文。我是奥利维尔。我知道 ICANN 员工亚当·皮克 (Adam Peek) 已经总结了目前的工作进展。如果你删除了 1400 封电子邮件...

埃文·雷波维奇： 奥利维尔，我是埃文。我想打断一下，因为我想要的不是一般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的通用文件。我想了解 ALS、一般会员的观点还有我们自己的观点。从最终用户的观点来看。大家对当前所发生的事的理解是什么？



仅仅是一个客观的表达，这是某人说的，那仍然令人感到茫然。我想要弄明白，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从一般会员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看似能被理解的。以上就是我想要问的。不仅仅是一个完全客观的列表。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埃文。下面由艾伦·格林伯格来回答。之后是沃尔夫·路德维格 (Wolf Ludwig)，接着我们必须进入下一个话题。有请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我说过，我们本该早点召开工作组会议的，但我们没有。很抱歉。我不能确定。我想我们可能希望在闭幕会议上或有机会的时候进行讨论，以开放该小组（我们刚刚说只对签字者开放）至更广泛的范围，为想要获得信息的人开放，而不是签字者。

在我们做出该决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电子邮件。是的，太多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演示如果进行过滤，让它们消失。但是，我认为那是有必要的，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在 GWG 特别小组、移交特别小组中所做的工作，我们已利用会议时间总结了所发生的事、今天讨论的一般问题，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和感受。

那是我们需要做的。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艾伦。下面有请沃尔夫·路德维格。

沃尔夫·路德维格：

谢谢奥利维尔。大家好，我是沃尔夫·路德维格。我饶有兴致地聆听了这次对话、这次讨论，我可以强调尤利娅之前所说的或提贾尼重新解释的内容。关于让我们的成员参与 EURALO，这是个好主意，也代表了官方的想法。自十二月以来，我订阅了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电子邮件清单。

而且在跟进方面，每天的邮件数量，从它发挥作用以来，由于它每天会占用我至少一两小时时间，目前我可以抽得出时间，但我不能指望我们的任何成员抽出时间来，请务必记住，我们面对的是志愿者社群。

我不能指望我们的任何成员，即便是对该问题非常感兴趣的人，投入时间来进行跟进。所以，目前我唯一可以建议的是仔细看一下最终文件中三个工作组的成果。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的第一项成果和其他成果将在新加坡会议上向更广泛的社群介绍。

根据工作计划，在那之后应整合工作组的意见。我认为，一旦成果再完善一点，就会知道更多详细信息，到那时，或许就是考虑如何与成员分享成果的最佳时机了。

我们已经进行了讨论，我们在上次月度电话会议上开始了该讨论，思索目前在讨论的问题，我们最初的想法是考虑选择，一些人希望提出外部解决方案，一些人希望提出内部解决方案，ICANN 内部解决方案，据我所知或我猜想，大多数 EURALO 成员可能更倾向于 ICANN 内部解决方案。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模型，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当然，我们应尽最大努力为成员提供信息。但不是提供过多信息，不要太过度，并使他们进入实际上没有人能够消化所提供的信息的境地。这将是我们必须提交的下一项作品。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非常感谢沃尔夫。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我认为，如果问责制特别工作组遵循与 IANA 管理权移交特别工作组、一般会员特别工作组相同的道路，我们也许能够减少邮箱中的电子邮件数量。

我知道 IANA 管理权工作组每周都会定期召开电话会议，会上总是会汇报最新情况。因此，如果你还没能阅读邮箱中的那几百封电子邮件，你仍然能够了解最新的情况，我听说那很有用。提贾尼·本·杰马。

提贾尼·本·杰马： 谢谢。我是提贾尼。我将用法语发言。沃尔夫，我想我们所说的是两件不同的事。尤利娅提出的问题不是分享信息，那是你说的，但我们同意。我所在的工作组，即问责制委员会正在努力提供其自己的观点，所以，如果我们能更好地代表我们的社群，自下而上的工作理念将会更确切、更清晰。

尤利娅想要说的是，那也是我想要分享的观点，是我们应该整理我们的工作。我想 IANA 问题特别工作组应该协调处理这两个问题。我们应该着手解决这两个问题，因为它们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召开更多会议，我想我们将更难找到时间跟进。

因此 IANA 问题特别工作组应讨论问责制和移交。我们在说原因。我的意思是，我们将不会感受到一般会议成员的观点，所以一旦在工作组内召开会议，我们就可以传达不同的观点。

这不仅仅是传达信息。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提贾尼。我是奥利维尔。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提案，将两个工作组合并，或使用同一个名称。尤利娅·莫雷耐兹。

尤利娅·莫雷耐兹： 非常感谢。讨论非常积极。我想继续谈一下我提出的观点，我完全同意沃尔夫的观点，因为我们拥有大量信息，而且 ALS 没有时间。甚至是我们，我们收到几百封邮件，我们必须仔细查看。

实际上大家的理解是正确的，就是简要概述提议的情况，尤其是关于塞巴斯蒂安的观点，据我了解他的观点有所不同，我跟进了上个月的电话会议。比如就几行字，目的是，因为我甚至不确定所有 ALS 都了解你的观点。

是为了了解这个观点，当然如果可能的话，获得大家对此的看法。但当然，不是收到这几百封电子邮件。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尤利娅。下面有请法蒂玛·坎布罗内罗。

法蒂玛·坎布罗内罗： 谢谢奥利维尔。这次我将以西班牙语发言。大家好，我是法蒂玛。

我完全同意沃尔夫所表达的观点。要跟进所有电子邮件是不可能的，我们中的一般会员和 CWG 工作组成员，我们知道不可能跟上所有电子邮件和所有讨论。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提贾尼所说的是一般会员、特别小组、一般会员工作组应解决问责制和移交这两个问题。我认为那是不切实际的。抱歉，提贾尼。我想我们...如果我们不能跟进 IANA 移交，更不用说增加问责制问题了，我想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工作组，它应该是一个只处理问责制的工作组，因为在目前看来，我们没法跟上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当然，我赞成建立该工作组。现在建立还不晚，但应该是两个独立的工作组。我无法跟进 IANA 移交工作组的所有讨论，我不认为我会跟进其他工作组的工作情况。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这是将两个问题分开的反提案。下面有请谢丽尔·兰登-奥尔，谢丽尔请使用手持麦克风。

谢丽尔·兰登-奥尔: 非常感谢。大家好，我是谢丽尔·兰登-奥尔。恕我直言，在一定程度上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是从我们这些已经投入精力跟进这两项工作的人的观点来考虑的。使会议所需的时间加倍简直就是不符合惯例。

我不知道工作人员将从哪里挤出时间来参加所需的会议次数，以便我们能够处理两个问题。不过，我认为，我们可以在移交工作中的某个时间点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不是常规流程，而是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所花费的总时间量。

我想，提贾尼提出的提案，由一个较大的工作组处理两个问题，不过将工作少放在管理权方面而多放在问责制方面，在我看来是可以做到的。对于我们这些已经投入和沉浸到这项工作中的人来说，如果大家所描述的有些困难的这片信息海洋没有波澜的话，那必定会更容易管理。

那将会终结区域领导层和一般会员组织成员的工作，开始投入到考虑这些对话的成果、聆听会议录音，并在其自己的工作领域内选择他们可能需要什么。所以我理解将事情减少到最低限度比较好的原因，但实际上我认为可能会扼杀我们在重复流程中的少数几个人。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谢丽尔。有请法蒂玛·坎布罗内罗回答。

法蒂玛·坎布罗内罗： 谢谢奥利维尔。大家好，我是法蒂玛。是的，我同意这个观点，我知道已经没有更多人可以参加 RALO 新工作组了。所以在 LACRALO 中，我们参与两个工作组，有两三个人参与这些工作组，已经没有更多人参与新的工作组了。

就像我们必须平衡处理让人员参与以及根据大家所说的内容继续讨论。我想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小组，可以在工作组中成立一个小组，我们已经成立了。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IANA 问题特别工作组的人。邮件的数量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已经太多了？我说的是我们自己的 IANA 问题特别工作组，而不是那一个清单。

我可以看到一些情况，因为显然我们的一些成员能够坚持在那儿进行大讨论，或许在电话会议期间提供两个问题的最新情况，但有时候是选定的消息，或可以发送到邮件清单的选定状态更新，将有助于其他所有人紧跟最新情况而不会有庞大的信息量，并且干扰信息较少。

下面先请埃文·雷波维奇发言，然后是提贾尼·本·杰马。

埃文·雷波维奇: 抱歉。我的发言很短。我只想建议，没有必要投入太多精力在这件事上。只需要使用 Up Log 或推文之类的工具偶尔更新，无需在每次有新消息出现的时候都长篇大论。

我们有工具来简要地概述特别小组的工作情况。有这些工具，我们也可能使用。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埃文。你们是否自愿写这些东西？

---

埃文·雷波维奇： 每次 140 个字符？是的。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有时间来写这些东西。我现在真的很困惑。现在有请提贾尼·本·杰马，然后是谢丽尔·兰登-奥尔，她看起来不太一样，哦那是桑德拉和谢丽尔。有请提贾尼。

提贾尼·本·杰马： 谢谢。好的。我是提贾尼。奥利维尔，我的建议是让对移交感兴趣的人参加移交工作组。对问责制感兴趣的人参加问责制工作组。我提议将会议分为两个工作组。

第一个工作组负责讨论移交问题，第二个工作组为问责制工作组。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那就是进步。谢谢提贾尼。接下来是桑德拉·赫菲里奇特 (Sandra Hoferichter)。

桑德拉·赫菲里奇特： 谢谢奥利维尔。我是桑德拉。我只想重复埃文所说的，或许可以就如何能够使没有密切跟进但仍然感兴趣的人更容易理解提出一些更多的建议。奥利维尔，我已经提到过，在 EURALO 电话会议期间，我们被要求在去年十一月份完成一项有关三个模块的调查，所以实际上参加工作组的人可以就在该工作组中应采纳哪项立场提供指导。



我完成了那项调查，花了一些时间，因为如果要认真地去完成，就必须思考。实际上，如果能简略地细分一下该调查会比较有趣。我知道你们给我转发了链接，但要在这儿完成调查并回答问题仍然很困难，然后认识到，哦，调查是由工作组成员完成的，不是工作组成员完成的。

细分一下会更好，可以了解到工作组的成员持有该立场，其他人可能持有其他立场。这还会混淆吗？需要阐明吗？这样会更好。或许未来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类似的事情。

既然麦克风在我手上，我想 [笑声]...好吧。我就说到这儿。

我只想向大家简单地反馈一下近期（12 月份）在柏林举行的 IANA 移交外展会议的情况。我出席了这次会议，吉米也出席了。实际上我询问了技术社群（他们进行了发言，也积极地参与 IANA 移交工作），他们是如何考虑 ALAC 和最终用户的角色的。

他们没有只讨论 ALAC，但我说在一些 SO 和 AC 中，正在进行大量有关移交工作的政治讨论。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移交是有特定的等级和[听不清]价值的。但当提到功能时，是很简单的，应该非常容易。

他们有点过分政治化了，我不知道用政治化一词是否适当。在他们看来，这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可以延长流程，这可能会成为最后我们错过九月份的最后期限的原因。

虽然法迪早上说他不会争取该最后期限，我们可能会要求延长时间，我想我们有一些很好的原因，而且关于延长 IGF，在这一点上，社群同意，也许很快，关于为什么会起作用，但我没办法用英语更好地形容，抱歉。

但或多或少、全体一致或相当明确地同意，以便使将要决定管理权、IGF 的[听不清]的人可以看到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实际上在发挥作用，该社群能够提供联合提案和解决方案。我想那很重要。

我认为在九月前决定很重要。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非常感谢桑德拉·赫菲里奇特。我是奥利维尔。我将快速回答你的第一个观点，然后有请艾伦跟进其余观点。关于调查，在 IANA 管理权跨社群工作组法兰克福会议期间，一个半小时后工作方法发生了改变，通过在这次会议上进行讨论，我们获得了一些，出席会议的工作组成员获得了我们成员的非常清晰的观点，多亏了调查。

遗憾的是，主席决定更改行事方式，整个讨论在休息期间就结束了。接着我们开始为剩下的周末做安排。即便如此，对于出席会议的成员来说，对于出席会议的 ALAC 成员来说，调查本身并不是损失，因为实际上我们使用了调查中的回答，以便能够快速回答和应对所讨论的问题。

我很抱歉没有提供这次会议的最新情况。艾伦·格伦伯格。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首先我将谈一下桑德拉的最后一个观点。她提到了 IGF。IGF 与 IANA 问责制有什么关系？提贾尼说没有关系。提贾尼错了。抱歉。

在大家心中，这些事情是相互关联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能否解决 IANA 移交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它将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背景下使用，因此可能也在 IGF 背景下使用。有些人说根据各种决定基本上持有资金用于主办 IGF，它们是相互关联的。

它们可能不是，或许不应该相互关联，但遗憾的是，基于对拥有权限的许多人的控制，接下来的联合国大会使这些事情全都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如果能在九月份之前获得最终答案那再好不过了，但没有必要这样做，而是视为受到该时间框架的控制。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关联的。回到上一个话题，这事儿实在太复杂了，我们需要进行简化。我要说一些大家不想听到的事。我们不能进行太多地简化。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由于某些处理方式，就变得更复杂了。

在某种程度上，要么必须决定投入到其中，要么就信任愿意做这事的人。因为，没有方法可以简化其中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提供总体情况，我们需要提供总体情况，但如果每个人都想参与决策流程，他们将必须投入到最令人讨论的部分。

大家知道，对此没有真正的办法。但我也同意谢丽尔的观点，在我们经过这个流程时，在某些情况下，不需要像以前那么深入。我并不是说我们知道如何找到答案，因为我们找不到。实际上我们有一些艰难的决定要做，而且完全不知道要如何做出决定。

但是，从最好的角度来看，我可以报告相关情况。我恐怕没有 140 个字符的推文。但对于想要获得信息但不希望参与决策流程的人来说，我们确实需要做到简明扼要。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艾伦。我是奥利维尔。我将结束讨论，因为我们只剩下四分钟了。我们还有塞巴斯蒂安·巴肖莱和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Mohamed El Basher) 要发言。接下来，我将有请艾伦用一分钟时间向大家介绍我们的 IANA 管理权移交目前进展到什么地方了。各种提案目前的情况。有请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谢谢。我是塞巴斯蒂安·巴肖莱。我感觉我们转换了主题移到 IANA 移交了，但我想回过头来说一下问责制。我想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回过头来考虑向成员报告的方式，但我想知道我们要如何问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意见是什么。他们要如何向我们表达感受和想法。

那才是目前的问题所在。在这个主题上，如果我们自己对我们的成员、对社群中的不同 ALS 成员不负责，又如何能够要求社群的其他部分来负责？我们必须开始自行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我们必须询问成员的感受和想法。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IANA 管理权移交工作组的工作实践已敲进大家、我们的 RALO 的脑海中，通过调查等方式，或许那是对问责制路线的跟进，尤其是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有请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谢谢奥利维尔。我只想强调艾伦刚刚所说的内容。我的意思是，世人都在注视着这个流程，它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我认为这不只是参与 ICG，等待命名社群的提案或许令人沮丧，但它给整个流程留下了一个负面的印象，这毫不夸张。

我敢肯定，如果我们在这次会议期间或接下来的几周内有所突破，希望如此，主要模型实际上将会，比方说，受到不良影响。这真的是一次展示我们能够做什么的重要机会。我很乐意提供有关 ICG 的最新情况，如果大家想听的话。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好的，谢谢默罕默德。海蒂看着我，好像在说，“清醒一点吧。”或者其他什么。最后，有请艾伦·格伦伯格。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在本周晚些时候提供最新进展。接下来我请艾伦·格伦伯格向大家介绍一下 IANA 管理权移交。我们的进度如何？ALAC 的观点是什么，目前在讨论哪些解决方案？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这次我将谈一下问责制和 IANA 移交。ALAC 采取的立场，顺便说一下，每个工作组中有五位代表。我们有五位代表，因为我们不一定相信每个人都能同意彼此的观点。没有规定说所有五位区域代表必须步伐一致。

有许多代表当然更好，更不费力而且可以又帮手，但选择五位代表是有原因的。所以，不要担心会意见不一致，如果确实无法达成一致，那就不一致吧。自从开始移交 CWG 以来 ALAC 采取的并遵循的立场，与问责制密切相关，是我们需要一个能发挥作用的 ICANN。我们希望有一个由社群控制的多利益相关方 ICANN，因为那是多利益相关方所要做的事。

我们相信...我们已明确指出，我们希望有足够的问责制，以便社群可以适当地控制 IANA，如果有足够的问责制，就没有更多理由来考虑外部模型的复杂性。那是我们一贯的立场。

它规定我们做何决定，是一项非常明智的决定。我不知道 IANA 移交工作组花了多少小时来讨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立场以及采取该立场的原因。假定我们拥有较强的问责制措施，从本质上说我们必须能够在关键情况下控制董事会。

如果有一天董事会完全失去控制的话。那并不容易。我们是多利益相关方，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同意彼此的观点。有另一个利益相关方就足够了。他们将代表所有人，因为我们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是多利益相关方，因为我们的意见不一致。如果到了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认为董事会失去控制、在做错事的紧要关头，我们需要能够进行纠正。

可能会发生那样的情况吗？不会，但拥有这样的控制权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们拥有这些控制权，就能够规定我们希望在移交模型中采取什么解决方案，而且也能规定我们在问责制模型中的管理权方向。现在，大家当然愿意采取不同的意见，能够做到意见不同，如果他们有好的论点，或许我们的所有想法都将改变。

但前提是我们需要一个较强的 ICANN。我们需要一个不会被注册服务机构、注册管理机构、ALAC、非商界人士或 IPC 接管的 ICANN。大家知道吗？我们需要代表多利益相关方。我们会持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会达成妥协，那很难。那才是我们需要的 ICANN。

我脑海中已得出了其他结论。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艾伦。我们已经到了结束本部分会议的时间了。提醒大家，星期二我们会召开有关移交美国政府的管理权和 IANA 职能的一般会员特别工作组会议。会议将在本会议室召开，17:30 开始，从 17:30 到 19:00。那时将提供 IANA 协调小组的最新情况。

所以默罕默德，你将能够在那个时候报告最新情况。我们将讨论 ICANN 提案的本质和外在形式，即所谓的合同 CO 等等。我们将考虑接来下的步骤。所以我邀请大家到时候参加这一个半小时的讨论。

好了，我想我可以将发言权交回给...

实际上，我们可以做的是留点时间讨论问责制。如果没有人反对，我们也可以开始讨论。到时候我们可以更改议程。

现在，我将发言权交回给艾伦·格林伯格，由他主席今天下午的下一部分会议。感谢工作人员到这里来向大家谈论会议策略。他们是尼克·托马索 (Nick Tomasso) 和南希·鲁皮亚诺 (Nancy Lupiano)。

有请艾伦·格伦伯格。

---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南希的变化很大。[笑声]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我眼前一亮，名字改了。我一定是产生幻觉了。

艾伦·格林伯格： 在开始前，我们断断续续地持续着今天的会议，我们有计时器，记录大家的发言时间。希望我们会使用它。这部分会议我们有，有人告诉我有多长时间吗？30分钟。

所以我会计时一分钟，计时器发出叮的一声后请立刻停止发言。不是说你必须在那一分钟停下，但请大家尽量遵守。会议现在马上开始，这是关于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我们真的不想那样做，15分钟后，一些人必须离开，不管我们的会议是否结束。

所以我们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张。谢谢尼克和南希。[笑声] 我会遵守指示的。我们说过南希在这儿，我相信他在这儿。作为主席，我了解到大家必须遵守工作人员的指示。现在我将话筒给你。

尼克·托马索： 首先，我想感谢大家今天给我这个机会讨论新的会议策略。我很高兴会议室里有那么多来自会议战略工作组的人。过去一年左右，我一直与我们来自南非的代表阿兹资·希拉利 (Aziz Hiali) 合作，我在那儿安排了一次会议。



我期待进行讨论。会议策略已经采纳。它是由基于社群的工作组提出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这间会议室里，会议策略已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批准。所以我们现在拥有的是一个要遵循的计划。你们的工作是和我们一起在已经留出的天数背景下定义每次会议的要求。

我们非常乐意听取你们的需要，与你们合作在三个不同的会议参数范围内制定出时间表。并使之成为完成你们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我说完了，我将停止发言并将麦克风交给[听不清]，他将带领大家浏览一些幻灯片，概述将在 2016 年、2016 年日历年执行的会议策略和将要完成的工作。

那么，有请[听不清]。

不明发言人：

据我所知，你们已经有很多问题了并且知道有关该策略的一些内容，所以我将请塞巴斯蒂安带大家过一遍指导原则，第一张幻灯片，如果向前移动一张的话。接着，我将快速地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一直在考虑的三次会议，我听说你们已经在考虑了。有请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非常感谢。是的，工作组的很多成员都在这间会议室里，显然，在开始工作前了解我们的指导原则是很重要的。我们想要确保所有 SO AC 有足够的面对面时间来制定政策。并可能参加跨选区、跨社群互动，因为重要的不仅仅是召开社交会议，而且要了解可能的变化。

不是因为有跨社群工作组，而且还因为有大家想要一起讨论的话题。促进有效地使用社群和 ICANN 的时间，同时减少会议冲突。那意味着要尽量不使每个人同时参加会议 A、B，抱歉是会议  $\alpha$ 、 $\beta$  或  $\gamma$ ，因为 A、B、C 已经用过了。

我不能使用这些字母。但你们同时有三项会议，你们不知道要参加哪一项，或者你们想要回酒店房间，一些人非常热心，他们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他们可以跟进第一场会议，他们使用电话跟进另一场会议，而实际上他们在参加第三场会议，而且他们也在跟进本次会议。

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至少有一位，在这三场会议上发言，有时三场会议都在说相同的事，但有时内容又非常不同。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尤其是如果你是男性，因为男性只可以做一件事。如果你是女性，你至少可以做两件事，对她们来说更容易，但我们要尽量为所有人组织会议。

然后尽量减少一位与会者在同一时间可能感兴趣的会议次数。使参与质量最大化。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提问的时间快用完了。此外，最后我们要尝试提出一个允许发展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有更多选区、更多参与者、更多或更少话题，我们如何可以足够灵活地应对。

当然，还要提高 ICANN 在广大全球社群中的公信度，不仅仅是与会者或在线参与者，而是针对所有互联网社群。谢谢。

不明发言人：

谢谢。请换到下一张幻灯片。我知道你们已经看过这些内容，但让我们来快速地浏览一下。会议 A 与我们今天的会议很相似。采取六天的形式。当然是这一段时间中的第一次会议。而且形式相似，除了公共论坛实际上被分为两部分以外，其中一个建议是允许董事会在这周早些时候听取社群的问题，以便我们可以在这周结束之前在下次会面时尝试获得一些解决方案。

请换到下一张幻灯片。现在，我先跳到会议 C，因为我知道大多数问题都是关于会议 B 的。哦，不过不需要前进。那是特意安排好的。会议 C 是时间最长的会议，在年底而不是年中举行。但必须持续七天。我们有两天时间专注于社群内部的工作，即在自己所在的工作组工作，相反，有一天的时间专注于社群之间的工作，届时可以与其他工作组互动。

所以 ALAC 将与 ccNSO 或 GNSO 召开会议，这是跨社群工作。然后我们有一天处理 SO AC 内部工作和/或 CC 互动。用两天时间来进行公共论坛、年度大会、开幕仪式和讨论热门主题。

所以与我们目前的会议非常相似。最后一天由大家进行总结。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所有需要完成的事项，而不会在此基础上增加额外天数，所以都计划好了。继续往下。尽量为大家留出时间进行提问。

会议 B 采取四天的形式。我们将会提问并解答。我们有一天的外展活动。这是计划好的，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模型。我知道那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还需要合作以便弄清楚对于大家来说进行外展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你们要出去与大学中的人进行谈话，或是否会邀请他们来参加会议。



目前还没有决定。由于某些原因，那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仍然需要一起弄清楚。接下来的三天中，有两天处理社群内部的工作，一天处理社群之间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公共论坛，我们没有欢迎会。我们没有获得赞助，那样的话我们会占用赞助商展位的整个大空间。

所以我们抛开了所有分心的事，给大家时间来完成工作。那真的是一个大问题。我就说到这儿。现在我们是浏览余下的幻灯片还是提问呢？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们将继续。是吗，是吗？我知道我不会侥幸逃过的。

埃文·雷波维奇：

谢谢。我是埃文·雷波维奇，代理主席，来自 NARALO。我认为说漏了一个词，是克里斯·蒙蒂尼在征求社群提供意见时使用了很多次的一个词，那就是内展。目前，对于 ICANN 内部的很多选区，他们到这儿来是有财务原因的，那是他们参与的动机。

不过，你们有些社群（例如，对于一般会员和 GNSO 的非合同签约方来说），有些工作组，不一定有到这儿来的财务动机。我们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大家参与？外展是让他们参与的其中一部分。一旦他们来了就要保持住他们的兴趣，那也是一项挑战。

它有时候被称为能力建设，有时候称为培训，有时候只是讨论事情，比如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讨论 ICANN 问责制、IANA 移交。你们必须对此有一定了解。

你们可以向某些人进行 IANA 移交的电梯演讲吗？要使不是因为财务利益而到这儿来的人对这类事情产生兴趣并让他们觉得重要，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所以在谈论外展时，我也想知道大家是如何考虑内展的。这不是只有我们在讨论的问题。

克里斯·蒙蒂尼近期的一封信（也是一个 AC 列表），实际上已开始征求那方面的意见。所以我想知道大家是如何将这个方面作为一个因素在所做的工作中考虑的。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塞巴斯蒂安，请你很快的回答一下。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我们尝试将内展包含在会议安排中。所以，用一天时间来处理内部工作，时间组织地非常好，在工作组内完成工作，然后与其他工作组讨论，事实上这可能包括你所在工作组所需的一切。我们希望我们安排、组织这三项会议的方式会有所帮助。

大家可以看到，只有一次会议上有外展，为什么呢？因为，该会议 B 的目标是能够到我们过去不常去的地方。例如，我们回到新加坡，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回到里约热内卢，但我们想去智利、秘鲁和一些非洲国家/地区。

要举办这次大型的会议，我们没法去。如果我们去到那些地方，我们想带支持社区参加外展活动，去接触当地社群并参与我们的讨论。谢谢。



埃文·雷波维奇： 塞巴斯蒂安，我很抱歉艾伦，但那并没有完全回答我的问题。走出去和尝试让外面的人参与进来是一方面，但如果他们来了，他们立即变得不起作用了，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进来，那同样是一项挑战。

艾伦·格林伯格： 埃文，记下来。凡达，你举手了吗。没有？抱歉，我以为你举手了。我们有一个远程问题。我们先来听一下远程问题，然后再回到我这里来。

爱丽儿·梁： 大家好，我是爱丽儿·梁。这是远程参与者默里·麦克切尔 (Murray McKercher) 提出的问题。该策略在什么情况下适合远程中心？

尼克·托马索： 远程中心的起源是巴西的 NetMundial 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展示真正意义的全球外展将是 ICANN 会议的一个增值要素。我们采纳了为 ICANN 会议设置远程中心的原因，对于上两次 ICANN 会议，或许三次，我们在星期四设立了远程中心，针对问责制和互联网治理会议以及公共论坛。

对于本次会议，我们将在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四提供远程中心参与，因为我们有把握看到它的价值。我们需要与 ALS 和 ISOC 分会合作。在这三天期间，我们将总共有 36 次互动，36 名参与者，每天大约有 12 名参与者互动。



所以远程中心策略是依然存在的，在我看来，是不会随着我们继续推进 ICANN 会议而消失的。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人有问题了吗？那么轮到我了。我对会议 B 有一些疑问。其他会议提供了每天的选择，这一个会议没有。现在工作组的一般会员成员告诉我是可以有的，但会有一些灵活性，但没有在图表上显示出来。

如果我们不值得花一天的时间来处理社群之间的工作该怎么办呢？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可以选择以其他方式来使用这一天的时间吗？更大的问题在外展上。我们中的很多人是利用休假时间到这里来的。他们的工作不需要外展。他们做这些也没有薪水。

他们抽出陪伴家人的时间，有时是周末，经常是在休假，要么是在一周的工作日内。要告诉某人他们必须提前一天到、休假一天，或许会被扣薪水，我们要到学校去告诉大家 ICANN 有多重要，那非常困难。

如果你遵守了，一些人会说，“我才不会那天来呢。我要晚一天，我有重要的事要做。”在那时，他们穿越几乎半个世界就是为了参加三天的会议，算了吧。

所以当你坚持到最后，我知道你们说还没有提出策略，但没有策略使整个概念都受到了质疑。如果那天确实必须用于外展而不做其他事的话。谢谢。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谢谢。我们有很多[听不清]或该社群的领导要求进行外展。商业社群、一般会员社群等等。谈到外展时，请不要只是说我们将到学校去...我希望大家将走进未来的 ALS，他们可能变成一般会员组织，或走进对这个特定的国家/地区感兴趣或有兴趣在该特定地区参与 ICANN 未来的工作的人群。

关于哪些人在哪天参与的问题，是完全开放的，因为以会议 C 为例，我们没有要求...我想我们不需要要求大家参加八天的会议。我们尝试适当地进行安排，使大家参与一部分会议，但在会议结束时，我们必须完成每个 SO 和 AC 的所有工作，还有跨社群小组的工作，并邀请新 ALAC、新 GNSO 理事会、新董事会等等参与。

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现在花三天的时间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对于某些工作组，我们要去两天，我们长途跋涉只为了这两天。在这里是三天。我们认为不需要更多会议，但如果所有社群说，好吧，让我们开五天的会议而不是四天，我确信 ICANN 组织委员会会考虑的。

但我们会尽量减少特定会议的时间。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我们还剩下七分钟。真的不愿意停下来。我们有三个人举手。我想是埃文，埃文放弃了，接着是桑德拉，之后是凡达。我们尽量长话短说，以便准时结束。



桑德拉·赫菲里奇特:

谢谢艾伦，我是桑德拉。我想再多谈一下外展。我的意思是，我们大家都同意外展很重要，我们应该进行更多外展。小型会议允许我们去到全世界的偏远地区，我不是说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欧洲也有偏远地区，在这些地方召开大型会议是不可能的。

对于这个外展日，实际上我们考虑的是可能性，我们应保持该模型、该观点的灵活性。它可以是整个社群的共同努力，所以所有 SO 和 AC 可以聚集在一起，而且下一次，它可以是听取工作组声音的外展，ALAC 到访或会见该区域的一般会员组织。

我认为我们应该尝试这两种情况。或许某一次我们会决定，这一个比另一个好。或许并非所有 ALAC 成员都必须来参加外展日，如果 SO 和 AC 之间可能共同努力的话。我不认为，艾伦提到，成员们只需要离开三天到世界各地去参加外展。

我不认为情况将会是这样，但在该工作期间，我们意识到有时真的很难完成工作，实际上很难进入到世界的偏远地区。谢谢。

凡达·斯卡特兹尼:

我完全同意。我认为该模型允许我们进行更多外展。我相信任何社群或在另一个 SO 中，我们会有人渴望去参加外展并做出努力，无论该模型设在什么地方。或许我的观点是，该模型应该邀请该偏远地区周围的特定工作组停留一段时间并参与到该工作组内部，形成一种社群意识。

因为在你到那儿去后，好像他们没有行动起来参与到其中。如果我们邀请他们坐在一起，让他们提问或让大家听取他们的想法，他们就会有一种参与了更多的感觉。

所以我相信对于这些小国家/地区来说形式是足够开放的，或者我也愿意为较大的国家/地区（比如巴西）提供机会，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有些偏远地区无法召开这些会议。有时候我们需要考虑该国家/地区的北部也偏远，不像南部。

在其他国家/地区也有这样的情况。我想，举办会议 B 的意图不是完成所有工作，而且我认为会很有趣。我个人非常支持经常在这些地区进行外展。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最后说两句？我们还有两分钟时间。阿兹资，要发言吗？抱歉。

阿齐兹·希拉利：

说到，一旦我们[听不清]就结束，我们不能[听不清]。

首先，我想感谢 ICANN 团队所做的工作，很高兴能与他们合作。我在马拉喀什与他们合作过，我不知道所有细节，所有不同类型的会议，但我想了解一下可能参加 B 型会议（会议 B）的人数。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尼克。你给了我们一个文件，在文件包中找到的，根据[听不清]文件实际上有一个句子需要校正。我不知道那是 ICANN 文件，还是当地组织者的文件。我将用英语读一下。

...[听不清]在确定会议的最初举办城市马拉喀什之后，解释了有关由于该地区埃博拉病毒流行非洲与会者参与的担忧。

依我看，这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大家来过马拉喀什两次了，马拉喀什没有埃博拉病毒，不存在马拉喀什有该疾病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声明，是我们与法迪一起做出的，还有[听不清]，关于推迟马拉喀什会议的原因。

所以我希望进行校正。我不知道它是否是 ICANN 官方文件。

尼克·托马索：

阿兹资，你提出的观点非常合理。首先，我向你保证那不是 ICANN 文件。是其他组织制作的。它使我们注意到，[听不清]负责处理我们的所有赞助材料，将它交给 ICANN 法律团队，并决定将其纳入制作的营销材料。

它不是我们的立场，大家知道，我们的立场一直未变。ICANN 做出了那项决定，摩洛哥政府未做出任何决定，所有情况都表明那是完全不对的。所以现在我们将再次重新审视该文件，但你是完成正确的。

但请放心，那不是 ICANN 文件。

艾伦·格林伯格：

法蒂玛塔。

法蒂玛塔·赛耶·西拉 (FATIMATA SEYE SYLLA)：

谢谢艾伦。我是法蒂玛塔·赛耶·西拉。我

愿意支持你们选择的会议类型，我想补充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无论我们选择什么类型的会议，重要的是做到区域之间的良好平衡。

摩洛哥所发生的情况并不是绝对的。关于非洲，我说的是塞内加尔，当我告诉我的朋友，我要去新加坡，我将代表非洲。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新加坡。保持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在同一水平上。

我们必须做到公平，我们必须使做出的决定合理。我们必须向全世界展现出良好的一面。我为 ICANN 做了很多，我是 ICANN 的一份子，但当向我们的社群说起时，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

尼克·托马索： 这需要回答吗？

艾伦·格林伯格： 我想适当的回答是，谢谢你，我们明白了。[笑声]

尼克·托马索： 谢谢法蒂玛塔。我明白。

艾伦·格林伯格： 我想我们没有发言者了，他们之前已经举过手了。我宣布会议到此结束，等一下。不允许这样做。

本部分会议到此结束。你们还不能离开。谢谢。

[掌声]

尼克和南希可以走了。

不明发言人： 抱歉，大家是否可以回去坐好，我们将开始会议的最后一部分。谢谢埃文。

艾伦·格林伯格： 由于埃文的着装比起我更适合这个正式的场合，在接下来的 15 分钟内我将把主席职位交给他。

埃文·雷波维奇：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我知道大家都累了，如果我们能早点开始，我们就可以早些结束。请大家坐好。好的。非常感谢大家！

我叫埃文·雷波维奇。我是 NARALO 的代理主席。我非常非常高兴能以该身份到这里来，从实质上结束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作的一个流程。并正式确定北美地区一般会员与 ARIN（即北美的 RIR）之间的关系。我想我们是这样做的第三个地区。我很高兴去做这件事。

出于许多理由，确定一般会员与当地 RIR 之间的关系很重要。第一，就所涵盖的主题而言，ARIN 有一个组成部分不存在于 ICANN 中，而且也不存在于该流程中。ARIN 提供了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它不同于 ICANN 的模型，我认为，随着我们向前推进，使我们的 ALS 和我们的成员都可以加入将变得非常重要。

并设法做到能够通过不同的途径将多个利益相关方、多个社群聚集在一起。我本人也非常期待在几个月后出席在圣弗兰西斯科举行的 ARIN 会议。大家知道，今天早些时候，我们提议于十月份在蒙特利尔同时召开 NARALO 大会和 ARIN 会议。



如果获得通过，我希望我们的 ALS 也可以利用这次跨文化交流的机会。所以我非常期待。我将把麦克风递给约翰。

**约翰·柯伦 (JOHN CURRAN):** 大家下午好。我是约翰·柯伦。我是 ARIN 的总裁兼 CEO，即美洲互联网号码注册管理机构。我们为加拿大、美国和加勒比海的大约 25 个经济体服务。我们是该特定区域的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今天我很高兴来到这里，结束我们早些时候在 NRALO 内部发起的一个流程，确定正式的关系。它允许我们双方完成外展活动，让我们的社群了解到跨社群信息，并帮助建立更好的关系。重要的是，在考虑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两个组织，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互联网影响了很多。

在我们能够将消息传达出去的范围内，设定了相关政策，有重要的信息被传达。我们应该利用一切方法将信息送到大家面前，以最大化机会。所以我们有一个谅解备忘录，可促进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我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

**埃文·雷波维奇:** 谢谢。最后一个意见。我想感谢两个人，他们为这一流程做了非常重要的准备工作。其中一位是加斯·布鲁恩 (Garth Bruen)，他实际上是 NARALO 的真正主席。我只是暂时代替他。

加斯，不知道你是否在听，感谢你所做出的贡献。如果不在的话，我们将再联系你。第二位是格伦·麦克奈特 (Glenn McKnight)，他现在负责拍摄，但在这之前很久，他通过在 NARALO 和 ALAC 中的活动帮助我们实现这一流程。

---

所以我想提前对他们两位表示感谢。再一次谢谢他们。

[掌声]

我现在放手将会议的控制权交换给我们无所畏惧的主席，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 本次会议现在结束。我们再会，海蒂？

[会议记录结束]